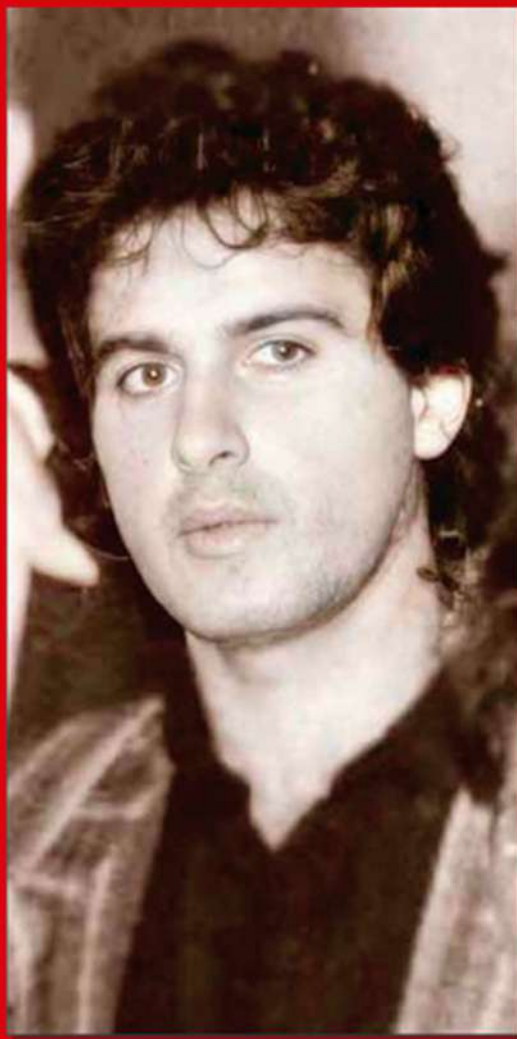


塔里克·威廉·萨博

永恒青春的篝火 (1989-2010 笔记)



中国委内瑞拉建交50周年
China-Venezuela 50º Aniversario

塔里克·威廉·萨博

永恒青春的篝火

(1989-2010 笔记)

永恒青春的篝火 (1989-2010笔记)

© 塔里克·威廉·萨博

翻译

钟婉初

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博士

邮箱: wanchu0428@gmail.com





— |

| —

— |

| —

引言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驻中国大使
朱塞佩·约夫雷达·约里奥
Giuseppe Yoffreda Yorio

作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代表，我很荣幸能为我的同胞诗人和革命家塔雷克·威廉·萨博的作品《永恒青春的篝火（1989 - 2010笔记）》撰写引言。本次中文译本的出版将向热爱文化的中国读者展示这位委内瑞拉战士的创意与才华，他成功地将文学之美、反抗精神、政治承诺融为一体，为委内瑞拉所呼唤的社会变革做出贡献，这种变革1999年在指挥官乌戈·查韦斯的指挥领导下最终得以实现。

这本书汇集了传记、随笔、采访，并将它们从漫长的沉睡中唤醒。作者赞美委内瑞拉文学，用优美而诗意的语言书写了诸多委内瑞拉重要作家的传记文章，并以敏锐的文字回顾了20世纪末发生在委内瑞拉的重大事件，这些重大事件帮助委内瑞拉人民保持政治意识，在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领导下，不断巩固玻利瓦尔革命成果。所有这些使得这本书成为一部真正的属于委内瑞拉和世界的历史、文化、文学的综合论著。

塔雷克·威廉·萨博个人对委内瑞拉社会事业的奉献可以从他作为人权律师专家无可挑剔的经历，以及他作为议员、制宪会成员、州长、人民捍卫者和现任国家总检察长对祖国建设的贡献中得到证实。这部选集的出版印证了委内瑞拉玻利瓦尔政府对发展文化、艺术、文学的承诺，以及为公众提供一个反思、启发、跨时空空间而做出的巨大努力。

本次中文译本的出版，将为中国和委内瑞拉对彼此文学表达的相互了解赋能，同时也是中国和委内瑞拉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双边的战略伙伴关系将不受主题或时间的限制，持续为两国带来诸多切实好处。

2023年1月



序言 同样的怀旧之叶

路易斯·阿尔贝托·克雷斯波¹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说过，作家们的性情就是这样，他们每天都需要一点点死亡来履行生存的职责。

如果我们用对怀旧的服从来交换《霍洛威夫人》² 和《奥兰多》³ 的作者所展现的虚无，这会非常接近我们即将要阅读的诗人塔雷克·威廉·萨博的早期作品，我们知道，那时的他正在蒂格雷的家中，在学校的教科书中，在炽热而荒凉的村庄街头骚乱中经历着自己人生的青春期，也在经历着他文学上的第一个青春期。

诗人向我们透露，在他的作品中（他的最新作品《北方风景》，由蒙特阿维拉出版社出版，是他众多作品的映照），随着与孤独和阅读结缘，他对诗歌的热爱所驱动的情感和思考不仅滋养了他的灵魂，丰富了他的知识，也唤醒了他对先锋美学和意识形态的理解。

多亏了塔雷克·威廉·萨博母亲的辛勤保存，在他的办公

1 译注：路易斯·阿尔贝托·克雷斯波（Luis Alberto Crespo），委内瑞拉诗人、评论家、专栏作家，获委内瑞拉2010 - 2012国家文学奖，他的诗歌作品被认为是委内瑞拉近代诗歌的代表之一。

2 译注：《霍洛威夫人》的故事发生在1923年的伦敦，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威在为晚上的聚会做准备时，不断回忆起她过去的生活和选择，表现了一种对于青春和爱情的怀旧情绪。

3 译注：《奥兰多》的主人公奥兰多经历了从16世纪到20世纪四个世纪的变迁，在不同时代和不同身份中体验了不同的文化和风俗，也展现了一种对于历史和传统的怀旧态度。两部作品的作者都是弗吉尼亚·伍尔夫。

永恒青春的篝火

桌和文件夹里发现了那些他在地方和国家报刊上发表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尘封的手稿，塔雷克·威廉·萨博把自己的命运引向了诗歌和民族主义的公民责任，尤其是在60年代的梦想、危险、勇气之年。

从那时起，我们的朋友就知道如何将诗歌与政治责任结合起来，两者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也没有妨碍他内在和反思的完美之路，这一直是并将永远是他的北极星。并非出于修辞上的任性，但正如梅洛·庞蒂⁴所说，一个革命者并非科学的创造，而是道德愤怒的产物。

塔雷克·威廉·萨博对于灵魂和理性的丰富感受和深度思考给了他启发，这两种力量点燃和激发了他投身于诗歌和公民责任的热情和宿命感，在这条道路上，无畏的创作和正义的热情一直引领着诗人的脚步。

长久以来，这些文字怀着同样的怀旧之情，等待着寻求诗歌和公民责任的读者们。阅读这些文字，不仅带来了文化和感情的阅读体验，也唤起了对结果的赞美和意义的重视，就像维克多·瓦莱拉·莫拉⁵和他作品中生活的温暖和爱意，挖掘那些被遗忘的或成为无知和失忆之尘受害者的名字，例如被可耻的“定点主义”和疾病所折磨的烈士诗人爱德华多·西丰特斯，我们年轻的兄弟道格拉斯⁶，被遗忘的斯拉夫科·祖普奇⁷，被遗忘的集体梦想的同盟，甜美的胡里奥·瓦尔德雷⁸，纯

4 译注：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法国现象学哲学家，受胡塞尔影响，主要探讨人的身体、感知、语言等问题，他认为人的身体不是一个客观的物体，而是一个与世界相互作用的主体，人的感知也不是一种被动的反映，而是一种主动的创造。

5 译注：维克多·瓦莱拉·莫拉（Victor Valera Mora），1935 - 1984，委内瑞拉代表诗人，代表作品包括《我和我的朋友们》、《梅赛德斯》、《马塞拉蒂3.0》等。

6 译注：道格拉斯·伊格纳西奥·布拉沃·莫拉（Douglas Ignacio Bravo Mora），1932 - 2021，委内瑞拉政治家、游击队领袖，他在20世纪60、70年代被认为是委内瑞拉革命党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人，同时他也参与和领导了委内瑞拉“第三公路”项目。

7 译注：斯拉夫科·祖普奇（Slavko Župčić），委内瑞拉作家和精神科医生，主要作品包括《太阳先生听我说》（*Escúcheme Señor Sol*），《德拉吉·孙》（*Dragi Sol*）和《芭比娃娃》（*Barbie*）等。

8 译注：胡里奥·瓦尔德雷（Julio Valderrey），1954年出生于委内瑞拉梅里达，委内瑞拉诗人、作家，代表作《休闲报纸》（*Papeles de ocio*），《失去的日子》（*Los días perdidos*）等。

塔里克·威廉·萨博

洁无暇的爱德华多·莱萨马⁹，沉默而贫穷的路易斯·何塞·博尼利亚¹⁰，眼中闪耀着勇气、热情、勇敢的女孩丽塔·瓦尔迪维亚¹¹，她是诗人，也是战士，却无法被我们的眼泪复活，以及被可怕的误会枪杀的诗人罗克·道尔顿¹²。他们在这些文字中共存，因为我们的怀旧之情而聚集到一起，也包括像切·格瓦拉和费德尔·卡斯特罗那样具有神性的使命，像胡安·利斯卡诺¹³、赫苏斯·萨诺哈·埃尔南德斯¹⁴、古斯塔沃·佩雷拉，或是梦想着“共和国”名字的游击队战士道格拉斯·布拉沃和“高个”普拉达，阿里·普利梅拉愤怒的歌声¹⁵，还是建立玻利维亚人民政权的创始人乌戈·查韦斯。

这些热情洋溢的感人的阅读体验，被保存在塔雷克·威廉·萨博办公桌的黑暗中，沿着无辜的萨尔瓦多·瓦莱罗¹⁶的记忆，怀着对预言家一般的大胡子画家路易斯·卢克西克¹⁷的

9 译注：爱德华多·莱萨马（Eduardo Lezama），1929 - 2014，委内瑞拉诗人、小说家、翻译家，曾获委内瑞拉国家文学奖、委内瑞拉诗歌奖、美洲翻译协会荣誉奖等，重要作品包括诗集《十月的快乐》（*La alegría de octubre*）和小说《安卡莱夫的死亡》（*La muerte de Ancaleo*）。

10 译注：路易斯·何塞·博尼利亚（Luis José Bonilla），委内瑞拉画家，于1937年出生于苏克雷州的里奥卡里贝，以创作抽象和几何形式的作品而闻名。

11 译注：丽塔·瓦尔迪维亚（Rita Valdivia），1946 - 1969，玻利维亚诗人和革命家，参加了玻利维亚国家解放军，被称为“玛雅指挥官”，诗歌代表作包括《八边形的咆哮》（*Aullido poema octogonal*）。

12 译注：罗克·道尔顿·加西亚（Roque Dalton García），1935 - 1975，萨尔瓦多著名的诗人和革命家，萨尔瓦多共产党的一员，曾参加过古巴革命，1975年5月10日道尔顿被他认为是同志的人杀害。他的诗歌作品充满了政治色彩和社会批判，被认为是拉丁美洲重要的文学代表之一。

13 译注：胡安·利斯卡诺（Juan Liscano），1915 - 2001，委内瑞拉诗人、作家、评论家，蒙特阿拉维出版社主任，1951年获国家文学奖，代表作有《精神与文学：折磨的会议》、《基金会》、《原始语言》等。

14 译注：赫苏斯·萨诺哈·埃尔南德斯（Jesús Sanoja Hernández），1930 - 2007，委内瑞拉作家、记者、历史学家，文学团体“圆桌（Tabla Redonda）”成员，代表作《在政变和革命之间》（*Entre golpes y revoluciones*）。

15 译注：阿里·普利梅拉（Alí Primera），1941 - 1985，委内瑞拉音乐家、作曲家、诗人、政治活动家，原名Ely Rafael Primera Rosell。“愤怒的歌声”是普利梅拉的一种音乐风格，用来表达他对社会不公和拉丁美洲团结的关注。

16 译注：萨尔瓦多·瓦莱罗（Salvador Walero），1903 - 1976，委内瑞拉艺术家，擅长用油画、木刻、亚麻布印刷等多种媒介表现委内瑞拉的风土人情和历史。

17 译注：路易斯·卢克西克（Luis Luksic），1911 - 1988，玻利维亚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参与了玻利维亚的先锋派运动和左翼革命运动，后移居委内瑞拉从事艺术创作和教学工作。

怀念，与佩特拉克、凯鲁亚克¹⁸、吉姆·莫里森¹⁹和科特·柯本²⁰共存。

在西班牙反殖民主义人民国家大会上，塔雷克·威廉·萨博遇到了致力于寻获诗歌普遍意义的旅人胡安·戈伊蒂索洛²¹，在马拉加“文学与承诺”青年论坛期间，与阿拉伯语摩洛哥诗人爱德华·哈拉特（法鲁克国王的囚犯）一起揭开亚历山大²²的神秘面纱。一个似乎是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巴勒斯坦抒情诗人）²³密友的人向哈拉特提出了一个关于失落的命运的问题，这个问题仿佛击中了作者的灵魂。塔雷克·威廉·萨博所信仰的现代诗人学派的身份标识，在厄琉西斯的奥秘中汲取营养，在动荡的时代里，梦幻和热情与那些渴望民族主权和古老温柔的人民的事业友好相处。佛教徒在这些笔记中低声告诉诗人，灵魂是有理智的智慧。因此，作者面对每天与耻辱、仇恨或邪恶的追随者或与道德的黑暗斗争时，行为从不失冷静。

我们称这种道德为“正义者的伦理道德”，它体现在诗歌以及对爱人和英雄的不同声音中，爱人的手放在心上，纠正错误的拳头则控诉不公。这种反思、赞美和自白的笔记，难道不是一份惊喜的礼物吗？通过这次出版，我们得以挖掘诗人抒情史诗背后的深层含义。通过阅读诗人的散文，深入分析其情感内涵，我们获得了文学价值。在这样的阅读中，我们可以探讨

18 译注：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22 - 1969，美国小说家、作家、艺术家、诗人、“垮掉的一代”中最有名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在路上》（*On the Road*）。

19 译注：詹姆斯·道格拉斯·吉姆·莫里森（James Douglas Jim Morrison），1943 - 1971，美国洛杉矶摇滚乐队“门户乐团（the Doors）”的主唱，同时也是诗人和词曲创作者。

20 译注：科特·唐纳德·柯本（Kurt Donald Cobain），1967 - 1994，美国摇滚乐队“涅槃（Nirvana）”的创始人、主唱、吉他手、词作者，与吉姆·莫里森一起被认为是摇滚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21 译注：胡安·戈伊蒂索洛（Juan Goytisolo），1931 - 2017，西班牙诗人、散文家、小说家，代表作有《身份记号》、《朱利安伯爵》、《无土之民》等，于2014年获得西班牙语文坛最高荣誉——塞万提斯奖，被认为是21世纪最伟大的在世西班牙语作家。

22 译注：亚历山大是埃及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最西端，濒临地中海。它是埃及的主要港口和第二大城市。

23 译注：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1941 - 2008，巴勒斯坦民族诗人，阿拉伯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作品大多与巴勒斯坦人民为立国而与以色列对抗的情况相关。

和理解每个问题的主观和理性方面，无论是文学上的，文化上的，还是渴望和意识形态上的。

在《北方风景》中，诗人的觉醒方式与他的文学作品和他作为国家正义的人道主义者的体现是一致的。再次引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要知道她是作者在创作上亲密的知己，她曾经告诉他，忧郁和快乐之间的分别不比刀刃更宽。诗人自然被这两种情感所打动（试问哪位诗人没有享受过那种甜蜜又遭受过那种创伤呢？）。通过阅读诗人的作品，哪怕只是随意的浏览，也能通过文字感受到作者经历的真实性和作者的双重表现方式——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史诗，美丽的图像还是富含深意的诗句，都共同证明了诗人内心的宁静和痛苦，还有诗歌的内在现实和日常生活的残酷。

很少有时候，通过阅读一首诗歌能够同时展现出又隐藏住诗人的动机，哪怕是赋予文字诗歌的形式和语言。那个来自阳光普照、溽热多汗的安索阿图吉州小城蒂格雷的少年塔雷克·威廉·萨博所写下的文字，保留了他自身的创作主题和多变的风格。有多少未曾诞生的作品已经准备好，将那位当时渴望在诗歌中，在黑白笔触的勾勒中听到自己声音的年轻人的经历转化成完整的作品？像我们一样执着于诗歌的人，正如伊夫·德·邦纳福伊²⁴所说，我们要理解波德莱尔的话，诗歌在被创造之前就已经存在。

为什么我们将真相归于塔雷克·威廉·萨博预言般的文字，却没能预见他在诗歌创作中的成就和现实中的命运呢？那时，很少有人敢深究自己的命运，因为一种不确定性笼罩着一切。塔雷克·威廉·萨博在度过自己的青春期时，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位诗人。但是波德莱尔做到了，波德莱尔是能看到黑暗中的光芒的先知。

让我们一起欣赏塔雷克·威廉对读者的奉献，欣赏这些怀旧之情，欣赏诗人所说的“永恒青春的篝火”，这是对诗人诗

²⁴ 译注：伊夫·德·邦纳福伊（Yves de Bonnefoy），1923 - 2016，法国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和艺术史学家，以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而闻名，被认为是法语中最好的翻译之一。

永恒青春的篝火

歌创作的一种诠释。诗人之祖华金·杜·贝莱²⁵提醒我们，诗歌的家园是母亲的土地，即大地本身。这片土地是这孤独而平凡的诗歌的营养之源，也是诗人不朽作品的枝叶。

25 译注：华金·杜·贝莱（Joaquín Du Bellay），1522 - 1560，法国最早的彼特拉克式十四行诗的创作者，也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理论家和评论家，代表作有《保卫与发扬法兰西语言》、《罗马怀古》、《悔恨集》。

塔里克·威廉·萨博

自序 永恒青春的篝火

因为偶然的机缘，这本有些奇怪的书得以从漫长的遗忘中复活，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神秘的热情的产物：对文学、对诗歌，以及对隐藏在我已逝青春之叶背后神秘风景的热爱产物。今天，我失而复得的青春，被这段意外的记忆之旅短暂找回，像前世轮回一样重现了我生命中的部分经历：我与外界的第一次相遇，我的初恋和挫折，再也没有回来过的朋友，亲爱的诗人和他们作品带来的感动，还有灵魂路途中回归家庭和家人的无限美好。所有这些都追溯到很久以前，仿佛一场催眠，让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温那些无与伦比的，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场景。如果我们将其源头定位在一个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从地图上被抹去的偏僻地区的孤独街道上，那这些场景可能更令人惊讶：那时我们已经知道如何爬上风中的树，征服歌唱的天空。

我替读者们向两位发现这部作品的女性致谢，她们是——弗朗西斯，我们永恒青春的新娘；以及艾莉亚，我永远忠贞和崇敬的母亲。感谢弗朗西斯，收集了这些从80年代末到2010年的笔记、文章、纪实、散文（其中一些发表在当时的报纸上，另一些则未能见刊）。感谢我的母亲（在长年的搬家、险境、偶然事件中）将这些破碎而忧郁的作品拯救下来，使其得以一本书的形式重生出现在诸位眼前，不再被遗忘。

塔里克·威廉·萨博
加拉加斯

2022年10月19日 13



目录	
引言	3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驻中国大使	3
序言	5
同样的怀旧之叶	5
自序	11
永恒青春的篝火	11
第一章	14
窗外	14
我被一颗子弹惊醒	16
从索马里到罗盘玫瑰	22
哀悼的铁丝网	34
胡安·利斯卡诺	40
午夜时分，一个孩子观察天空	42
信被鸟儿退回	46
这是一封被鸟儿退回的信	50
王国的简介	51
阿鲁斯	58
与山鲁佐德携手并进	60
信仰的其他支点	64
胡里奥·瓦尔德雷	68
我们创造或失败	73
爱德华多·西丰特斯	75
科科亚尔以西	77
从伊拉卡拉到乌托邦王国	82
对国家文学分类的初步探索	85

永恒青春的篝火

温柔的歌曲献给勇敢的人民	88
一根绳索监视着水的摆动	89
第二章	93
重新发现的小径	93
篝火传说	103
悬崖之外	107
梦想的阿雷米	111
既不是恐怖主义，也不是毒品选举：宪法权力	113
创造第三个千年的曙光	116
知识分子和2月4日：	118
剑之旗	119
袖章	121
纪念	123
五角星	125
回家的漫长之旅	128
第三章	131
采访	131
现代性的异端	137
揭开亚历山大的奥秘	154
附录	164
I	165
II	175

第一章 窗外

永恒青春的篝火

我被一颗子弹惊醒

就像现在 就像那时
这是清醒的一天
我们已经死了，是时候了
路易斯·阿尔贝托·克雷斯波

风吹过的那边，有一股河水的气息。远处飘来一股烧焦的气味，烟雾在黑暗中流淌，我们感到无助：从我们躺着仰望天空的地方，承诺只存在于我们进入梦境之时，当我们睁开眼睛时，我们将踏上一段不归的旅程。然后，当屋顶上金属一般的雨声停止发出声响，我们也许才会对死亡感到惊讶：那么，我们经过的石头和村庄将去往何处。曾抚摸我们眼睛的手将去往何处。剩下的爱将去向何处。谁能抓住爱意，不让爱意像烧焦的骨头一样消亡。

迷人的姿态和暗淡的光辉将何去何从
你和那个人将何去何从
在火车和船只的交错中，我们所有人将何去何从

最终：

当诗人们被大地的尘埃打败，长眠在松树下、暴露在黑暗中，深深地沉睡在下面时，他们将何去何从。

有些人不会在银行家的椅子上做梦。有些人会超越感官的舒适，将自己化为共鸣箱。细雨般的长笛声渗透到心底深处，这是一种定位入口的方法：以此为起点，我们可以试着为胜利的诗人们在被明日无情的酷暑遗忘之前发声。也许只能用粗犷和艰涩的方式才能理解生活因此而重新面临的风险，像是一位女性用身体在投掷飞刀的表演中吟唱自己的歌曲，诗人维克多·瓦莱拉·莫拉在他的诗集《我被一颗子弹惊醒》里有所总结，今天我们恰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了权威的解读。

然后我们放下了披肩和蘑菇饮料，脱下黑色衬衫，寻找地狱中的开阔地，庆祝《我被一颗子弹惊醒》问世二十周年……

在委内瑞拉文学中，鲜有人敢用“这是个受到极端侮辱的国家”这样的说法来称呼这个国家和人民，就像这本诗集，达到了一种神奇的永恒和间歇性跳动的状态，这也被视作维克多·瓦莱拉·莫拉¹的作品能够脱颖而出的最有成就的原因。特别是当我们注意到，这部作品已经问世二十年，却仅有1971年10月一次出版，这本书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几乎被秘密传播（因为书中的很多内容对委内瑞拉当时的武装斗争表示支持，作者本人也支持委内瑞拉革命党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当时的执政者对这些诗歌采取了镇压和不容忍的态度），这在当时赋予了这部作品传奇的光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光环并没有消失。然而，除了这一点，还有其他原因使得《我被一颗子弹惊醒》这部作品成为委内瑞拉文学的里程碑：这种奇迹的关键在于作者拥有毋庸置疑的抒情天赋、压倒性的语言表现力、与生俱来的吸引读者注意的能力，以及作者选择了一种幽默与暴力、痛苦与柔情融合的主题，加上作者在大部分作品中展现出的那种亲密而破碎的语调，这些因素都成为了作者的身份标记（正如曼努埃尔·贝穆德斯指出的那样）：“酒鬼和戒酒的人，妓女和虔诚的人，知识分子和工人，具体的和抽象的，物理的和形而上学的”²；因此，作者赋予了文字年轻的桀骜气息，而不会被“时尚”和流失的时间所打败：

一些起义者在战斗中倒下
然后是哀痛的母亲、失去亲人的姐妹和新娘
作为战争中分离的星星/几乎无法复原
我们在流经哭泣的河流
跨越地域

《我为这场战争辩白》第17页

1 作者注：维克多·瓦莱拉·莫拉，《我被一颗子弹惊醒》，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图书馆出版，艺术与文学类第九卷，第161页。

2 作者注：曼努埃尔·贝穆德斯，《维克多·瓦莱拉·莫拉，革命的诗歌》，载于《国家文学杂志》，1985年4月28日。

塔里克·威廉·萨博

在《我被一颗子弹惊醒》这部作品中，瓦莱拉·莫拉采用了一种独特的语调和口吻，将句子的延伸与平面和图像组合又拆卸相交（整部作品实际是多本书籍和长诗的选集，分为十个部分，创作于1963-1971年间），其阅读旅程温和而充满激情，把我们带到美国西部或某个失落宇宙中的口述神话和传说中去（抓住一颗飞行的星星），他让我们参与他的讽刺、愤怒、感情线和嘲弄。通过这部作品的流传，他用诗句照亮了我们，让我们仍能听到爱与叛逆的歌声（《马塞拉蒂3.0》、《我们生命中的日子》、《一种叫做黎明的爱的关系》、《给玛丽亚·克罗普的夜间信》、《我被一颗子弹惊醒》）。像一张张掉落的卡片，一点一点地从城市和社会历史中汲取养分；出现又消失的裂缝，星辰，令人难忘的灭绝叙事，掠夺和崩溃的编年史，还有最后的闪光和女人眼睛里夹杂着文雅引言：

在你温暖而深邃的双眸之间
我的王国开始在两座山丘之上扩展
就像燃起火焰的大陆地图...
[你的眼睛，让我背叛自己
麋鹿的太阳在我们手中，永不消散
《去捕捉一颗飞星》，第124页

这些“特定人物”，他们废寝忘食地写作，敦促我们停止呼吸并迅速返回，沉浸在作品片段中：

以普罗米修斯的名义
我打开并开始写作这本金口之书
这本看到未来的书
宇宙之石，海妖的栖息之所
十六世纪的征服者哭泣着
呼唤忠实的门户
跨越自然法则的障碍
让太阳建造和见证
这本流浪者之书
像游击队员一样无助的人们

永恒青春的篝火

是我最喜欢的诗人
不可抗拒的喝啤酒的人
在这里，这首诗如同一份死亡宣告

(第103页)

弗朗西斯科·佩雷斯·佩尔多莫³认为这部作品使瓦莱拉·莫拉成为“委内瑞拉当代诗歌伟大的创新者之一”⁴，根据埃琳娜·维拉的评论⁵（我们也认同），我们的诗人凭借《正义战士之歌》（1961）这部作品，成为“委内瑞拉革命诗歌的开创者”。

挖掘和传播一本像《我被一颗子弹惊醒》这样的作品至关重要，因为它展示了带有预见性和决定性的美学和形式上的创新，尤其是在委内瑞拉经历这个关键变革的时期。这部丰满的作品闪耀着光芒，就像这个国家如今的日子一样：一种神化的亲缘关系和孤独感强调了这种引人入胜的、富有承诺的诗歌的实际意义。

在这个屈辱到极致的国家
我被石头伤害
我被强行羞辱
我从身上割下一块块肉
这个国家诗人的数量比国土面积还大
我是那个在外面撒尿的人
在这里我没有目的地
我要离开这个国家
我要把自己永远抹去
第二天我就会被遗忘
但我仍然活在这些诅咒的诗句中
在这个国家我不会允许任何人延续我的名字

3 译注：弗朗西斯科·佩雷斯·佩尔多莫（Francisco Pérez Perdomo），1930 - 2013，委内瑞拉诗人、文学评论家，委内瑞拉现代诗歌的奠基人，于1980年获得国家文学奖。

4 作者注：弗朗西斯科·佩雷斯·佩尔多莫，《维克多·瓦莱拉·莫拉之歌》，载于《国家文学杂志》，1984年5月13日。

22 5 作者注：埃琳娜·维拉，《60岁时诗歌启示录：莉达·弗朗哥·法里亚斯》，载于《影像杂志》（*Revista Imagen*），加拉加斯，1991年7月。

塔里克·威廉·萨博

不管天堂的预兆是什么
我会用食指指向我的传记记者
大声喊他去另一个历史被消耗的地方
和她一起贴身舞动身体
然而我在地下狂欢
在这个国家我一直是一个疯子
一场大火和一次意外的分神

(第161页)

这就是我们理解某些评论家对于作者的另一作品《奥菲西奥·普罗》⁶持沉默、忽视、蔑视态度的原因。一方面，在河的另一岸，对于“60年代涌现的年轻诗人而言，瓦莱拉·莫拉是永恒的控诉，是一块石头，一根棍子，一把匕首，刺进了他们的前额”。他的生命本身已经结束，却留下了遗产和复仇。

如果攻击现代国家的重要人物的方式是如此显著和讽刺的，那这种特征也存在于这种方式对自己的轻松赞美中：

相反有人是恐怖分子也是英俊的人
是质疑者是革命家也是英俊的人
是英俊的人，还是这个英俊的人，悲伤地陷入
回忆
是道格拉斯 是每天都更加英俊的人，
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被一颗子弹惊醒》，第153页)

维克多·瓦莱拉·莫拉的诗歌作品没有脱离他的生活，在我们所经历的黑暗时期，这要付出明确而巨大的代价：为了纪念这一无价的成就，我要向这位无根的充满温情的诗人致敬：在庆祝他诞辰五十六周年之际，在他最伟大的作品出版二十年后的今天（这部精彩的作品今天仍值得我们研读），我向这位驯服星辰的人致敬，他是那个未埋葬的星体，他永远知道如何忠于自己的诗歌，直到他填满虚空，永远消失在最美的情歌和不朽的哀悼中。

⁶ 译注：*Oficio Puro*，意为“纯粹的工艺”或“纯粹的技能”，这里采用音译。

永恒青春的篝火

塔里克·威廉·萨博

古斯塔沃·佩雷拉 从索马里¹到罗盘玫瑰²

世界在眨眼中诞生。
某种不变的东西一直存在，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是被禁锢的。

因此，有些事情总是把我们带回最初的呐喊，最初的惊异，最初的日子，我们在那一天离开了一个王国，继而进入了另一个，就像我们短暂躲避风雨的那个王国一样，黑暗而明亮：

*屋子在海洋中间漂浮，
那就是船。
水击打石头，
也许是声音的试探：*

准备面对未知，同时拥有预见和预言的天赋，他试图在双重和奇迹般的存在中坚持和证实自己：探索奇妙和令人不安的事物，甚至触摸极端，抓紧虚无。前行，返回，倒退，再向前，仿佛踏上漫长的前进之旅。继续前行，走着走着，就走近了历史…

所谓无限属于那些“为诗歌而生”的人——我们这样说——尤其是在如今这样充斥着骗子的时代，那些表面上穿着白袍，实则却因肮脏和恶臭而在人民面前裸露的人…

作为古老的居民，真正的诗人执拗顽强地坚持——并且永远坚持，成为原始言辞的居民：与远古的撕裂相似，却又闪烁着深深的光辉：

1 译注：索马里（Somari）是由委内瑞拉诗人古斯塔沃·佩雷拉（Gustavo Pereira）创造的简短、自由、富有意义的诗歌形式，佩雷拉在197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索马里诗集《索马里之书》（El libro de los somaris）。诗人表示，“索马里”是一种“适合在这个复杂社会要求下迅速阅读的小工具，但也能引起深刻的思考和感受”。索马里诗歌的创作通常是基于梦境和想象的自由联想，表达了佩雷拉对生活、爱情、死亡、文化等主题的看法。

2 作者注：本诗收录在诗人1980年出版的诗集《梦中的索马里》（Somari de los soñadores）中。

永恒青春的篝火

朝着风车前进
深入刀锋和皮肤
像雾的乘客一样前进
一次又一次地逆流航行，以便系泊
以便准备暴风雨和夏季来临
为了与死亡共存的人
在喧嚣中，有些微弱
在褻读者的苦涩中
一个孩子试图成为所有孩子的聚集地

从皮钦查山往下眺望马拉开波湖，与圣克鲁斯港的海岸相比，它们有着优美的亲缘关系；到了晚上，这种身份的联系更加强烈；如果我们划破黑暗，也许能够一眼看到安大略的某个海岸，或是都柏林的某个海角。地球是一条被撕裂的边界，它与风的和谐，是一连串的壮举和挫败。如果生活是艰难的过程，总是将我们带回起点，那么创世纪的呼唤也不会白费。有人说，当我们只是沙漠中微弱的呼吸，广袤的海洋将远离悬崖。

一个孩子在船栏杆上等待，可能是许多梦想试图在暴风雨中释放的反映：

一个孩子站在船的高处望向湖面的夜晚，指向静止和永恒的光束，这便是辉煌浩瀚的第一幕：

古斯塔沃·佩雷拉没有等待太久就接到了召唤，被闪光的力量选中，成为被诗歌选中的人：在马拉开波，当时只有十二岁的他，倚在油船的栏杆上等待起航，尽管不知道油船会驶向何处，但在那里，他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诗：

回到我们最终错过的天堂。
回到分娩和十字军东征的时代。
这些领土被光辉定义，随着生命前进的步伐逐渐
形成。一个村庄，一群亲人，一次生命和宽阔的海洋，
并不意味着死亡。

从这里出发，我们将尝试穿越那些迷雾的堡垒，岛屿边缘

塔里克·威廉·萨博

的灯塔，天堂和地狱中漫长而深思熟悉的季节，这些季节定义了这位杰出作家的诗歌作品，他以索马里体裁的羊毛为宝剑，建立了他诗歌的宫廷。

古斯塔沃·佩雷拉1940年出生在德彼德拉斯，蓬塔，一个布满海藻和鸟类活跃的小村庄，不久之后，他的父亲贝尼托·佩雷拉成为了大梅内³的一名工人，同时致力于在国家东部建立石油工会，他便被父母带到拉克鲁斯港，自此，从20世纪40年代起，诗人在清新纯净的海景中度过童年。这些时刻后来交织在一起，出现在他的诗歌中，成为闪耀之处：

大海和童年是他美丽视野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一次又一次
我惊奇地放飞风筝
一次又一次
我们带着布袋爬上山
试图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让水流落下
一次又一次
等我们身体适应
等我们逃离头脑在光明中嬉戏
我们细弱的腿不曾停歇只为攀爬
一次又一次
像红色的围巾
在慢悠悠的下午中
从我们的痛苦中分离了几个小时
一次又一次
那感觉就挂在胸前
仿佛空气的眼睛

这种儿童世界的感知视角以不同的形式间歇性地出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港口以及当时环境的特殊性，像是火车的声音、工厂门口的工人们、战争的消息，加上家族根源中不可磨灭的印记，都成为他创作中的支点和重要的形式：

³ 译注：大梅内（Mene Grande）是委内瑞拉的城镇，位于该国西北部苏利亚州的巴拉尔特市，处于马拉开波湖东岸，始建于1914年。

永恒青春的篝火

我家餐桌上切开的面包
桌布上的残羹冷炙，锅碗瓢盆
还有一切
我的兄弟们聚集在一起，所有人都在咀嚼
雨声打在瓦片上，然后是长夜
科尔曼灯笼悬挂在横梁上
壁虎吓坏了我母亲和她的脚步
[院子里的秘密]

泥泞的小湖里
我把用笔记本折成的长长的白色纸船扔在了那里

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这些辉煌的缝隙成为诗歌体系的一部分，创作者在美学上从未将生活和作品分离。相反，我们现在指出的这一点成为了支撑这位东方诗人艺术创作调性的基本特征，并使他成为拉丁美洲文化潮流显著流派的主角，这种流派结合了现实与歌颂，创造出辉煌的变革成果.....

在拉克鲁斯港、马拉开波、加拉加斯完成小学和高中学业后，首都加拉加斯最终成为了佩雷拉展开对文学和写作决定性贡献的地方。在这里他同时步入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很早就成为委内瑞拉共产党的一员，在加拉加斯生活的六年，随后在拉克鲁斯港度过的大部分时间，使他成为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我们总认为，一些时刻和某些地方会给艺术家留下深刻印象，并以某种方式影响着他未来的活动，就像是因为受到这些内部和外部的行为和影响，最终才取得成就和征服一样。和委内瑞拉大多数20世纪60年代的作家（几乎全部来自内陆）一样，古斯塔沃·佩雷拉在共和国的首都拓宽他的知识和思想，他大部分的早期作品都创作于加拉加斯。在加拉加斯，他投身革命和地下运动（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政治秘书等），担任安德烈斯·贝洛高中报的编辑（在那里他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文学奖），创办了杂志（与他的朋友阿达尔韦托·卡拉斯科和马克西米诺·梅尔乔一起创办了《象征》），从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毕业，获得法学学位。关于这段时光，诗人告诉我们：

塔里克·威廉·萨博

大学时期对我来说既快乐又不幸。首先，因为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当时是极其活跃的知识活动场所，充满思想分析和意识形态对抗和碰撞。不幸的时候，在最后几年里，我不得不同时兼顾工作和学习，这夺去了我宝贵的时间（我说我的时间被夺去了是因为工作和学习都只是谋生的方式，我对生活本身更感兴趣）。那时我结交了一群难忘的朋友：阿尔弗雷多·马内罗，何塞·拉蒙·梅迪娜（曾是我们研讨会的导师）、何塞·安东尼奥·席尔瓦，维克多·瓦莱拉·莫拉（他是社会学专业毕业的），我在弗朗西斯科·德·韦南齐家的一张照片中看到他，照片中当时我们正在庆祝毕业，还有阿格尼斯·达扎·格瓦拉、卡洛斯·奥古斯托·莱昂和埃弗拉因·苏贝罗……

自在高夜湖畔写下第一首诗歌，到出版十三部作品，差不多有四十年的时间，佩雷拉成功地融合了在接受桑托斯·洛佩斯⁴采访时所说的五种诗歌特质，那就是：

谦逊，因为诗歌使生活中的简单事物更自在；
简洁，因为任何做作的东西都令人反感；仁慈，因为仁慈是诗歌的天性；快乐，因为快乐是对抗死亡的武器；前进，因为荣耀不仅仅在于文字本身，他说：

诗歌并不反对温柔、美丽、正义、善良高尚的人或爱情，诗歌反对的是欺骗、谎言、伪善、骗子和最大的伪装——权力。

因此，佩雷拉的诗歌创作不仅仅是作品的照亮，也是一种勇敢的有尊严的教学，让他凭借自己的天性在本国文学界被污染的环境中成为了一只“奇鸟”。

但是，回到不可思议的领域，我们会说，他的诗集中的发现，标志着无数抒情和概念性的迹象，其中我们特别强调：一

4 作者注：1986年6月6日在加拉加斯的《国家报》上发表。

永恒青春的篝火

种比知识分子更感性的理智基调，讽刺和幽默的使用，文字作为揭秘者和救赎者的信心，童年时期的新鲜感和青年时期的典范支撑，发自内心的道德和行为约束，开明地支持基督教的原始根源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实践的开放立场。这些灵感的光芒引导着丰富的主题记录，个人趣闻、国家被掠夺和屈辱的痛苦见证、断言、否定、疑问、内省、城市和海洋景观的描绘。这些空间聚集在清晰，简洁，隐喻而非修饰的语言基础上，没有故作风雅的雕琢，特别是在揭露邪恶时，尖锐而冷酷，在诗人的早期作品中，他的语言节奏不受任何惯用文化的影响和支配，具有一种既丰富又疏离，充满音乐性的，精神和视觉上甜美的厚度。他的语法不拘泥于任何形式主义或学术主义，只有一种从一开始就建立起来行动派的、引人入胜的，与存在主义剥离的诗歌，从这种诗歌风格的创始之日起，便奠定了他的诗歌成就之一：富有格言和反思精神的索马里体裁诗歌。

虽然我们不可能在一首诗中全面探讨或解读这种广泛的感官和语言结构纹理，但我们认为，一些诗歌的标题可以某种方式概括作者最具代表性的标志，为此，我们推荐佩雷拉《天堂的四条地平线》⁵这部作品，该作品于1979年获得由《影像》杂志组织的拉丁美洲诗歌比赛一等奖。

作为佩雷拉出版的第八本书，我们注意到，诗人在其前几部作品（尤其是《旅行准备》⁶）中日趋成熟的行文和结构，同样成熟的行文和结构在诗人后续的作品，例如《索马里总结》⁷以及《与死亡共存》⁸中得到了延续。

《天堂的四条地平线》由微妙的“未来主义”背景构成（涉及城市主题和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由36首长短诗组成，表达的主题涉及作者所处的社会，自我的存在和政治世界。当作者在行使他表达和创作这一武器时，便向读者展示了他独特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一系列的宣告组成，这个世界充满梦想，在被遗弃、被放逐的时间里，又被记忆奇妙地拯救下来。

5 作者注：古斯塔沃·佩雷拉，《天堂的四条地平线》（*Los cuatro horizontes del cielo*），库马纳，东方大学出版社，1973年。

6 作者注：古斯塔沃·佩雷拉，《旅行准备》（*Preparativos de Viaje*），巴塞罗那，1964年。

7 译注：*Sumario de somaris*

8 译注：*Vivir contra morir*

塔里克·威廉·萨博

赤脚留下的足迹
浓密的金发飘扬在忧郁的头顶
村庄的街道像魔鬼一样钻进我的心里
[每个清晨
海岸边白色和蓝色的小船
引诱我去流浪
记忆在我脑中重现，又投射进我眼里

七月的夜晚带来了冬天
在我身后阿姨背着玩具
姐姐下午用温水给我洗澡
[一边梳理我的长发
妈妈最后告诫我，光线要消失了
[一切陷入黑暗
在人类的屋子里

这首诗以深刻的洞察力，谴责了一个国家和被不公正所震撼的历史时刻：

这些熟悉的尸体 这些抽搐的手 这些无情的
酷刑
报纸用只言片语称之为事件
[偶然事件
这些沉重的脚镣 这些炙烤你的刽子手
[这些污秽的手指
把你推到茅坑里 毛发刮过你的私处
[在电击你的时候
这些暴力造成的瘀伤 这些漫长的审讯
这些活埋 这些火化
这些雇来的刽子手将在晴朗的夜晚幸存
[当
你长眠在无法翻身的宅邸

永恒青春的篝火

诗歌以狂喜或乐章的方式串联起了烟火交织的十字架，但从夜晚敞开的杯子中取出了未曾失去的希望和各类信仰：

这个国家
我愤怒地爱着
内心也有蔑视
这个国家微弱的光亮背后
 [缠绕在神话中
这个国家没有固定的中心 只有四条
 [天空的地平线
可迷失 可得救

《天空的四条地平线》具有很多优点，其中之一是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连续的写作，没有节奏的衰退或者虚假的中断，同时表明了当代人在所处环境中的明确立场。

这部作品在上下文中毫无疑问地出现了带有索马里体裁的标志：

横渡岸边的幻觉
认识到另一个现实
我日夜想象着那些困难的灯光
开始摆脱惊讶
击打
羽翼的桨
或者驱动水滴向上
去往害怕沉没的金色海洋

但他们也接受不敬作为一种威严的必要展示：
大门降下，以更华丽的方式迎接我
[好比国王
旗帜像恶魔一样飘动
红色尖头的恶魔
在闪耀的高塔上

塔里克·威廉·萨博

我躺在被挑选的女人的床上
我在她们的裙子上撒尿
我在她们精致娇嫩的眼睛中看到自己
(...)
我用煤油洗澡
钻进火焰中
我变成一块烧焦的碳 偶尔被风吹起
[燃起

一位诗人及其诗歌作品取得的最大胜利就是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在国界之外得到认可。佩雷拉的作品被收录在多部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诗歌选集中，这些作品无疑是委内瑞拉文学中的里程碑，总有一天，这些大量的作品会被完整收集起来，获得应有的深入研究。同时，作者仍在不懈努力，并刚刚完成了他认为的一件大事。

我花了八年时间对加勒比海的殖民主义进行调查研究，这本一千多页的书，书名叫做《天堂之门》。这是我作为瓜伊克里印第安人和第三世界诗人向我们受辱的人民致敬的作品……

佩雷拉获得了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他扎根于瓜尼帕梅萨（他担任了底格里托的治安法官和文化增刊《火炬中的星期天》的负责人），他在上世纪60年代革命运动的失败中有尊严地生存下来，《与死亡共存》这部作品最终将消除所有疑虑并为他的生平注解。

目前，这艘船的出发是真实而明确的，那所房子中间的湖，因最强烈的激情而摇曳：

去新的地方
去金子与尘埃的别处

永恒青春的篝火

一面星条旗在月光下猎猎作响，在船头，在高空，一个孩子仍在那里停留，惊讶地注视着，甚至没有意识到岁月无情流逝的重量。也许他正关注着那些有待投掷、僵硬而紧张的网。他的眼睛睁着，双手交叉，握在一起：

等待永久
等待一首写在水中的诗
随着罗盘玫瑰的闪亮叶片

塔里克·威廉·萨博

路易斯·阿尔贝托·克雷斯波 哀悼的铁丝网

谁在触摸剥落的墙壁。消失的人们在哪个裂缝，哪场痛苦中呼喊。在烈焰中晾干衣服，在黑水中沙子上的人影：

也许是在远古，太阳在夜间升起，我们会找到悬崖，白色的地方让我们转世成为哀悼的鸟儿，盲鸟在虚空中迷失。

路易斯·阿尔贝托·克雷斯波1941年出生在卡罗拉，他从遥远的异国回归，在看不见的墙上转变，又在墙的裂缝边缘分崩离析。在终将从记忆中抹去的风景十字架上，在通向荒芜之地屋子最后的大门里，在多重感官的文字褶皱中，作者和诗歌中一起自杀。我们可以展示我们与诗歌的亲密关系，就像默默无闻的小提琴和弦一样，在黑暗中结束，并随我们一起消失在页面上。

《雷索拉纳》¹作为一部诗集，在诗人广泛的诗歌创作中定义了关键和决定性的时刻，通过作者的语言技巧（既有末世论，又有本体论），在委内瑞拉当代诗歌创造了一块真正的里程碑。

在克制和绝望之间，在不断升级的紧张之中，一个人在“他者”面前短暂地低语祈祷：作为自我的一部分，在自身无助的舔舐中与“他者”对话：

我眼中的那个看着我的人
像一只没有羽毛的鸟
它固定的飞行
是唯一的草原
我在侵蚀中获得了它的高度
它选择了我
来哀叹
我的风险是它的呐喊

（第20页）

¹ 作者注：路易斯·阿尔贝托·克雷斯波，《雷索拉纳》（*Resolana*），加拉加斯，蒙特阿维拉出版社，1980年，60页。

永恒青春的篝火

那是什么鸟？
那是什么飞行？
两者其一吗？
是逃走那个吗？
是页面上有洞的那个吗？
还是被子弹击中太阳穴的那个？
(第13页)

这本书清晰地展现出“他者”无形的回归，由朦胧的烟雾组成，蔓延在空气中，没有完全向我们透露出迹象：“我拥有你的东西，就像汗水/在黑暗中呼吸”。“我用手指/在院子里找你”。“告诉我如果我消失了/如果我想的就像你死了一样”。“时间流逝了/仍在继续/落在你的身上，你却是盲目的，没有察觉”。一种清醒、朴素的语言，一种言简意赅的语言经济，在这个国家的文学中产生了比一个时刻更重要的意义，成为许多人汲取灵感的源头：“因为远行我瘦了/说出不会再出现的话语/没有影子听到你的声音/整个身体在不幸中倾斜/对着栏杆戴上王冠。”（第20页）。

心灵飘荡，在木头上鞭打自己，显露出在本该宁静和休息的地方找不到住所的恐惧，石头哭着沉睡的命运，不断告别和成长的灵魂：

我驱赶着牲畜
也忍受着痛苦
那些前来和我告别的人已入睡
他们哭着为我送行
我用石头为自己呐喊
离开时我的心被撕裂了
他们的支持使我痛苦
我陷在悲痛中 俨然鳏夫
(第27页)

一个根无所依，“无家可归”的人，一个永远生活在远

塔里克·威廉·萨博

方，虚空，白色，抱怨和永恒中的人：他从克雷斯波的第一首诗《如果夏天很长》开始形成，他的出生地，随着岁月的流逝，最终倾斜消失在一种奇怪的，虔诚的内化中。一个以石油文化兴衰为标志的国家，今天在我们看来，它骨子里是赤裸裸的，可怕的，仿佛树枝上吊死的自杀（悬挂的启示）在荒凉中哀叹：“系紧绳结/帮我做好准备/让我独自一人/没有言语没有土地/不要碰我/让这种惊讶持续下去”（《麻绳》第30页）。

当野鸽飞过
我无法面对
我躺在田野里
已不再是自己
我一点点地存活
黎明开始我们便不再相见
我们处于何种死亡之中
哪个国家 将我们掩埋
《我无法面对》第58页

路易斯·阿尔贝托·克雷斯波在他的诗歌中训练了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一般的，而不是特殊的），以诗歌话语中的“自我”作为个体，在与人类命运的信仰之间建立联盟：一只石鸡，一只田野里的小斑鸠，一次不可思议的疾驰，一匹在爆炸中失去眼睛死亡的马，分裂的紫荆，跨过墓地的幽灵山丘在虚无中移动，面对蜿蜒曲折的景象，直到难以忍受，像一把关闭又打开的扇子：

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那只白额鹌鹑²说是时候了
是时候在太阳穴上了
这一天和另一天一样
里外都是如此
为了让它晚一些，钟声响得很晚很晚

² 译注：tjúa，学名Leptotilaverreauxi，分布于中美洲，地处北美与南美之间，颜色介于灰色和浅棕色之间，飞行时翅膀会发出轻柔的口哨声。

永恒青春的篝火

之前相同 之后也相同
就像现在 就像那时 这是清醒的一天 是时候了
我们已经死了 是时候了

(第38页)

对马、窗户、烟垢的崇拜，家庭在铁丝网和灰尘中崩塌。“大地”，从内部到地面的声音，注释着遗忘和雨水，逝去和复活。张开的嘴巴不是出于惊愕，而是烛光中最后的崩溃：

我在烟雾中直起身子
穿着晾晒的衣服
我面色苍白地坐着，午夜来临，马儿和我一样害怕
沙子是我的黑暗
 在墙上
留下了太多我感受的痕迹
那些让我沉默的东西
像咬伤一样
我在梦中使用刀子
我总是伤害自己
当我打开门的时候
我感觉身体离开灵魂

(第50页)

克雷斯波在“雨天和夜幕降临的时候”让自己远离，去感受孤独和痛苦的新领地：直到他的无畏被撕裂，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那个神秘的撞击之中，这种撞击通过隐匿的欢愉展示出来，他知道自己被一种缺席的美所伤害，这种美早已消失，因此更加迷人。

这本诗集（也许也是他最重要的作品）的关键在于诗人对故土、风景、房屋、亲人、鸟类和动物的怀旧之情，尽管它们一直停留在原地，但我们的诗人仍然认为它们是无法恢复（几近消失）的。从这里出发，我们理解到的那种唤起和理想化，赞美和毁灭，出现和消失，包括在诗句中的日食和随后的

塔里克·威廉·萨博

复活，所有这些存在状态，表面看似具体，却是诗人虔诚的放弃。在这里，人类永远是充满悲剧性的孩子，渴望被认可，最终进入王国的花园.....

永恒青春的篝火

胡安·利斯卡诺

利斯卡诺是委内瑞拉本世纪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例子。我想要赞美他的最大优点是他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一生投身于公共利益事业。从创作优雅的，富有深意和共鸣的诗歌，到他对民族、民俗、文学、艺术和普世思想不朽遗产的研究，再到他的意识形态和有争议的政治立场，这些都深刻体现了他的真实性，忠于对自己的承诺，忠于战斗，忠于公开捍卫坚持自己的真理和信仰。

正是这最后一个方面，胡安·利斯卡诺踏入了最动荡，最危险，最困难的水域，在这片水域里，人们对他的看法不一……对于胡安（也许比任何其他委内瑞拉同级别的知识分子）来说，如果只是专注于纯粹的文化活动，而不对我们这样需要变革国家做出自己的公民贡献，本可以是一个舒适和自然的选择。顺便说一下，除了少数光荣的受尊敬的例外，这是大多数致力于文学推广的人士在这个国家的立场：在一座田园般的、无色、无味的巴别塔中像观赏鸟一样花枝招展，在委内瑞拉历史命运的关键时刻，用沉默当作同谋的旗帜，褪色的国旗。尽管这代表着自闭，但在60年代的作家中间不缺乏典型（当时的利斯卡诺与他们对立），在武装斗争失败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撤回到他们曾发誓要摧毁的既定权力中，有些人甚至成为佩雷斯第一任政府，以及埃雷拉·坎平斯和伊瓦涅斯·卢辛奇两届政府的外交官。这种倒退清楚地指明了现存的富丽堂皇的诱惑是多么有损尊严。当这些发生时，胡安继续公开地为他的理想战斗。最近的一次，也是我有幸陪伴他的那次，是他公开反对佩雷斯政权和海军上将拉达梅斯·穆尼奥斯的军事专制主义斗争。当整个国家都倒向支持他们时，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这批年轻的以及不那么年轻的散文家、诗人、作家都选择了保持沉默，用沉默来避免说出支持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

因此，胡安·利斯卡诺与马里奥·布里塞尼奥·伊拉戈里¹

1 译注：马里奥·布里塞尼奥·伊拉戈里（Mario Briceño Iragorry），1897 - 1958，委内瑞拉作家、记者、律师、历史学家、政治家、外交官，于1948年获得国家文学奖，代表作包括《没有目的地的消息》（*Mensaje sin destino*）、《伟大时刻的消逝》（*La hora menguada de los grandes*）等。

永恒青春的篝火

结成了同盟，他们因为智慧和远见而受到了伤害。胡安一直（在他八十多岁时他仍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冒着一切风险说出真相的人，无论是否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或共鸣。在这里，我将永远支持他。

塔里克·威廉·萨博

午夜时分，一个孩子观察天空

致内梅尔和阿利亚

出生即涉险。每次洗礼都会带来蓝色或灰色的深渊，这让我们在风雨中感到孤独。获得生命意味着我们惊奇漂泊和成长，被一根神奇的线牵引着，最终使我们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

在神奇的弧形中有一个停顿。一个也许不真实的区域，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童年，就像一艘幽灵船，在浩瀚无垠的世界中矗立在我们面前，无声无息地把我们占据。道格拉斯·萨博1977年9月出生于蒂格雷，是一位诗人，从存在主义中心开始写作的诗人。只有七岁的时候，出于一次漫步，因为惊叹于四周的景象，他写出了题为“河流”的文章，咱们水流像一座宝库，蕴藏着温柔和被微弱光芒遗忘的罐头和石头。在平静的时光里，道格拉斯远离喧嚣和热闹，开始创作一部符合他使命的作品，透过这本在他小小年纪创作的作品，足以洞悉他的写作在词汇和想象方面日益强大的关键。最近出版了他在九岁到十二岁之间创作的诗集《前一天的梦想》¹（由古斯塔沃·佩雷拉深情作序）。这些收录的诗句仿佛是在剧烈起伏的状态中誊写转录的，带着持久又原始的迹象。还有一种类似潜意识的启示，看似由最纯粹的逻辑失调引起，在幻想和充实中取得平衡，生动地展现出幼稚和自我毁灭的生命力：

我感到自己正在消逝
静默无声
如同一片枯叶，在肥沃的土壤中
失去生命。
我拨下自己的头发
在午夜之间
现在我是一只蟋蟀
蟋蟀就是枯叶
在草丛中间

¹ 作者注：道格拉斯·萨博，《前一天的梦想》（*Sueños del día anterior*），安索阿特吉国家公报，加勒比基金出版，《新公报》第1期，1992年。

永恒青春的篝火

在水的中间
生命。

《蟋蟀》第24页

聪明的拉斐尔·卡德纳斯告诉我们²：“我总是更喜欢孩子们写的诗歌，而不是大人为他们写的诗。”为梦想保留的空间在这些小生命中恢复了它绝对、随机、多变的位置，充满了令人振奋的色彩，像是“在细雨中哭泣的宇航员”，“步行走向太阳的鸟儿”，以及“淹没在眼泪中的船只/墙壁上画着海盗”。这里的植物散发出湿润的气息，如山洪般汹涌。对道格拉斯·萨博来说，如果没有音乐、河流、吉他、星星、失落的行星、月亮、黑暗、“如人一般在黑夜中漫步的黑白猫”，世界将是一片空虚。

然而，在《前一天的梦想》中，起到疗愈作用的是白天和黑夜间的二元对比。也许这本书的命名是有原因的：前一天孕育的冥想，清晨便揭示了梦幻，转化为现实和美好。对此，我们的诗人使用了简洁的语言，熟稔的叙事技巧，串起开头，（以第一人称）捕捉心理，痛苦，沉思的矛盾。在诗歌《在河上滑行》³中，他从岩石上滑倒掉入水中，眼睛开始流血，受伤后的他听到远处传来的口琴和吉他声，作者告诉我们：

我随着水流漂流
到达并仰望
我在碎玻璃修成的
桥上
许多动物开始啃食我
河里有一种庞大的寂静，
我多么想继续前行
找到那个声音
把它传播到玫瑰花中
(第13页)

2 作者注：拉斐尔·卡德纳斯，《水彩》（Acuarela），儿童文学机构，第10期，蒂格雷，1987年。

44 3 译注：Sudando sobre el río

塔里克·威廉·萨博

毫无疑问，有的时刻，无论遭遇何种逆境或如何极端的困境，我们都始终拥有一片田园诗般的，天使般的领域，我们从不会被流放。我一直在强调一点，生活最后把我们扔进荒凉的领域，与我们最初的预感完全不同，这是我们永远无法把握、无法攻破的领域：意识到黑暗和混沌的一面，任何文章（无论多么大胆）都无法揭示其全貌。诗歌是一种秘密共鸣的机制，为创作者提供了独特的机会，让他们在众多发现中认识自己。道格拉斯·萨博在他第一部令人惊叹的诗集中，带领我们踏上了一段奇妙的旅程，正如他在诗歌《黎明》⁴（第28页）所巧妙地总结的那样，这是一段幻觉般的，仿佛通向死亡的旅程：

我注视着月亮，月亮也注视着我，她用来自天堂的光芒照亮我；我太着迷了，直到我看到一座城堡正在坍塌，在坍塌中跌落下几个士兵，领主，孩子，女士，我不禁想，这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直到我看到太阳慢慢升起，我才知道答案。

我的喜悦无法形容。

现在一只公鸡唱歌叫醒了我，我死了，在黑色的草地上。

⁴ 译注：Madrugada

永恒青春的篝火

塔里克·威廉·萨博

信被鸟儿退回¹

树木演讲的引言（晚上11：53）

雨鸽（你，你知道为什么我给你写信）。现在是晚上，这是街道变得更人性化、声音变得更甜美的时刻，这是我们无从知晓世上有多少地方多少灵魂正在交欢的时刻。这是可能有一些迷路的人回到他们来处的时刻，是他们怀念在唐菖蒲或微风墙下颤抖的时刻。这是树木的时刻，孤独的点朝着与地平线相反的方向转动。这是一个可能有人把他们的泪水献给被黑暗吞噬的鸟儿的时刻。这是属于恒星、行星、最低星系的时刻。这是孩子们入睡的时刻，他们仿佛在梦中把自己投向死亡。这是我不想保留更多惊吓、疼痛、爆发、冲撞、奔溃、撞到墙上的时刻。

这，这是不确定的时刻
我与你建立共同体
好让你听我说
不要你忘记你和我……

这是我从窗户看到所有失去、沉没、记忆、埋葬、遗弃、艰难征服、胜利碎片的时刻；

这是
我停留在你噙泪眼眸里的时刻
在大学的草地下

这是我停留在你水域的时刻，停留在大学里你开始轻声迈步的时刻；

这是我沉浸的时刻
沉浸在你价值观中的时刻

¹ 作者注：加拉加斯，1988年5月26日。

永恒青春的篝火

这是我沉浸在你善良的沉静，你的举手投足，你像一个嘴唇上粘着花瓣的女孩一般恳求中的时刻。这是我回到你发出鼻音，因为抱怨而声音变得潮湿的时刻。这是婉言、猜谜和词汇的时刻。

这是我不想问自己，谁把你的足迹排列出来，让我们在路上遇见并认出彼此的时刻，这是你的尖叫声在我耳边回响的时刻。

这是我停下来欣赏美丽的晚霞，发现你也脆弱而美丽的时刻，当你看着我，美丽得像从河里游到岸边搁浅颤抖的鱼.....

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我用你的无声的发丝编织我的王国。
这是友谊的时刻
威胁要成为一个... 永恒的皈依?
在眼中，在唇间，在悸动的希望里
[人类，
可怕，深邃，而不孤寂。
是/
是时候了
我把我破碎的双手
放入你祝福的信舍
我感到满足
知道我的支持“对你很有帮助”

这是我把破碎的双手放入你燃烧的鸽舍，无悔被烧伤的时刻。我会寻找能够拯救你的水源，我将在你的鸽舍中装满海水，光芒，霜冻，土壤中开出的花瓣，谷物，牙齿，船只。是的，从你心中出发的船只，驶向我最高的叛逆之心。

然而，最重要的是，

这是你的鸽子从天空飞来觅食的时刻，尽管他们的心和喉咙充满了我诗句的甜蜜；

塔里克·威廉·萨博

是的，听：请听：因为
这是我决定留下来陪你的时刻
这是我想结束教学的时刻

[干杯！]

众神合唱团

有音乐在诵读这些祷文。
有一架深沉的手风琴鼓舞着浩瀚。

我来自寺庙。我是飓风和废墟的幸存者。我出生了，我猜自己出生在棕榈树的秘密人群中。我在你的伤口中庆祝自己诞生。噢，祖国，你是祖国，无尽的救赎之地，你是群鸟的迁徙，被扔下悬崖的女孩，被我剩下的哭声拯救。我把你举起来，让你回到原点，回到我的旗帜，回到我没有钥匙的门，回到我的崩溃，我的幻觉，在自杀中摇摆，也回到我的不幸，回到我在虚空中细绳的风筝。只因我统治着一片风景，我的虚空不是懒散的状态。我的虚空是我内心承载的宇宙，王子在从未被任何人看到的失落天堂中统治着这个宇宙。我也想教会你：如果你愿意，我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户，为了让你在梦中醒来后告诉我：“塔利托²，我很冷”，我会呵护你，成为超越黑暗的维度.....

如果你愿意，我会为你打开窗户，我不会让恐惧成为殉道的联盟。你的声音在广阔的孤独中喃喃自语，继续唱着悲伤的歌。我要打开我的血管，让你听到血液的声音，和我一起死去，再一次又一次地重生.....因为我的灵魂也要致谢，感激你的关怀。如果你告诉我，我“治愈了悲伤的鸽舍”，我会说，在你眼里，我学会了安静地睡觉，就像躺在被盲目的草地包围的清凉中。我相信你，如果我在你身边看到什么，那就是在黑暗的房间和火柴间点燃的创作生命力，我们将一起创作许多歌曲。我相信你，我知道在未来的岁月里，你将能够打开诗页和书籍：属于你的文字。如果你愿意，我们会创作歌曲和故事，带领精灵们在某个清晨，在某个未被征服的星球上阅读它

2 译注：塔利托（Tarito），音译，指男性人名的缩略词。

永恒青春的篝火

们。因为你背负着整个世界，你让它一点一点地奔跑，因为它已经开始在平原上、在飞机和飞船留下的尾迹中，在云朵的背上行走.....我不想告别，你今天的话让我与失去和好了。

塔里克·威廉·萨博

这是一封被鸟儿退回的信

这是一次水中的投掷，一次草原上的圣言，一个启示：

“你的悬崖眼睛
打开未来诗歌的闸门”

我想看到你被投入在历史上要说的话的重力中。
我想看到你诗歌中的断言得到肯定。
我想看到你的话最终在诗句中映现。

你的

我愿意为你打开所有我能敞开的空间

“你的眼睛抵抗着噩梦
那些刺激、债务、收益的噩梦”
“你的眼睛和诗歌，还有所有在消费社会中
失心疯的恋人”

如果你真的想在自己身上撒播诗歌：
接受它，让它成为你的法则。

从水中开始。

我从不期望其他人其他事.....

他爱你：
塔雷克·威廉·萨博

永恒青春的篝火

塔里克·威廉·萨博

王国的简介 (莫利纳的见证)

献给胡安·利斯卡诺。充满爱意

1993年2月8日至26日，在西班牙马拉加地区的莫利纳举行了“文学与承诺”青年论坛，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93名青年作家，以及当代文学界的知名人物。

以下是其中一位出席论坛的新秀作者的见证。塔雷克·威廉·萨博带着敬意和怀旧之情向我们讲述了这次聚会。

王国的简介

在未到达这里之前，你会先听到风声。在寒冷的地方，一望无际的绿色铺满了整个景色。奇怪的是，没有一只鸟儿穿越这片空气。最后，只有四度的冰冷温度使制作风筝和天窗这样职业的手工艺人失去了前景.....

欧洲 - 拉丁美洲青年中心的总部位于一个被冬季湿草覆盖的广阔山丘的对面，西班牙政府曾计划将这些设施建成改造不良青年的感化院，遭到了莫利纳（安达卢西亚的典型地区）四千名居民抗议。中心落成一年后，居民接受了欧洲-拉丁美洲青年中心这样规模的文化中心的存在。居民们渴望维持这片地区的和平，而青年们每次在这里举行大型会议时都会破坏这种宁静。

首个具有国际性质的青年论坛于2月8日至26日在这里举行，论坛叫做“文学与承诺”。论坛分为三个主题：文学与生态；文学与政治局势；文学与社会转型。论坛聚集了来自南美洲、中美洲、墨西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93位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参加的代表作家由活动的文学指导西班牙作家伊格纳西奥·桑兹负责选出）。也有一些著名作家出席了本次会议，诸如若热·亚马多、马里奥·贝内代蒂、胡安·戈伊蒂索洛、胡安·何塞·阿雷奥拉、何塞·萨拉马戈等.....

在房间外发现了几辆自行车，斯拉夫科·祖普奇一直保持着无助的纯真。我们一起在夜晚的沙巷里散步。在现实时间之

永恒青春的篝火

外，我们感觉到混乱中的平衡，梦想着在时间停止的幻觉中快乐地生活.....

(一) 当民主制度变得类似专制统治

论坛开始的前几天便显出某种基调，由于缺乏激烈而富有启发性的辩论而消磨了期望（因为大部分年轻的参与者思想水平有限），大部分情况下，论坛变成了围绕着老一辈作家们的演讲。论坛每天上午在10点的时候由一位老作家发表演讲开场，第一周是若热·亚马多¹、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²、阿贝尔·波塞³和安娜·玛丽亚·马图特⁴。不幸的是，关于生态问题的讨论以一种沉重而乏味的方式进行（不管你喜不喜欢，这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部分原因是因为小说家阿贝尔·波塞捕捉到了催化剂效应，他的话触动了严格的环保主义者。他对于知识分子和几年前在南锥体国家⁵建立的军事独裁政权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受到了一些阿根廷作家的严厉批评。波塞表示，与佛朗哥主义不同，阿根廷的独裁统治没有消灭本国知识分子。他的同胞们一直在提醒《天堂之犬》⁶的作者，不要忘记一些烈士、囚犯、流亡者的名字。随后，斯拉夫科·祖普奇补充说，镇压不是邪恶的军国主义的专利（与爱国军官的条件不同），他指出拉丁美洲民主国家也使用破坏性的

1 译注：若热·亚马多（Jorge Amado），1912 - 2001，巴西著名现代主义小说家、翻译家，主要作品有《可可》、《味似丁香、色如肉桂的加布里埃拉》、《大埋伏》等。

2 译注：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Augusto Roa Bastos），1917 - 2005，巴拉圭记者、作家、小说家、1989年获塞万提斯奖，其作品主要反映了巴拉圭的历史和文化，尤其是战争和独裁的影响，代表作《我，至高无上者》、《人子》等。

3 译注：阿贝尔·波塞（Abel Posse），1934 - 2009，阿根廷小说家、散文家、外交官，作品主要涉及拉丁美洲的历史和政治，代表作有《龙虾》、《戴蒙》、《天堂的狗》等。

4 译注：安娜·玛丽亚·马图特（Ana María Matute），1925 - 2014，西班牙小说家，2010年获塞万提斯奖，作品主要描写了西班牙内战后的时代，以及儿童和青少年的感受及成长，代表作有《第一回忆》、《狼狗》、《火焰之国》等。

5 译注：南锥体国家指的是南美洲位于南回归线以南的地区。一般人们所说的南锥体包括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三个国家。有时也会包括巴拉圭和巴西的南里奥格兰德州、圣卡塔琳娜州、巴拉那州、圣保罗州。

6 译注：Los perros del paraíso

塔里克·威廉·萨博

方法来对付那些对统治表示异议的人。这是波塞参加的讨论最激烈的一周，可能也是论坛最受争议的一周，表现为一种不受限制的热情.....

(二)

生命的职责和友谊推翻了防腐剂和驯化的承诺

一天，我们对阿根廷诗人曼努埃尔·洛萨诺说“我们委内瑞拉大使馆授予您庇护权”。他是一位被致命游戏（和玩具）击中的尖锐创作者。他的对立面，是许多同样被流放和庇护的人。显然，一些参与者尽管代表同一个国家，但在论坛期间却从未互相接触过。有人像四散的空气和碎裂飞扬的物质（取决于材料或物质）一样四处游荡，有人失眠，有人欢乐嬉戏，在酒吧、房间和院子里高呼，制造出一个边缘区域，幻想光辉是魔术师和自杀者的特权.....

像迷失的钟摆一样，代表身份的墙壁和盔甲都坍塌了。孤岛叙述者阿内利奥·罗德里格斯惊讶地发现，自己与委内瑞拉人，巴西人和古巴人有着亲密的联系。他声称这是由于他来自加那利群岛。胡安·卡洛斯·门德斯·盖德斯从他言语的碎片中捕捉到了细节和分歧，表现出沉默的警惕。有时他睡着了，下午六点才醒来，对日期失去了概念。因此，我们俩搭建起了自己的帐篷，心像一颗流浪的彗星，选中彼此，摆脱陌生，享受短暂，直到暂时抓住永恒.....

但是，这场活动像最精致的美食和庆祝活动一样，面具（不可避免地）开始落下。一个称之为“文学与承诺”的浮夸论坛，据说保证提供机会进行辩论，可以持不同意见，可以自由地、无拘无束地表达我们的思想，荣耀失败，其中却隐藏着令人遗憾和黑暗的一面。我在下午的诗歌朗诵时间里朗诵我的作品（《圣战》，《逃亡者》，《戈兰的隐者》，《法塔赫》和《米拉弗洛雷斯之门》）的时候，会议室里挤满了观众，朗诵被阿根廷作家埃斯特万·布赫的提问中断，他指责我是“政治挑衅者，来这里宣扬战争”，甚至还指责观众“长时间为我那些可怕的诗歌鼓掌”。布赫的干预引发了一场激烈讨论，讨论涉及创作自由以及诗人是否有权选择认为最接近自己命运的主题进行创作，在场的大多数作家都表达了团结的立场，这一点

永恒青春的篝火

毫无疑问。我只是想提醒那位阿根廷朋友，我们处于一个诗歌开放的场所，而不是警察局，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伤害了他的感情，我向他道歉……另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就是对于“承诺”的理解（首先，对谁承诺或者拿什么承诺），也要理解论坛议程中的具体主题，例如“文学与政治局势”以及“文学与社会转型”。对于一些知识分子而言，30年代、40年代、50年代、60年代或70年代承诺参与社会转型确实是有理由的，但在今天，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军事独裁统治与美国单极残暴肆虐，那些敢于在他们良心指引下做出决定的人却被归咎为过时或陈腐。因此，反对“佛朗哥主义者”、“索摩查主义”⁷、“皮诺切特”、“斯大林主义者”等暴政是有意义的，但这和我们反对在“资本主义和西方”半球中如此流行的隐蔽独裁并不冲突。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严肃地警告我：费利佩（西班牙国王）和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是亲密的朋友。

被迫在当下接受不同观点而非从怀旧或神话化的过去中接受，这令人不太舒服。有些人按照他们的想法行事，意味着他们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特别是当他们公开表达这些想法，这令人不安。

这是乌拉圭诗人马里奥·贝内代蒂⁸在参加会议第二周接受采访时说的话：

作家已经被杀害或受到威胁，就像萨尔曼·拉什迪的情况一样，当他暴露时，他肯定会被杀害，而他唯一的罪行就是写作。但是，那些曾经是活动家但并未加入任何政党或意识形态的作家，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被杀害，而仅仅是因为作家的身份。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右翼作家身上。

7 译注：索摩查主义是指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军事独裁统治，从1936年到1979年持续了43年。索摩查家族的三位成员，父亲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和两个儿子，先后担任尼加拉瓜总统，镇压反对者，控制国家资源，他们的统治最终被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革命推翻。

56 8 作者注：马里奥·贝内代蒂，《理想》（*Ideal*），西班牙，1992年2月20日。

塔里克·威廉·萨博

与贝内代蒂立场明显相反的是作家胡安·戈伊蒂索洛，他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位巴斯克、古巴、加泰罗尼亚混血的作家，即使处于呼声高涨的棘手局面，仍然处变不惊。他保留着一种疏离的气息，更多的是因为他只在自己的火焰和天堂中消耗，却不被划为孤僻的灵魂。这是他最具争议的地方之一... 在他接受我们的一次采访中，他曾提出警告（对威胁人类文明的危机保持警惕），以下是他说的话：

我曾说过石油十字军和海湾战争教给我们的东西，就是人类被分成了：一种是可以肆无忌惮地杀害的民族，如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伊拉克人、伊朗人、库尔德人；另一种是石油人：他们是科威特人，你不能在不惊动帝国的情况下碰他们一根汗毛。

(三) 返回王国花园

在听到风声后，你就到达了这里。莫利纳、埃尔托卡尔、阿奇多纳、安特克拉、埃尔乔罗、阿尔代莱斯、康塞普西翁、格拉纳达、阿尔罕布拉宫、塞维利亚、马拉加，都是记忆中的船头。在这里，卡门·维德·阿罗查像一朵受伤的花一样，在玛利亚·马格达莱纳的声音中重获活力。诗歌让诗人们免于一切不幸。没有最后的歌曲，只有脱离困境。悲伤的人，得救的人，受到悬崖和危险惩罚的人，皆因焦虑和悲伤而晕眩.....

晚上，我和智利诗人塞尔吉奥·帕拉一起在夜里走着，他的一支小烟斗烧焦了巧克力.... 烟雾往外弥散，一些区域在这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塞尔吉奥看起来像一只被风吹进黑暗中的鸟，与他的同胞埃内斯托·瓜哈尔多是如此相似，却又如此不同，他安静得像圣人一样，给人漂泊的印象，紧紧抓住一根温柔忧伤的木头..... 他总是拿着瓶子，一天早上他即使已经醉醺醺了但也很庄严（他是《摸索》的作者），一天半夜，在关门前不久，他突然大喊大叫并开始咒骂欧洲-拉丁美洲青年中

心。他弄坏了接待处入口装饰用的旗帜，并引发了骚动.....
我们按照从地狱归来的人的方法行动。

我们就这样离开了，从某个失落的痕迹中，重新开始旅行。回归就是出发，就是甜蜜的牺牲。成为一片漂浮的区域，重新融入同一起源。我们在屈服中超脱，在快乐的巡回演出中庆祝发现和重逢。在这个短暂的王国里，灵魂得到宽慰，将它的繁荣与花园融合（超越花朵）。

阿鲁斯

我很快就知道了，爱情诞生在被捆绑的月光王国。一种明暗不定，神秘而迷人的命运，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屈服于无可挽回的事物，并在这些地方成长。

每当一个人的灵魂倾向于风险时，他就容易陷入爱情。我们在对方身上存在，一条无形的线将我们的肉体和精神结合在一起，参与一场美丽的战斗。这场战斗不乏命运般的、随机的光环，就像一场决斗，我们最终将拥抱空气。

我早先就明白，爱情意味着冒险。冒险去感受自己被意外地扔进一片荒芜之地，在那里，每一个开始既预示着快乐也预示着痛苦……这也是遗弃与幸福、狂喜与悲伤的前奏。一瞬的倾心，注视我们的神秘眼神，很多时候都是盲目的，不再是预兆，而是决定性的宿命。触摸、嗅闻、打开、拆除身体，无论是在床单上面还是下面，不再是一场美丽而不流血的游戏，直到我们开始在所爱的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从那里创造新的共存领域，只有一条短暂的界线，当需求涌现时，就会被抹去。我们保持警惕，直到我们醒来，陷入疲惫，就像在风暴中迎来和平与休战……

我曾在窗前探出脸庞
眺望总是被毛毛雨打湿的匆忙世界
世界总是湿漉漉的
空气
颜色
都是如此…
想象爱情
仿佛听到一曲木笛悠扬的旋律

做一辈子的恋人。受伤，感受树木的阴影，驯服棕榈，留住草地，留住唇间之河，不放弃任何美好。在星空下露营，让蓝猫在屋顶睡觉。每一个吻都唤起无尽的感觉，在一个没有风打扰的地方终结我们的寂寞。

与山鲁佐德¹携手并进 远离父亲

他不认识我。疯狂的风车再次在他的头发上诞生
他回到了自己的土地.....
父亲，你已经去世了吗？我诅咒你
斯拉夫科·祖普奇

每位读者的初衷都是跟随我们所看到的文字，继而被文字吸引到某个看不见的地方，灵魂和理性将在那里相遇。在那个空间最透明的边缘，战胜一切的是热情。想要被一首诗的明亮温暖，只需默默地走在深思旁边。面对一个快乐的故事勇敢尝试，直到这个动词，在记忆中变为形象，变成亲密的旅伴。

(一)

胡安·卡洛斯·门德斯·盖德斯（1967年出生于巴基西梅托）几乎同时构思了他迄今为止出版的两部作品，并内化了这些发现。这两部作品是《建筑物的故事》²和《山鲁佐德的复活》³，它们结合了叙事和“散文的散文”，被双重形象无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复活》中的山鲁佐德是古老历史的象征，而创造性的轶事可以说是这部作品的骨架。和阿德里亚诺·冈萨雷斯·莱昂或爱德华多·连多一样，胡安·卡洛斯·门德斯·盖德斯最终也被这种魅力所吸引。在他的散文集中，理论上可以解释的东西同样出现在他的叙述中。他有节制地运用一种诗意的语言，这与他前辈们所操练的夸张修辞大相径庭。这也让我们看到第一个出自山鲁佐德之手的，由门德斯·盖德斯建立的象征性区域，在这里，他建造了一个情感与理智

1 译注：山鲁佐德，另译雪赫拉莎德（Scherazade），《一千零一夜》中的虚构人物，她自愿嫁给因妻子不贞而迁怒怨恨所有女性的国王山鲁亚尔，利用讲故事吸引国王注意，每夜讲到精彩处天刚好亮了，国王因此不忍杀死她，因而拯救了其他无辜女子。

2 作者注：胡安·卡洛斯·门德斯·盖德斯，《建筑物的故事》（Historias del edificio），加拉加斯，瓜莱拉·雷帕诺出版社，1994年。

3 作者注：胡安·卡洛斯·门德斯·盖德斯，《山鲁佐德的复活》（La Resurrección de Scherezade），梅里达，太阳基金出版社，1994年。

和谐共存的地带，就像恋人们在彼此的关怀中安静地相聚，没有喧哗的交汇……

(二)

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位作家与斯拉夫科·祖普奇（1970年出生于瓦伦西亚；另外两位作家是德拉吉·索尔和温科·斯波洛克蒂瓦。作品名称《谁杀了你？》）同是国内青年叙事中最有才华的人：他们两个人，连同伊斯雷尔·森特诺，他最近的作品《魔鬼尾巴和其他故事》，证实了他是近年来委内瑞拉最杰出的讲述者之一。里卡多·阿祖阿耶、鲁比·格拉、纳尔逊·冈萨雷斯·莱亚尔、路易斯·费利佩·卡斯蒂略和埃洛伊·亚圭·雅尔克聚在一起，正在孕育一种值得密切关注的故事文学，因为它对现在和未来都产生了影响……

《建筑物的故事》（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以本书为标题，第二部分是“其他故事”）经过反复探索，最终选择以加拉加斯这样的城市作为故事的主要舞台。在这座建筑的“公寓”内外，犯罪分子，警察，偷窥者，蒙面人，自杀者，精神错乱者，受害者，精神病患者，恋人，儿童，老人等人物如洪水般涌现，他们不断地被暴力的命运所淹没。在这里，人物几乎总是被镇压，被犯罪团伙之间的对抗、被贪婪的消费主义、被爱情中的恶意、政治环境、荒谬、厄运、迟来的幽默印记，还有被梦想的无尽跌落所击败。

这种苦涩的配方采用梦幻、叙事、电影般的手法，展现了一系列不规则的场景，有时以凝固的闪光方式拍摄，有时像是一个逐层下降的阶梯。因此，故事中的声音带有隐喻的色彩，呈现出某些线性特征。虽然主体编织出不同的情节，但最终都在绝望和无可奈何的顺从中达到高潮。

我跑到洗手间。我不认识镜子里的自己。我用手指摸索，感觉到骨折和韧带撕裂。然后我想起了舒曼的协奏曲……我尖叫，但黑夜千疮百孔又渗透着期待，一次又一次地将我吞噬和溶

解。（《在黑暗中窥见一张脸》，第55页）。

男孩犹豫了。他打量着两名警察的脸。他观察着那些用惺忪的、发红的睡眼看着他的老人。然后他把右手放进裤兜里，眯起眼躲避阳光。他没有时间听见枪响。（《通讯》，第57页）。

这些启蒙故事，被荒凉的城市诗意所吸收，其中，“与其说是作者故事里可见的结构，不如说现实的结局才更令人惊讶。”

在那些故事中，如果胡安·卡洛斯·门德斯·盖德斯向拯救我们和杀死我们的城市致敬，那么他的第二部散文作品和他自己本身，都将受到这一代和前几代作家们的关注。

在这些文学反思中，他使用诗意的散文来表达一些来源，这些是评估这位作者亲和力的关键因素：从博尔赫斯和巴尔扎（二者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到蒙特霍、《交通》和《瓜伊尔》，包括（赫克托·塞哈斯曾说过胡安·卡洛斯是这些组织的“官方理论家”）帕德龙和阿罗扎雷纳，直到成为最近一批国内叙事作家的新晋代表。

在《复活》中... 诗歌的幽灵与广阔的泥土共存：从土地到鸟儿，树木，世界的城市，街道的喧嚣，渴望的女人的身体，再到分裂，从那里，我们来到了地狱中父亲被捕的关键。如果山鲁佐德（正如我们在开头指出的那样）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引诱我们接近他的怀抱，第二个普遍存在于这两部作品中的男性父亲形象，将以遥远和可怕的形式重现。

像《复仇的长期职业》⁴这样的文章，从父亲缺席的视角（巴尔扎和祖普奇）进行，在他的短篇小说《我穿制服的父亲在图尔比奥河撒尿》⁵中进行了重塑：“我必须做点什么”，我喃喃自语道，我停在自己三岁时的画面中，爸爸随意地走过房子，他看见我在花园里，却假装不认识我。

两本书在两种交替的潮流中漂浮：山鲁佐德总结了女性的

4 译注：*El largo oficio de la venganza*

5 译注：*Retrato de mi padre uniformado orinando en el río Turbio*

永恒青春的篝火

理想（以她作为感性和文学的对照），概括为舒赫拉查德；另一个是对父亲不祥预感的全面展开，两者都被扔进了同一个沙漠。他们张着嘴仰望天空，天气阳光明媚，成为致命而残忍的天使的受害者。

信仰的其他支点¹

世界上有一个自由区，那里的价值观是记忆的洗礼、出生证明、出生党派。回忆者们都知道，仅仅保存回忆是不够的。因此，珍藏曾经经历过的东西在永恒的乞求中履行了它的使命。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见证信仰，沉浸在无邪的狂喜之中，又知道自己已经迷失，仍要昂首挺胸地抵御一切激烈的痛苦。

也许这就是那间西部民间博物馆“萨尔瓦多·瓦莱罗”（由弗朗西斯科·普拉达·巴拉扎特领导）的主要方向，通过雕塑、雕刻、陶器、绘画、挂毯、保存委内瑞拉的文化记忆，展示我们国家最纯粹的艺术家的作品，理想，希望，他们的每件作品都以农民的名字，或一个生活在特鲁希略州埃尔科罗拉多州山脉的普通村民的名字命名。

萨尔瓦多·瓦莱罗努力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灵魂捐赠者，这在委内瑞拉民间艺术家中确实是非常特别的人物，一名被国界之外认可的全国典范。他的生命在最残酷、最动荡的生存旋涡中被锻造出来，然而，他赢得了绘画和像天使一样的生活方式，他有一个永远迷人的视野，和一颗返璞归真的宽容之心。

（一）

西部民间博物馆“萨尔瓦多·瓦莱罗”： 坚守的开放之门

萨尔瓦多从未停止成为被云层触及的荒原居民。他的影子仍然在埃斯库克涉水行走，释放出苦瓜花瓣的露水；他砍柴，以便让无助流浪的孩子们可以在他的翅膀下得到庇护，在一幅画中，他被困在彗星上，远离地平线。

但不要误解，除了他近乎神话般的天真之外，这位模范的精神已经通过人民的积极反抗锻造形成。他高度关注我们英勇的过去，与之形成了密切的认同感，一直陪伴着他直到去世。正如他用孩童般的眼睛描绘线条和图案，他也描绘了包含在一种非常原始的异教信仰中的帝国的罪恶和宗教的神圣化。这是

¹ 作者注：1991年11月。

置于岸边一侧的，创造性的清醒，总是试图远远超越生活强加给他的限制。鉴于善良都有其回报，历史希望委内瑞拉最重要的民间艺术博物馆以他的名字命名。萨尔瓦多·瓦莱罗在遭受种种灾难和不幸时表现出的抵抗，如何克服每一次跌倒（父亲的悲惨死亡，成为孤儿，贫困的苦难，灵魂的忧郁），他的遗产和使命使他能够理解最优秀的人类事业。这些都是今天博物馆的灵魂和理性所在，博物馆将光荣地延续着萨尔瓦多的事业壮举。

安第斯大学引以为傲的是作为一家追求高尚目标的机构，同时一直向文化事业的发展敞开大门。这家机构于1976年在特鲁希略成立，已经举办了三届全国民间艺术双年展，并得到了委内瑞拉文化界的一致好评。这些双年展激发了潜藏在追求华丽或异国情调的幼稚愚昧之中的潜能的释放：埃洛伊萨·托雷斯、安东尼奥·何塞·费尔南德斯（戴戒指的人）、安东尼娅·阿祖阿耶、纳沃尔·特兰这些人的作品成为了这个文化中心的艺术遗产，这里汇集了委内瑞拉最重要的流行艺术收藏品，是委内瑞拉同类型博物馆的典范。

（二）

10月24日：国际民间艺术双年展， 可能的乌托邦

我们即将迎来盛大的“萨尔瓦多·瓦莱罗”双年展开幕式，这次展览具有国际性质，是“美洲世界艺术节”的一部分，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赞助。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创意代表们聚集在这里，值得我们的认可和支持。不知何故，我们在不需要强行靠近就能踏上《波波尔·乌》²的启蒙之旅，参观其原始的深度。作为萨尔瓦多·瓦莱罗留下的遗产，他的传播没有太大的野心，却实实在在地结出果子。他有一位令人钦佩的追随者——纳沃尔·特兰，让我们感到安慰和愉悦。这位受欢迎的艺术家从底层开始，创造了诸多不可能的事情。他是土地的耕耘者，玩具制造商，用黄铜和竹子制作四弦琴，用雪松

2 译注：《波波尔·乌》（Popol Voh），亦称“议会之书”，是生活在南美洲危地马拉马雅文明基切人的圣书，讲述了基切人古老的创世神话、诸神的故事、基切人的起源、历代国王的事迹和建国故事。

木制作小提琴，是原材料的发明者，他的艺术品充满了色彩和独创性。纳沃尔在“萨尔瓦多·瓦莱罗”双年展上两次获得重要奖项，从而证明历史往往像风车的轮子一样是流动的.....

许多手和画布充满了这些杰出人物的心灵，他们天赋异禀，创造了奇妙的创世奇迹。他们是神话、习俗和传说的沉默堡垒，也是守护者，注定被暴君排斥，却又幸运地被他人拯救.....

世界，这些独特创造者的想象力，为当代视野中创造了另一种阅读方式。弗朗西斯科·普拉达·巴拉扎特在他的文章《萨尔瓦多·瓦莱罗，人类，魔法和宇宙》中告诉我们：

永恒青春的篝火

塔里克·威廉·萨博

胡里奥·瓦尔德雷 维京太阳

遥远的派遣。战败者们今天在无助的边缘困惑：祈祷离去，去往不再重复挽歌的地方。一个毁灭性的神圣时间，帮助了我们。这种芳香的毁灭揭示了泥泞：污秽的光，鸟儿和船只的岸边，午夜时分，击沉了那些来自街头和饥饿的人们。

我们与癫狂为伴。在绝对的庇护所的底部。绳子就绑在我们遭遇海难的岩石上...

我们在空气的边缘呼吸。胡利奥·瓦尔德雷1954年出生于梅里达的拉布兰扎斯，他的作品《维京人》¹在太阳下盲目地绕圈转动。在他丰富的诗歌作品中，包括那些已经出版的和未发表的作品，一本简短而可爱的书脱颖而出，那就是《休闲报纸》²。在这本诗集中，幽默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无法挽回的深渊。如同怀旧的嘴唇，这些短篇故事融合了泥泞和钟声：

我曾想成为一名伟大的赌徒
乘坐游轮旅行，拥有自己的赌桌
被女人包围，带着牌和骰子
游遍欧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
我想成为黑夜的骗子
而非这样的公民

(二，第14页)

青春的口音，无忧无虑的回忆，甜美和痛苦，像喝水一样在书页上扩展。经过卡图卢斯、兰波、金斯伯格、卡德纳尔、瓦莱拉·莫拉和一部又另一部的西班牙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训练，瓦尔雷德开始编织他自己的文字，成为失落航海家的灯塔。《休闲报纸》是对一个承担了失败、幻想、梦想和痛苦代价的人的紧凑记述，像被野蛮无情的城市撕裂的编年史家，我们的诗人将他的诗句反转为公理。他展开了词语的转角，打磨

1 译注：Vikingo

2 作者注：胡利奥·瓦尔德雷，《休闲报纸》（*Papeles de ocio*），蒙特阿维拉出版社，加拉加斯，1986年，第63页。

永恒青春的篝火

韵律的棱角，并赋予这些难以维持的愿景以优雅：

登上火车的时刻到了
离别旧日的同伴
像葡萄酒一样
离开孤寂的夜晚
听一曲动人歌声的时刻到了
在房间的黑暗中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察觉到自己已经改变
回想起曾在这里的女人
她已不再回来
是时候离开这片风景了
知道有一天我们将醒来
在地球的另一边。

(二十一，第33页)

在瓦尔雷德那一代的诗人中（如威廉·奥苏纳和赫苏斯·萨拉萨尔等），他们继承了60年代在委内瑞拉诗歌中崛起的根深蒂固的主题，城市和疏离的后果不断包围人类并造成了混乱，瓦尔德雷在内省和放荡中，被再次流放：

一种基于对话和内心独白的语言，总结了他所看到的和被截断的东西：

我也曾见到
被遗忘在港口的船只
夜晚
男人们在酒精中生活
年轻人在酒吧和妓院
寻找爱情
女人们迷失在自己的梦中。

(三，第15页)

(...)

塔里克·威廉·萨博

我看到了那些喝醉后走过很多次的街道
郊区，路灯
垃圾桶旁边的几只猫
卖家已经打烊
我听到他们的狗的低语...
我变成了自己怀旧的牺牲品

(四，第16页)

瓦尔德雷在他的第二本书（他在1982年出版了《黏土》）中抹去了他初期诗歌创作中对安第斯风景的深刻记忆，并承认自己是一个行动者和见证人，他在加拉加斯有一个特定的活动中心来发展他所关注的主题。郊区、小巷、黑暗的人行道，它们强迫着一种表述，城市不以打磨过的高尔夫球场，或是建在山脚下的乌托邦风景为代表，城市是眼前的刀剑和瓶子碎片，是被击败的拳击手在小房间里睡觉，好莱坞演员在拉丁美洲的某个酒店休息，是流浪汉，乞丐，妓女，是法国五月革命，是托洛茨基³，凯鲁亚克，中美洲，《苦涩的草莓》，这些都在唤起60年代无法承受的英雄主义过去的回忆：

我任由胡须和头发生长
我坐在酒馆里，与自己交谈
谈论我的过去
我发现旧日的伙伴进来了
他们不认得我
于是我感觉到眼前
严重失利的波浪
我意识到我在最后的战争中
失去了快乐

(十一，第23页)

《也许我没有死》，《没有人能谈论我曾经历的一切》，
《现在我必须回去》，《我住在这个港口》，《长长的火车经

3 译注：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879 - 1940，俄罗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和作家，是布尔什维克党主要领导人、十月革命指挥者。

永恒青春的篝火

过这里》，《我回到那天》和《一些痛苦》，这些诗歌最终将忘却忧郁的漫长隐喻和全球化……第二部分只有三首诗歌涉及到爱情，《六十年代我认识了披头士》、《鲍勃·迪伦》、《塔斯卡·唐·索尔》和《爱德华多·西丰特斯》，这些诗歌则打开了一个括号，再次向一个颤抖而可怕的时代、人物和历史致敬，它们不可能被保存，也不可能被放弃。通过《休闲报纸》这部作品，胡里奥·瓦尔德雷被视作本国最年轻的杰出诗人，并极有可能探索和突破本国诗歌中的其他壁板。他广受赞誉的诗歌作品《模仿曼努埃尔·班德拉》最终奠定了这种基调：

这就是我想要的最后一首诗
躺在这个花园，看着星星掠过
不断地重复，一直观察
在我上面，宣誓放弃了那些
占领了我祖国的人之后。
一首不断提醒我的诗，无论我在哪

我们创造或失败

“三根之树”¹像一个站台，用直觉保护着它的果实，为厌倦了在阳光下裸体行走的村庄遮荫。这是存在于我们民族文化记忆中的道路，思想和行动在这条路上永存，也是一条我们用手中的臂章和钢铁来识别的道路，在这条路上，萨莫拉在人民主权的旗帜下被预言。“我们创造或失败”让我们回到西蒙·罗德里格斯生命的荒野，回到玻利瓦尔英勇的十字军东征安第斯山脉聚集。白桦树叶，另一簇长寿的荸荠，2月27日和4日复活的声音，法布里西奥被截断的空气，未来的信仰之旅，呼唤所有委内瑞拉人的力量.....

对于和我们一样相信“人民的创造力”的人来说，发展另一种人民权力基础变得迫在眉睫。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今天，我们国家大多数人团结在一个目标下前进，那就是剥夺非法统治者的政权。他们的假面具在很久以前就被揭开了：政治家，公职者，宫廷小丑和选举宣传的帮手们每五分钟就会（以欺骗和投机的名义）召唤人民。我再次重申，人民一直在通过具体的社会行动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今天，在这个国家，如果没有那些长期遭受制度败坏之苦的人民的直接和主权参与，这个国家的任何事情都不应得到认可。这个制度以自由的名义毁掉了委内瑞拉。与大型经济集团结盟的政党一直是毫无节制的腐败的主要推手，他们从手无寸铁的公民手中掠夺，更有些傀儡攀升得到公职，然后变成令人毛骨悚然的木乃伊，为勒索和附庸主义护航。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从未被实行、事实上也不存在合法性的宪法中征服和延续他们的权力配额。而国家的梦想是不同的，它将在荣耀中得到肯定。历史是聪明而无情的，她珍藏着镜子，而水面会再次映照。明天，这个经历了如此多战争的国家将会认出它自然的领袖，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未曾露面，国家将与他们一起迎接新的挑战。在市

1 译注：三根之树（El Árbol de las Tres Raíces）是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的哲学基础，它以三位重要的委内瑞拉革命领袖的思想和行动为基础，他们分别是：西蒙·罗德里格斯（玻利瓦尔的老师）、西蒙·玻利瓦尔和埃塞基尔·萨莫拉。这个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从一群委内瑞拉军人发起的秘密革命和玻利瓦尔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旨在解放委内瑞拉人民，摆脱不平等、贫困和寡头统治。三根之树的概念代表了教育、独立和人民斗争的结合，以实现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社会。

永恒青春的篝火

镇、农村和城市地区，存在着代表玻利瓦尔民主基层自治运动和民主建设的个体：人民游行，有着具体目标的激进斗争，不受阴谋党派主权的控制，动员最广泛的阶层为争取社会、经济、政治权利意识而斗争。今天，这些将成为大多数委内瑞拉人的共同经历，他们拒绝成为衰落暴政下的绵羊。

当前的局势中出现了一些清晰的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人民想要自己代表自己的意志。为了真正行使民主权力，新的政府和民主形式将在实践中产生。

爱德华多·西丰特斯¹ 诗人

被遗忘的边界是脆弱的。这条脆弱的线，在容易腐烂的地方被尘埃打败，也曾用它的魔法指向人群中随机挑选的灵魂。

这些特权的大部分受益者从未意识到他们所招致的愤怒。爱德华多·西丰特斯永远无法再亲身体验他热情的崇拜者和朋友们，如何热烈地保护他以及他丰硕的作品免受冷漠和抛弃。他作为一名军官的小小身躯最终无法承受如此多的不公和折磨，在科科亚尔战区基地²的遭遇使他不堪重负。《仪式》、《召唤》、《标记和密码》，以及最近出版的《诗歌是一场游戏》³等作品，是热情的守护者，他们没有降下旗帜，也没有牺牲它们的歌唱。

阿尔弗雷多·阿玛斯·阿方索、古斯塔沃·佩雷拉、阿纳尔多·阿科斯塔·贝洛、贝尼托·伊拉迪和许多来自委内瑞拉东部的许多其他十字军（“诗歌”散落的叶子是诗人忠实的守护者）今天正在庆祝一个永恒的声音，这种声音使我们深感尊严和崇高。

一个早在青春期能从那首诗中认识到英雄主义的人，今天我们与阿玛斯·阿方索一起宣布：

但我对爱德华多·西丰特斯的记忆并非如此.....我在“诗歌”中看到开始浮现一片极光，一团火焰，一种光芒，一种新时代到来的征兆。我看到旗帜再次升起，与维多利亚山一起，就像在胡卡尔的大草原上，在巴尔布拉的山坡上，在拉普尔塔的石缝间.....在这场

1 作者注：爱德华多·西丰特斯（Eduardo Sifontes，出生于委内瑞拉安索阿特吉州巴塞罗那，1946 -1974 年）是一位音乐家、造型艺术家、专栏作家、诗人、叙述者和文化推动者。2006年他被追授何塞·安东尼奥·安索阿特吉勋章。

2 译注：这类基地被称作Lo Teatros de Operaciones (T.O.)或Campos Antiguerrilleros，这里指罗慕洛·贝坦柯尔特和劳尔·莱奥尼政府执政期间对委内瑞拉人民施行酷刑和人权侵犯的场所，其中包括这个位于苏克雷州科科亚尔的基地。

3 作者注：爱德华多·西丰特斯，《诗歌是一场游戏》（La poesía está en juego），加拉加斯，断剑出版社，1991年，第55页。

永恒青春的篝火

大火中，我看到西丰特斯正与黑暗决一死战.....

科科亚尔以西¹

(一) 自由区的拱门

普通的农田、空气中的绿色植物里，响起安魂曲。火刑架上的海岸：你的北方，热情洋溢的花季，死去的鸟儿和逃脱的猎人……我们选择在一个不完整的领土中做梦，我们屈服于机遇，屈服于不可避免的命运之轮。1979年，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我得以紧紧抓住这条叫做爱德华多·西丰特斯的地平线：一期令人难忘的杂志《在安卡斯》（由提格雷诗人拉蒙·奥达达斯创立和主编）向我们展示了一条永远无法抹去的悬崖烧焦的印记。

《仪式》²是西丰特斯生前出版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作品。在这部作品中，热情、反叛和流离失所像暴风雨一样无情地掠过书页。这本书也包括了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诗，它们的形式无可挑剔，印证了西丰特斯在生活中穿越严酷山谷的经历。因此，这些叙事中反复出现的主题（1970年“何塞·安东尼奥·拉莫斯·苏克雷”比赛二等奖）都遵循了一种严谨的存在主义，这几乎贯穿了他所有的文学作品。

毫无疑问，这位作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政治暴力中最忠诚的参与者之一。“诗人”不仅很年轻就加入了东方游击堆，参与革命行动和其他的兴趣对他来说同样重要，例如音乐（他在巴塞罗那市政乐队中演奏单簧管）、素描和绘画，他甚至留下了一本关于艺术和其他相关主题的反思作品。然而，正是通过他的第一部故事作品，命运中被抑制的力量得以释放。

(二) 《仪式》：记忆的资源。 见证和唤起

这本书的结构，以及作者的生死，都带有不敬和不寻常的

1 作者注：加拉加斯，1992年4月。

2 作者注：爱德华多·西丰特斯，《仪式》（Rituales），蒙特阿维拉出版社，加拉加斯，多奈尔收藏版，1972-1992。

永恒青春的篝火

印记。在这里，大量充满图像和隐喻的文本与短篇小说和短篇散文诗交织在一起，在形式上毫无瑕疵。整部作品的主题多元而亲密。这种唤起将是持久的。亲人、朋友、同伴、科尔内利奥·阿尔瓦拉多、“艾尔莎”（理想化的情人）、在草垫上交配的修女、手枪的名字、风景，那些甜蜜事物的瞬间得以保留。

她把拳头放在胸前，就像忏悔的瞬间。她说出“早上好，老师”，我吻了她的左眼，她眨了眨右眼，这让她小小的身体颤抖得像受伤的小动物。

我在音乐会上和合奏团一起安静演奏了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一号协奏曲，她坐在地板上捕捉着我的一举一动（第76页）。

回到童年的转折点，特定的地方才会出现的壮观氛围：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锲奥，伊万和我在布拉斯的草地上杀死了三只白色的母鸡。11年后，它们仍然在克鲁兹维德和梅索内斯的森林中追逐我们。我们在山里迷路了，又饿又渴，把箭扔进了河里。三只母鸡温热的鲜血缓解了我们的饥饿和口渴，然后我们用它们跟加比娜交换，得到了少女在满月之夜温暖的性爱时光。三只白色的母鸡，没有血，没有内脏，只有羽毛和内部响亮的空气（第89页）。

西丰斯特对武器有特殊的嗜好，对即将实施的行动感到兴奋。

... 埃尔弗拉科把他的伯莱塔手枪交给我清洗，周五就有行动了，诗人...（第15页）。

最后，我们停下来，藏在一堆拼贴建造的小屋后面。三名同志坐在房间的对角，房子是用烧过的玻璃瓶和水泥制成的...（第13页）。

(三) 预感和告别，源泉之水

这部作品从头到尾都表达一种强烈而迫切的沟通意愿。在书里，行动者是全能的，他事无巨细地掺入了大量详细的描写。幽灵般的图像一闪而过，黑色幽默，与现实的即时游戏成为一个开放空间，梦想被残酷地烧毁。四把执着的刀刃将和这些页面紧密结合，一起怀念失去的岁月，游击战斗，将性爱作为理想化的梦幻行动，死亡则间歇性地不断徘徊和出现。

《仪式》是一本预言性质的作品，生动而准确地指出了开放性的事实，将我们带到了科科亚尔集中营的“3号建筑”面前，政治警察的酷刑面前，成为他与我们永别的不详原因，其中对于³“科诺波伊马 像与另一滴水如此相似”（第57-60页）有生动描述⁴。作者在写下这些文章时年仅22岁，生活还处于奇异的美丽，时而透出神秘，尽管表面并非如此。让被抹去的黑暗生物成为主角，是作品中另一个清晰的标志，他们是美元和跨国交易过渡中的平行世界的英雄。这是一种快速的，敏捷的写作，由多彩的瞬间组成，明亮的细节深入隐喻的瞬间：

我的邻居卡门，鲁本的妻子，一丝不挂地泡在河里；古斯塔沃·克里姆特⁵画中的三根黑色阴毛从她身下伸出来，美丽，优雅，水让它们在空中无休止地绽放（第61页）。

有一天，创作出《召唤》和《标记和密码》的诗人被虚空包围，多年身体折磨的后遗症变成了致命的癌症。他们在哪

3 译注：科诺波伊马（Los Conopoima）是定居在委内瑞拉洛斯特克斯的加勒比印第安人后裔，位于委内瑞拉中北部的首都地区。

4 译注：出自西丰特斯的作品《守卫换岗：1962 - 1974诗歌散文汇编》（*Relevo de guardia: Obra reunida, Poesía y prosa 1962-1974*），由委内瑞拉青蛙与狗出版社再版，第148页。

5 译注：古斯塔沃·克里姆特（Gustavo Klimt），奥地利象征主义画家，也是维也纳分离派现代主义运动中最负盛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女性裸体是他画作中最常见的灵感来源之一，他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感性能量，尤其反映在他的铅笔素描画作中。

里？谁是罪魁祸首？谁下令如此恶毒？当西丰特斯成为共鸣箱、月桂树舵手、和这个无尽的不幸夜晚的殉道者，他的刽子手将在某个墓碑的咒语中游荡，被钉在十字架的最深处，以某种方式被上帝无情的刀剑摧毁.....

为了弥补他所遭受的痛苦，我向安索阿特吉州文化部的拉斐尔·杜姆教授和出版主任、诗人菲德尔·弗洛雷斯建议，考虑出版这位杰出的委内瑞拉文学代表的全部作品。这将不仅是对爱德华多·西丰特斯的弥补，更是一种正义行为，祖国会知道如何回报。

从伊拉卡拉到乌托邦王国 新文明的清晰通道

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一种建立在乌托邦理念之上的新文明的思想，会把我们带向哪个神秘的领地？如果我们回顾这次冒险，我们会从在图克雷斯黑暗地窖中制作蜡烛的人那里听到预言：“美洲不应奴性地模仿，而应原创……”也许正是西蒙·罗德里格斯这句简介的话语，最能总结概括我们将在这里讨论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深林潮湿，以及风险背后的预感。

对于道格拉斯·布拉沃和阿尔格利亚·梅莱特来说，接受沙漠的挑战、跨越西方文化的障碍，并用自己的声音介入其中，通过创作《另一场危机、另一段历史、另一种方式》¹这部作品，提出一项根本性的（超越任何哲学质疑）的替代方案，用于指导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人民建立一种民主的自我管理制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历史从未停止过在石头尘埃中，在我们的泪水、复活和空虚的细雨中洗涤双眼，这里有一个明确的意图，基于我们（被授权的）作为历史的主人的身份，要构建话语，然后揭开帝国的面纱，理解那些饱受五百年殖民统治之苦的种族和生命的耻辱，意识到我们的边境在潮汐、希望和死亡之海中挣扎。这值得从智力上付诸努力，在对当前形势进行深刻诊断的同时，提出构想、方案和建议来应对混乱，这就是作者在这些书写中承担的挑战，为了让人们相信，可以通过贡献人类思想的解放，使持不同政见的异议变得可能和可信。

这是道格拉斯和阿尔格利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应对我们委内瑞拉所经历的社会暴力期间一直面对的挑战。这是这部作品中的历史和哲学前因，具体表现为委内瑞拉革命党和民族解放部队的起义事件，该事件在一开始就将“玻利瓦尔主义”定义为一项重要的理论要素，与西方的意识形态框架产生了决裂。

这种初期思想正在逐渐酝酿，进一步发展成（我们在阅读本书时可以看到）主要优点，一方面是好多年前就预见到了

¹ 作者注：道格拉斯·布拉沃与阿尔格利亚·梅莱特，《另一场危机、另一段历史、另一种方式》（*La otra crisis, otra historia, otro camino*），加拉加斯，原创编辑，1991年。

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另一方面，是政党的崩溃。在一个革命领导层几乎消失的国家中，这种革命思想的本质很少被归类（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所困，这种观念没能成为滋养我们思想的本质来源）。《另一场危机、另一段历史、另一种方式》的出现，填补了这种空白，打开了一扇门，被视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哲学讨论和辩论所需要的不可否认的贡献。弗朗西斯科·普拉达·巴拉萨特为这部作品撰写了精彩的序言，除了是一份绝对严谨的历史文件外，还引导读者探索寻找进一步的发现。

《另一场危机、另一段历史、另一种方式》这部作品共有四章，收集了通过精确而移动的语言重构的文章和讲座，这些文章的目的不是用于文学品味，而是要呈现那些当代文明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事件的视角，包括政治思想的危机，超级大国对世界的瓜分，起义和新权力，从未存在过的“社会主义世界”迹象，委内瑞拉三十年的社会暴力，或许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我们与西方在文化和历史传承上的差异是不可逾越的。为此，这些作品强调了需要通过价值观与价值观的对抗来建立直接民主的必要性，这样的民主体系应该建立在有组织的社区基础上，而非政党。除了这个关键外，还将产生许多其他结果，例如寻求非工业科学和技术，恰恰因为它们不是破坏性的，以及通过非破坏性的手段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这些论述在形式和意识形态上都具有明显的创造性视野。我认为，为了配合这种提法，还需要其他实际步骤，这些步骤在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解放性组织》中作了做了总结概括。这个梦想的主体被称为第三条道路，将通过“乌托邦工作坊”建立自由的共享空间，成为一个还未诞生之地的胚胎，只因尚未实现，直到现在，人类也还处于孤独的集体生活的悲剧中.....

这部作品的影响力已经证明因其独特性，在南美的乌托邦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这种理念保留了其内部意识形态，

塔里克·威廉·萨博

保留了斯巴达克，印度巴科阿，萨莫拉²，法布里西奥·奥赫达³和切·格瓦拉的辉煌。这些积极的梦想家同样押注于把人类的幸福与和谐建立在一个地球上的自由国度中。

2 译注：埃塞基尔·萨莫拉（Ezequiel Zamora），1817 - 1860，委内瑞拉革命领袖，他组织和领导了一支农民军队，被称为“红衣军”，在委内瑞拉的各地进行了多次起义和战斗。他主张通过土地改革和取消贵族特权来实现社会公正，并且他的思想对于后来的玻利瓦尔革命和委内瑞拉的社会运动具有重要影响。

3 译注：法布里西奥·奥赫达（Fabricio Ojeda），1929 - 1966，委内瑞拉政治家和革命家，被认为是委内瑞拉民主和左翼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革命阵线”（Frente de Liberación Nacional）的领导人之一，该组织是一个反对独裁者马科斯·佩雷斯·吉梅内斯（Marcos Pérez Jiménez）的组织。

永恒青春的篝火

对国家文学分类的初步探索 吉尔·福尔图尔，先驱和典范

梦境以某种方式将我们带回源头，救赎干燥的情节，固定在早前置于外部的，“欧洲化”的阴影之前。对于民族创作的前景，吉尔·福尔图尔的视角是星光熠熠的时刻。他的名字和形象已经被及时固定在时光中，放在一个像他们那样的人才会展中的地方。他们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选择的人，他们付出了他们的贡献，坚信这项任务所蕴含的解放性命运。

(一)

他为《跛脚画报》的比赛撰写了题为“委内瑞拉文学”的批评作品，这本身就暗示了它的背景。直到1903年的出版之日，这都是我们了解文学在美学演变中最有启发性的文章之一。在那里，吉尔·福尔图尔睿智而连贯地证明了，我们国家的作家，虽然是委内瑞拉人的身份，但却用外国人的眼光看待这片土地和他们的发现。这是吉尔·福尔图尔的作品应被重视的第一个重要特征。他说，在指出革命和反动派的作用之后，把它们应用于文学得出的结论将是：“研究其起源并跟踪其发展”。因此，我们面临着一种以时间和空间的详细描述为中心的分类方式，在1893年至1903年这重要的十年中被界定，这也将是我们的国家为定义委内瑞拉文学所做的首次严肃的尝试。

(二)

很可能正是从吉尔·福尔图尔的批判性著作《委内瑞拉文学》开始，我们国家的历史学变得更加清晰了。以1893年到1903年这十年为例，这部作品的重要性让我们置身于国家写作的变革和转型中，这使这一时期的委内瑞拉文学开始穿上欧洲的外衣，特别是法国风格。

根据我们在开头指出的内容（回到源头），作者告诉我们，自1810年初到1830年初，文学趋势在北美和法国革命中受到社会、政治影响，然而，在文学层面上，西班牙古典精神仍

占主导地位。他以玻利瓦尔作为当时的创新榜样，因为他作为知识分子，展现出不同寻常的智力，尽管带有英国印记，但从未损害过他自己。与玻利瓦尔相对的是当时最杰出的演说家，他们确实完整地保留了西班牙古典主义的印记。

(三)

因此，吉尔·福尔图尔在我们提到的著作中观察到了两个时期：以西班牙古典主义为主的殖民地末期，以及1893年至1903年，以法国精神崛起为标志的这段时期。对于后者，我们的作者并不看好这种欧式文化的存在，因为它夺走了国家事实的主要灵感来源。

他还指出，在19世纪中叶，西班牙浪漫主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补充说，随着胡安·维森特·冈萨雷斯的出现，真正的民族文学出现了，西班牙的影响力随之下降。他将1902年成立的“知识之友”小组与利桑德罗·阿尔瓦拉多的参与视为一个基本的里程碑。他说，1890年出版了委内瑞拉第一部“习俗小说”，罗梅罗·加西亚的《牡丹》。

在《委内瑞拉文学》这篇文章中，吉尔·福尔图尔清晰地勾勒出了他对文学史的分期，同时考虑到我们国家的演变阶段，从西班牙古典主义到法国革命的影响，再到接近我们根源的国家层面的探索。他的作品最终将建立在最后这个阶段。

温柔的歌曲献给勇敢的人民¹

献给索尔和她的孩子们

我们仍然聚集在惊叹的羽翼下。自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就没有停止过对奇妙事物的期盼，那些从神秘中逃脱出来的事物，宣布了广阔领域的划界，而“人民的创造力”总结了他们的激情和灵魂最终的发现之地。

因此，阿里·普里梅拉成为了普遍奇迹的化身，他脱离了电视和大众传媒难以估计的影响，转为靠委内瑞拉人民的支持来发展他的艺术。他的召唤力让人印象深刻，在没有传统广告宣传的情况，没有炒作的广告和传单，仅仅只是通过宣布他会献身，阿里便填满了最宽阔的舞台。

他的才华伴随着他真诚而有魅力的个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歌曲总是能够植根于所有社会阶层。因为在我们国家，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他唱片的家庭，也就是说，很难找到一个家庭未曾受到过他神秘和怀旧的影响.....

阿里·普里梅拉多年前创作了一首颂歌（不是像《悲痛之歌》这样的作品，《悲痛之歌》是我们听过的最美丽的挽歌之一），名字叫做《温柔的歌曲献给勇敢的人民》，这首歌是1810年原始歌曲的姐妹篇，汇集了解放诗歌野性的精髓。

他的声音那么特别，他承诺首先成为一个人，承担思想和行动的责任。他坚毅不屈的性格，鼓励我们像以前一样，像现在一样，继续追求新的荣光。

¹ 作者注：发表于《国家报》A版面，第5页。

— |

| —

— |

| —

一根绳索监视着水的摆动

献给胡安·利斯卡诺，充满爱意

大海，钢铁一般地珍藏着一把扩散谜团、性感和死亡的斧头，谁能避免成为见证。那座在天空下摇摇晃晃的深宅里，一切都能放下，甚至是那些遭受不幸溺水的人。上天赐予人类永不屈服于恐惧的超凡属性，因此，他才会像振荡的波浪一样，轻盈而残忍地在海洋中向内看清自己的内心.....

25年前，当赫苏斯·萨诺哈·埃尔南德斯在构思他的作品《神秘的疾病》¹中的诗句时窥见了那种神秘的光环。这部作品仍然保留着只有真实的作品才有的流畅和新鲜感，通过严谨的创作，剖析了一个感受到过和经历过的艺术的人所能达到的高度。

(一)

悲剧之海 交融与离别

这首诗的关键在于诗句摆动的力量。像大海的波动一样，为聚集在这里的众多诗歌提供了舞台，在海湾、暗礁和悬崖下，主体发出了离别的声音：

在角落里，靠近，非常靠近，最清澈的大海，
远离通向宇宙的街道...
葡萄的洗礼起起落落，或是目光在起伏，
或是被盲目的军团所覆盖的延伸
在漂浮的热气、汗水、船只的呻吟中
像被伏击的公牛一样哀鸣

萨诺加呼唤自然。他将目光投向创造最初的源头。但不像记录瞬间的自动照片一样，也不是用将风景内化让其模糊不清的风格。我们的作者，用一连串的矢车菊、葶苈、木棉、杏

¹ 作者注：赫苏斯·萨诺哈·埃尔南德斯，《神秘的疾病》（La mágica enfermedad），安第斯山脉大学出版社，梅里达，1969年。

仁、芒果、城市地区（这些地区具有未来主义的气息，与人类的异化和毁灭相对），与悲惨而孤独的记忆一起沉没，关注一种唯一的，无懈可击且不可避免的，充满复活和空虚情色概念。

她展翅高飞，肉体，我再也不会软弱，
再也不会被疥疮和绸缎诱惑，深谷
我的坑，我的蛇
再没有了。我睡了。再也不要了。

《吻》

这部分内容汇集了诗集中最精彩的时刻，这是他诗歌创作中另一个激烈的特征。与女性（与他自己）进行一场痛苦而沉默的战斗，提醒她热情，温暖，明确的肉体 and 命运的灾难相伴而生。这与巴列霍²最好的诗句如出一辙，留给我们坚定、初哀的余味：

坟墓还在
吸引男人的女人的性爱

萨诺哈·埃尔南德斯似乎从一个不可持续、封闭和困难的荒原走向了结合和爱情。他向她喊到“你是智慧，用谜语迷住了我的灵魂，让我陷入争议”。没错，成为另一个人的游戏是致命的，但终究可以驱逐或宽恕罪恶，还有邪恶的统治。

（二）

逃离与回归，同一空间和地点的转换

一种随风飘荡的语言，将绸布吹动，短暂而神奇地使它们升起。我们面对着一种经过过滤的诗意，尽管这些文字受到了惊恐、流放、监禁、痛苦的影响，意识到在被腐蚀的国家和世界的无情中，只是一个外来者。这使那些经历撕裂和幻象的旅

² 译注：塞萨尔·巴列霍（César Vallejo），1892 - 1938，秘鲁诗人、作家，代表作品有《黑色的使者》、《人类的诗》等。

程变得可以理解。天使、弥赛亚、圣人和上帝在诗歌中交织融合（就独立的顺序和形式结构而言），构成了“神秘”……就像生活在明暗交错不时沉默的气候下，住在一片亘古的海洋中。然而，说话者并不是像海盗或度假者一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同的是，当面对潜意识突然的绑架，感知就会变得不同，图像也会变得刺眼和感性。

我正在寻找绳索系住
我的悲伤。
我的双手无法胜任，只是五根脆弱的手指，
[不愿咬住我的肉体
需要一根长长的绳索 就像在木棉花丛中
伸展身体的人一样：
眼神摇曳[迷失在来世，奔向“不爱我的东西”
[无论绞死我或鞭打我都不会产生感情的东西”
(寻找)

这部作品完全浸润着自杀者的神圣语调，他试图在绞索中找到解脱和赦免的存在，帮他脱离痛苦。萨诺亚在这部作品中写的是与他家乡密切相关的土地诗歌，是一种幻觉。《神秘的疾病》是横渡一条危险和宽阔的河流。大胆和心理分裂极端感受十分自然，完全不涉及炫技和自恋。自我鞭答是有价值的，得到了追求普遍平静的体面。矛盾，暗示一种沸腾的、迷人的感官状态，被认为是一种真实的个性，这种个性在毫不张扬的情况下，在日益可怖的卑劣权力中生存下来。这也许是从自我鞭打和狂喜中写成的诗歌，绝无任何过度矫揉造作。它是一种完整的声音，像通了电一样，自我闭合和扩张，跟石头扔进水中震荡开的波纹一样，震颤不已：

一样，一样，你用刀杀戮
也在杀戮你自己，你用手触摸
也在被他们触摸。
不好的东西在那里驰骋，把自己吃饱了，
你静静地短暂地潜藏在我的树后，

永恒青春的篝火

离开了
正是这种执着
一遍又一遍
在粘滞的平原上，永远无法言说

塔里克·威廉·萨博

第二章 重新发现的小径

永恒青春的篝火

我看见一个王国的大门倒塌了

在我5岁的儿子伊布拉姆的黑色眼睛里，有些夜晚，我重回了出生和长大的大草原：突然间，带着某种冒险的意味，我逃离了童年时代的河流；那是暮色中的风景边缘，充满了未知，沉浸在瓜尼帕¹悲惨而宁静的光芒中。在那里，在上学的路上，我能发现一些趣事：勤劳的蚂蚁队伍摇晃着搬运蟋蟀的身体，冬天漂浮在灌满雨水的街道里；我们在奥菲西纳沙滩上的足球和棒球比赛，那里被高大的树木环绕，我们会爬上去玩战争模拟游戏；在卡里斯岸边，蒂格雷岸边，博卡埃尔保岸边，那些我们不可得的幼年之爱，像木制长笛一样沉默悲伤，或者像电影“旋律”的结尾，我仍然保留着这些不太清晰的记忆。

转换

在1992年2月4日的“震颤”²后，我们中的一些知识分子代表来到了象征由腐败和偷窃的可耻之人的桌前：我们在街上公开为拿起武器参加起义的人辩护，有尊严地接受我们应得的惩罚：而他们却在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面前宣誓，宣扬他们对“民主”的承诺。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是现代转变者的偶像，被他的另一个自我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卡瓦列罗·阿圭罗³打上烙印，成为贝坦科尔特式⁴现代名人的生动例子：是的，曼努埃尔·卡瓦列罗在革命起义后以人民的名义（在向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致敬后）将玻利瓦尔军队描述为“叛徒，违背誓言的人”，最近，他又毫不犹豫地

1 译注：瓜尼帕，是委内瑞拉安索阿特吉州的一个城市，位于东部地区，距离首都加拉加斯约400公里，该市人口约为10万人，是该地区的商业和文化中心。

2 译注：这里指1992年2月4日发生的政变，由时任陆军上校的乌戈·查韦斯领导，目的是推翻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总统的政府，这为乌戈·查韦斯后来竞选总统奠定了基础。

3 译注：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卡瓦列罗·阿圭罗（Manuel Antonio Caballero Agüero），1931-2010，委内瑞拉历史学家、记者、作家和教授，出版了多部关于委内瑞拉历史和政治的书籍。他对1992年2月4日的政变持批判态度，认为它是一场“军事冒险”，并指责查韦斯的“个人主义”和“民粹主义”。

4 译注：指一个人同意、促成或掩饰与另一个人的行动或关系。这里指与罗慕洛·贝坦柯尔特的关系，贝坦科尔特是委内瑞拉政治家、记者，于1945-1948年期间担任委内瑞拉总统。

永恒青春的篝火

成为“知识分子”活动中的主角，支持2月14日起义中的一位指挥官，以及失败的总统候选人佩雷斯：这是那些恳求政治寡头接受他们，并试图证明他们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破产的人的特征。

在今天的委内瑞拉⁵，如果有一群智力和远见都鹤立鸡群的人，潜在地存在于一些分散的个体中（只因没有计划或凝聚力将他们聚集在一起），这些分散的个体代表一个承诺了共同纲领的知识分子少数派，迟早会感到迫切的责任，并在由查韦斯指挥的民众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日常史诗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提到的这个由少数人组成的核心团体，能够指导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变革进程，他们将在人民面前获得合法性。当下，如果能够成功打破那些精英文化（这种精英文化在数十年前同样被在温顺和狡猾的宫廷主义培养的管理层无耻地利用），让他们腐臭的本性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在民众面前内爆，揭露他们的真面目，再将最坚定的人聚集到身边，占据如今终于属于年轻一代的空间，他们将为斗争历程带来更替。这种血脉的熔炉将是唯一能够摧毁那些在60年代开放的左翼伪意识形态理论家的力量，他们后来在民主行动党⁶和社会基督教党⁷政府的庇护下，成为新自由主义政权的文化官员。

家的宁静

我的小学西蒙·玻利瓦尔学校，是一所由西班牙共和党人创办的学校，他在70岁时仍然每天坚持游泳2小时。下午的世界地理课非凡绝伦，给我们上课的是“费利克斯老师”，他似乎出生在拉曼查；一个用抛过光桃花心木制成的地球仪，带给我们一场又一场印象深刻的地球旅行，从美洲到大洋

5 译注：“今天”指作者写下这篇文章的当下，当时作者并不知道后来的革命运动是否会取得胜利，也不知道指挥官查韦斯是否会当选总统。

6 译注：民主行动党（Acción Democrática）成立于1941年，该党在委内瑞拉早期民主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领导了委内瑞拉的第一个民主时期（1945 - 1948）。

7 译注：社会基督教党（Comité de Organización Política Electoral Independiente），亦称Partido Socialcristiano或Partido Verde，成立于1946年1月13日，是一个基督教民主政党，历史上曾两次赢得委内瑞拉总统选举，分别是：1968 - 1974；1978 - 1983。

洲，从世界的首都，到广阔的海洋，直到我们迷失在这种有限的短暂旅行中。我当时还暗暗喜欢上了我的一位四年级老师，她有犹如月亮一般的脸庞和弗拉门戈舞者的发型，我像往常一样，在放学的路上停在特西基书店的书柜上想着她，我喜欢看书的封面。直到那天，只有9岁的我看到了著名的切·格瓦拉肖像：尽管我早熟，但我无法摆脱切·格瓦拉英勇的形象，早在阅读那本小册子《抗议》时（由基督教出版商出资印刷），玻利瓦尔很早就引导我阅读一系列传记，这些传记就是原始的泉源.....就像坠入一架滑梯，突然掉进充满启迪的区域：武装斗争，革命，诗人，爱情，我们梦想的却永远不会实现的奥秘，黑塞，纪伯伦，尼采，旅行，对于一个开始成长并逐渐脱离家庭宁静生活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突然的。

永恒青春的篝火

有灵魂的诗歌

命运是一帧情节，是伟大的宇宙领域的一部分，与生死之木相连，一种我们与生俱来且不可复制的幻觉，所以我们的“发现”皆非偶然。对于我童年的伙伴来说，学校就是为了完成数学、化学、物理习题而费尽心思。但对我来说，从12岁开始，通过学生代表大会，我成为了班级代表，随后是布里塞尼奥·门德斯高中的学生主席，安第斯大学学士委员会主席，再到委内瑞拉革命党的全国学生领导... 在不断出现的新分歧、痛苦的失望还有竞争中，我幸运地开辟了自己的道路，不断地从书本和街头行动中汲取养分：伊拉卡拉宣言¹，“革命运动的关键点，创造性的断裂，深刻的印记”，“联合起义”，阿喀琉斯·纳佐亚²说的“人民创造力的运动”.....，一种超越日常世界的神秘体验，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不愿被岁月的脚步所抛弃的信念和热情，这种信仰始终出自本能，更对这种本能有着最大的信心和确信：诗歌是比普通生活更高级、更纯粹的状态，可以将人从现实世界中解放出来，抵达独特的无限之地，在那个岛屿之上，我是坚不可摧的自己，我将找到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尽管我知道我能征服的不过是弹丸之地甚至是微小的诗歌理想，但我仍是那个不放弃的人，对诗歌的热情和信仰坚不可摧，就像高耸的篝火中间不灭的烈焰，伫立在黑暗中，对抗黑暗。

心脏地带的城市

记忆是一场降水，时而轻柔脆弱如细雨，时而猛烈到让我们倒下，一如在海洋的辽阔中昏迷坠落的鸟儿。低头坐在树下，我们是沙漠再现的沙丘，是原始文明的新月，天空时而明

1 译注：伊拉卡拉宣言，一份由南美洲原住民和支持他们的人们于1988年在巴西亚马逊地区举行的第一个印第安人大会上发布的文件。它是原住民运动的标志性文件，呼吁尊重印第安人的权利、文化和土地，并谴责对他们的暴力、种族主义和掠夺。这份宣言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被认为是拉美原住民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 译注：阿喀琉斯·纳佐亚（Aquilés Nazoa）出生于1920年，是一名委内瑞拉作家、记者、诗人，创作了诸多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其作品多与委内瑞拉民间文化有关，曾就职于委内瑞拉环球日报（el Universal），于1967年逝世。

永恒青春的篝火

亮如燃烧的地平线，时而灰暗阴郁；我们预感到城邦的回归，河岸的篝火，捕鱼，耕作，一种不想被任何人视为新宗教的灵性复兴。作为春末的一个站点，访遍布拉格；去巴格达，那里的人一半是荣耀，一半是不可能；到苏尔特，拯救她免于死亡的海湾；去阿尔及尔，仍然散发着远古气候的气息；去阿姆斯特丹，沐浴在公园落叶的清新微风中；去米兰，心中的乡村更显绿色；去莫利纳，在回归之地，火车再次启程；去丹吉尔，被神秘的白色晾衣绳包围；去雁塔，去独立的山脉背后，阳光璀璨；去加沙地带，永远傲然，永远不屈，永远不可能投降；去加勒比群岛，去到蓝色桥梁之外；去灵魂永在的地平线，即使当下正不幸；去难以言状的超越历史和时代的风景中，让我们回想起被极端的绝望一再推迟的预感。

卡斯塔尼奥³和人权地图

我明天可能会死去……漂浮在遗忘之前的深处，不被理解；最终被阴谋和嫉妒的圈子包围，准备可能遭受背叛和攻击……然而，我相信，20世纪将是人权取得最大成就的时代：尽管像卡洛斯·卡斯塔尼奥这样的哥伦比亚精神病患者周期性地出现，他是“准军事组织”成员（在当地被粉饰成这样），在该国政府的保护下无人敢触及；卡斯塔尼奥及其手下的行径众所周知，他们在新格拉纳达国家⁴，特别是在其武装力量的默许和同谋下实施开展清洗行动，不管这些地方是否存在支持游击队的农民基础：杀害家禽和牲畜，用电锯肢解手无寸铁的平民，烧毁他们的房屋，强暴妇女；总之，施行了侵犯人类尊严最恶劣的行为，然而这些罪行对于美国国务院和帕斯

3 译注：Carlos Castaño，卡洛斯·卡斯塔尼奥（1965-2004），右翼激进组织自卫军（AUC）的创始成员和领导人之一，1997年组建了自卫军组织，这个组织是由多个右翼游击组织联合组成，自卫军组织声称是为了打击共产主义游击队和毒品贩子而存在，但是也被指控犯下了许多严重的人权侵权行为，包括大规模屠杀和绑架等。

4 译注：新格拉纳达国家（Gran Colombia）成立于1819年，由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三个地区组成，其疆域包括了现在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拿马、委内瑞拉以及一部分秘鲁、巴西和圭亚那地区。新格拉纳达国家的建立是南美独立运动的一部分，它的主要领袖是委内瑞拉的西蒙·玻利瓦尔和哥伦比亚的弗朗西斯科·德·保尔（Francisco de Paula Santander）。1829年，新格拉纳达国家解体，它的领土被划分成了现代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等独立国家。

塔里克·威廉·萨博

特拉纳⁵来说，似乎都还不足以阻止这群雇佣杀手逍遥法外。他们一度威胁要杀死查韦斯总统，并通过他们的“领袖”发表声明，要在委内瑞拉领土上发动一系列恐怖袭击。与此同时，与电影“兰波”⁶的场景类似，卡斯塔尼奥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承认自己90%的收入来自毒品交易，他还公开提到，政府三年来一直拥有一份给他提供经济支持的富商名单，他自己也是哥伦比亚计划⁷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该计划的组成部分包含生化武器，这让该地区最顽强的人权捍卫者保持高度警惕，他们谴责哥伦比亚军队和警察以打击叛乱的名义犯下最严重的暴行，即国家恐怖主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卡斯塔尼奥的爪牙行动如此频繁，而哥伦比亚当局对此表示默许，甚至提供帮助，每当有人提出就准军事组织问题进行磋商时，哥伦比亚当局会背过身去，像盐柱一样石化。

借助圣徒之斧

当物理老师在讲解量子理论的起源时，我正在模仿道尔顿的写作风格，他被自己的同伴处决，还有像爱德华多·西丰特斯在《仪式》一书中那样写作，他曾在拉皮卡⁸待过一段时间，后来因骨癌去世。我看着窗外的小树林，雨中的大树让我感受到潮湿泥土的甜味，我忽然相信，自己是少数被赐予神秘启示的“被诅咒的人”之一。我远离了疾驰和无形的节奏，寻找沉默所留下的浩瀚，我不断地在口头和书面中表达着，用

5 译注：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纳·阿拉戈恩（Andrés Pastrana Arango），哥伦比亚政治家，于1998年至2002年担任哥伦比亚总统。其历史评价比较复杂，他执政期间经历了哥伦比亚内战的高峰期，该国政府和左翼叛乱组织之间的暴力冲突愈演愈烈，同时他也实行了“全面国家计划”等改革和发展，希望通过促进外国投资和减少政府开支来推动经济增长，但未能有效解决哥伦比亚内战等问题。

6 译注：由史泰龙主演的一部系列电影，其中第一部叫做“第一滴血”，讲述了退役特种部队士兵约翰·兰波（John Rambo）回到家乡，但在那里被当地警察无端逮捕并虐待的故事。

7 译注：哥伦比亚计划（亦称为和平计划或哥伦比亚和平计划），是一项由哥伦比亚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达成的双边协议，具体目标是打击哥伦比亚毒品贩运和游击运动，振兴哥伦比亚社会、经济，结束哥伦比亚的内部武装冲突，并制定禁毒战略。

8 译注：是一个位于委内瑞拉东部的小监狱，位于莫纳加斯州的下属市镇圣安东尼奥德瓜亚孔达（San Antonio de Guarayos）附近，该监狱因其糟糕的生活条件和暴力事件而闻名。

永恒青春的篝火

我的诗句，用我的书籍⁹：《愤怒之河》；《圣徒之斧》；《雨之王子和沉默》；《法塔赫》；《堕落天使》，直到1998年，“文学评论家们”仍在称赞这些诗集，但现在他们却要求在公共广场上焚烧这些诗集。无论如何，他们现在因为我身上犹如修筑铁路工人一般的特质而认出了我，我就是那个在机车线下一点点挖掘的人，有一天像鼯鼠一样钻出地面，但不会让自己被光迷惑。

9 作者注：塔雷克·威廉·萨博已出版以下作品——《愤怒之河》（加拉加斯，拉埃斯帕达罗塔，1987年）、《圣徒之斧》（加拉加斯，1992-1993年，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文化局）、《雨之王子和沉默》（库马纳，苏克雷之家拉莫斯苏克雷文化局，1992年）、《法塔赫》（墨西哥教育部，托卢卡·德莱尔多，1994年）、《堕落天使》（加拉加斯，半人马座出版社，1994-1999年）。

塔里克·威廉·萨博

篝火传说 西丰特斯、博尼利亚、莱萨马和瓦尔迪维亚¹

一些艺术家注定成为时代洪流中的神话人物，他们的生命经历往往充满着悲剧和毁灭的波折.....

(一)

几个世纪以来，成千上万的诗人、画家和音乐家重复着相同的仪式，他们杰出的艺术作品以早逝的牺牲作为代价，这种征兆的前期常常伴随着他们心灵、思想和心脏的崩塌。

历史上，通过一代代不平凡的人的经历，我们（珍视他们的足迹的人）有责任去尊重和赞美他们，超越残酷的不人道的文明，以及对艺术家们最不敬的偏见和限制。

为了不提及那些创立了我们这个有思想的生命种族的基础证言，让我们在吞噬了兰波和梵高²、凯鲁亚克和詹姆斯·迪恩³、吉姆·莫里森和吉米·亨德里克斯⁴、切·格瓦拉、罗克·道尔顿或库尔特·科本⁵的烈火中短暂停留片刻，以及在这个轮回中接踵而至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精神和身体在给我们留下了艺术美学和人类文化的遗产后，爆裂成了碎片。

这群天才，包括来自委内瑞拉安索阿特吉州巴塞罗那的诗人和画家，被饥饿、孤独、无助剥夺了未来；在本期杂志中，我们决定向他们致敬，这是一项神圣的责任：因此，没能避免一位名叫丽塔·瓦尔迪维亚的少女在玻利维亚遭到可怕的谋杀，她（和西丰特斯、莱萨马和博尼利亚一样）在巴塞罗那的“阿曼多·雷维隆”美术学院接受了培训..... 她在六十

1 作者注：巴塞罗那，安索阿特吉州，2010年1月12日。

2 译注：兰波（Rimbaud），19世纪著名的法国诗人，1891年因罕见的骨髓癌去世，年仅37岁；梵高（Van Gogh），荷兰画家，于1890年去世，其死因至今仍有争议，梵高去世时年仅37岁。

3 译注：凯鲁亚克（Kerouac）和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文化偶像和知名作家/演员，凯鲁亚克在1969年因为酗酒和腹部出血去世，享年47岁；迪恩在1955年因为车祸去世，年仅24岁。

4 译注：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和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是20世纪60年代的摇滚乐巨星，都因过度的吸毒和酗酒早逝。

5 译注：库尔特·科本（Kurt Cobain）是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摇滚乐队“涅槃”的主唱和创始人，1994年因自杀逝世。

永恒青春的篝火

年代的加拉加斯度过短暂时光后，前往欧洲，在游击队指挥官切·格瓦拉殉难后，她启程回到自己的故乡玻利维亚，就此她踏上了一段没有回头路的旅程。当她正和切·格瓦拉军事壮举的继承者——民族解放军的战士们——在一座房子里时，他们被突袭的士兵杀害。从那时起，丽塔·瓦尔迪维亚再也没有能在她的导师路易斯·卢克西克指引的轮廓中重新相遇，多年后，路易斯·卢克西克也因被遗弃和抑郁而逐渐消磨。在瓦尔迪维亚曾经走过的巴塞罗那的小巷中，她的足迹被遗忘；经过卡乌波利坎、“佩佩”巴罗埃塔、路易斯·卡米洛和维克多·瓦莱拉·莫拉穿越在萨巴纳格兰德的石墙和漂浮的桌子上；在东欧的寒冷冬季中，她一直活着，直到在和平的一个秘密住所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我们来说，丽塔·瓦尔迪维亚是一朵没有刺的残缺之花，在阳光下开放。

(二)

在1977年的12月的一个下午，通过阅读诗人爱德华多·西丰特斯狂野而忧郁的作品，我结识了他，一位消耗了自己的生命，在折磨和酒精中化为灰烬的悲伤的兰波⁶。我要感谢他，让我从诗人和革命者的视角，拥有了双重而光明的人生追求（让我有几乎一样感受的另一个原型是萨尔瓦多诗人和烈士罗克·道尔顿）。我感到惊讶的是，尽管西丰特斯的生活极度贫困，充满了困苦，但他是一位音乐家（甚至在巴塞罗那市政乐队中演奏单簧管），他还在“阿曼多·雷韦隆”学校学习，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叙述者、诗人、素描大师和画家。总之，他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创意世界，这也是他的人民称他为“诗人”的原因。可他却是在年仅25岁时，因一场错误的指控被囚禁在莫纳加斯州拉皮卡监狱，成为青春短暂的一员。在20世纪70年代初被释放的西丰特斯，因身心深受打击，最终在1974年那个致命的夏天被癌症击垮。

6 译注：让·尼古拉·阿蒂尔·兰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1854 - 1891，法国诗人，超现实主义诗歌鼻祖，创作时期仅在14 -19岁，代表作有《醉舟》、《地狱一季》、《彩画集》等，后因腿部感染去世。

(三)

对于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文学的一些新人来说，这个简短的纪念可能只是一场怀旧练习，回忆曾经存在却一去不复返的时光：我们仍然感到自己是那个时代的继承人，因为在“六十年代”，我们构建了文化和政治上震撼上世纪全人类的最光辉的反叛。然而，除此之外，我们也感觉到对于我们国家的一些艺术家肩负着一种道义责任，他们以自身的艺术之火牺牲了自己，就像希腊的埃斯库罗斯或索福克勒斯一样：在这些经历被转化为超越任何虚构火焰的悲剧中，他们代表着一种复活。爱德华多·莱萨马和路易斯·何塞·博尼利亚同样陷入了西丰特斯和瓦尔迪维亚的炼狱。跟西丰特斯和瓦尔迪维亚过去一样，莱萨马和博尼利亚的职业也被自然地认为是诗人和画家：他们两人都在巴塞罗那的“阿曼多·雷韦隆”美术学校担任教师，并像西丰特斯和瓦尔迪维亚一样参与了我们的文化复兴运动，包括“阿里奥斯托的圈子”⁷。直到八十年代，他们在年轻一代中产生的影响在这片被遗忘的平原上仍然受到重视。莱萨马于1985年在其解放艺术创造达到高峰时去世，路易斯·何塞·博尼利亚于1998年在被不体面地遗弃在精神病院中神秘离世。博尼利亚早期在加拉加斯的克里斯托瓦尔·罗哈斯学校和巴黎索邦大学高等研究学院接受教育（1968 - 1973），创立了巴塞罗那“热带一号”小组，撰写关于绘画的论文，探索革命性的艺术，直到他因同一种疾病而精神崩溃，这种致命的疾病曾使无数天才坠入深渊。

博尼利亚和朋友们埃德蒙多·阿拉伊，贡萨洛·弗拉吉和阿尔贝托·罗德里格斯一起把装着纸条的玻璃瓶扔进了永恒的诗歌海洋，尽管博尼利亚提前离席了，但他的玻璃瓶同样抵达了终点。这些诗人们的精神和意志在自身的艺术作品中被消耗，构思人类心灵解放和精神解放的美学表达，然而在今天，人类步履蹒跚，文化作为代表人类最高的高峰，深受蔑视……丽塔·瓦尔迪维亚、爱德华多·西丰特斯、爱德华多·莱萨马和路易斯·何塞·博尼利亚在枯萎的命运中幸存下来：他们

7 译注：以意大利文艺复兴诗人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 1474年9月8日—1533年6月6日）命名的文化复兴活动，其代表作有史诗《疯狂的奥兰多》，另译《疯狂的罗兰》。

永恒青春的篝火

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教训，那就是对于美丽和自由的至高无上的爱。

悬崖之外¹

在无数的岁月和世纪中，灵魂的公园被激情的烈火不断侵蚀，在人生路上不断重建，通过犯罪、泥泞、无助的沉沦，生命总是被崩溃和血腥的极端围困.....

(一)

作为不朽种族的继承人：诗人是千年遗留下来的篝火，照亮我们人类最残酷的秘密.....

发现无意识、记忆、梦想的扩展并不像数百万人称赞的那样，是科学导致的不眠结果；古老的文明带着历史的痕迹跌落最深的悬崖底部，由文字的考古工匠诗人重新将其挖掘和讲述。

那么，是在哪个海洋圆形剧场，在哪个石头广场上.....，在哪里？在哪片燃起篝火的沙滩.....，第一次精英聚集的创立会议举行地.....，在哪里？庆祝话语被听到的原始地址.....，在哪里？在大陆和冰川的遥远时代吗？在山腰的树林中？还是在山脉的边缘...？

在彼特拉克²发掘他的《歌集》之前。在阿拉伯人吟唱《一千零一夜》，在但丁穿行于这些故事之前，在诗人荷马想象蓝色与黑色之前³，在我们一切书写的起源之前。在约伯和所罗门王和他们的伤口、花园和数百名妻子一起殉葬于天降之火之前.....

1 作者注：巴塞罗那，安索阿特吉州，委内瑞拉，2010年5月25日。

2 译注：彼特拉克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和人文主义代表，《歌集》是其最著名的作品，收录了366首抒情诗。

3 译注：荷马被视作古希腊最早和最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被称为“荷马史诗”的作者。此外，据传荷马是位盲人诗人，在此背景下，根据学者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1809-1898）对荷马及其作品的大量研究，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出现了大量对颜色的奇妙的描写，例如“黎明与玫瑰色的手指”，但却从未出现过对蓝色的描写。格莱斯顿同时指出，当时的古希腊人还未发展出明确的色彩感知，他们生活在一个黑白的世界中，只有一些红色的闪光和金属光泽。

永恒青春的篝火

在其他人在看到阿尔塔米拉洞穴⁴中狂怒刻画的铭文之前。在流浪民族从茫茫荒野中寻求走出绝望之前，向空中发出烟雾信号却被天空抹去之前，在达尔文在地狱门口遇见杀人的野兽之前.....

(二)

在纪念碑被军队和人群踩踏而过之前，在预言家们称纪念碑壮观之前：有平等的会众赞美这首歌.....数十亿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唱着同一首歌，一群在二十一世纪享有特权的诗人被召集到英勇的古巴菲德尔，为了捍卫人类的荣誉而高歌。

背叛和懦弱毫无价值。真正的宝藏，尽管有灾难、凶险、不断的破坏，却使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成为现实：这就是思想的道德智慧。

在这场历史性的捍卫人类的诗人大会中，米格尔·埃尔南德斯与我们同在，他是第五团战斗前线的无辜者，是特鲁埃尔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救世主，参加了1937年在马德里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反法西斯作家大会，后被关押，被秘密监禁，被谋杀。而他年仅31岁。

-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到！

在这里，最年轻的烈士，最无助的人，被屠杀的带有圣者光环的人哈维尔·赫洛德与我们同在。29发子弹击穿他的身体。他在青春期用鲜血写成的诗集《旅途》与《河流》，灌溉了圣母玛利亚河的水。今天，赫拉克利特⁵也许会警告他，在同一条河流中溺死两次是多么痛苦。而他年仅21岁。

— 哈维尔·赫洛德。到！

罗克·道尔顿，像被无情钉杀的基督与我们站在一起，他年仅四十岁，仿佛还只是童年。他是嫉妒和背叛的受害者，在充满恐怖的历史中，像该隐杀死亚伯一样被毁掉了。罗克在萨

4 译注：阿尔塔米拉洞穴（Cueva de Altamira）是位于西班牙北部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这是第一个被发现的绘有史前人类壁画的洞穴，洞内有距今至少12000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原始绘画艺术遗迹。

5 译注：赫拉克利特（前540 - 前480），古希腊哲学家，以弗所学派的创始人，被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提出“万物流变”等哲学思想。

塔里克·威廉·萨博

尔瓦多的普拉永镇被刽子手杀害，他半掩的尸体被山上的野兽撕成了碎片，他的亲人和人民再也无法为他送行。

- 罗克·道尔顿。到！

(三)

二十年前，在千年古迹的交汇处，在风中之城，在预言家的梦境中，费尔南多·伦东创办了不朽的麦德林诗歌节，今天我们向他致敬，致敬他非凡的胆量和特殊的勇敢，尽管面临被电锯杀害和抛尸的威胁，仍然坚持做自己。在隔壁（在麦德林和加拉加斯之间）的房间里，哈瓦那国际诗歌节将文字和行动在二十一世纪的承诺中结合到一起，以前人的活动和道德准则为榜样，汇聚了年轻的热情分子，深情的缅怀者，采花者，逃避血腥暮光的人们，我们所处的时代，被一些诗人和艺术家的信念所提升和放大，今天，在所有人面前，我们宣布，政府和爱与和平的王国，感性与潜意识的轰鸣，兄弟情谊与正义，仁慈与宽恕，战斗与真相，社会主义与诗歌联合起来，共同拯救我们人类。

菲德尔万岁！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非常感谢你们！

永恒青春的篝火

梦想的阿雷米¹

午夜时分，东方犹如一艘被点亮的船只在海中央航行。得益于创作者的保护，一股神奇的力量赋予了这片土地极具魅力的风景。卡里尼亚人²把这里当作寄托信仰的地方，一张渔网成为一条鱼虚幻的告别之地，绿色的大草原，黑色的鸟儿，宽广的海洋，上帝似乎也在那里放牧。这些直接滋养了画家和作家的灵魂，他们的才华和牺牲都在这里.....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珍惜这个奇迹，而书籍谦虚地扮演着这个角色：在干旱贫乏的刺激下，拉斐尔·杜姆和菲德尔·弗洛雷斯，作为安索阿特吉州的杰出文化推动者，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出版计划，该计划现已初见成效。通过加勒比文化基金（由文化部赞助的项目），他们出版了文学杂志《阿雷米》，推动了诗歌，故事集和散文集的出版，填补我们州在诗歌，故事集和散文集的出版空白。

不幸的结局最终为光明让路。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最为坚韧的文明，往往是那些在思想和艺术发展中打下坚实基础文明。受到这些洗礼般源头的启发，我们的朋友（在古斯塔沃·佩雷拉、弗雷迪·埃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和拉蒙·奥尔达斯的建议支持下）正在把“加勒比文化基金”打造成一个记忆和希望的聚集地：这是一个收集东方梦想家们完整作品的绝佳机会，就像爱德华多·西丰特斯一样，为人类美好的事业付出了一切。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更好地保留他的心跳和脉搏，向他杰出的文学形象致以小小的敬意。

1 作者注：发表在《国家报》，克罗尼卡斯，A版，第5页。

2 译注：Kariña，亦称Caribs，来自南美洲北部沿海的美洲印第安人族群，他们分为不同的部落或独立群体，拥有共同的语言卡里布语系语言和某些传统，现在主要居住在委内瑞拉、圭亚那、苏里南、法属圭亚那和巴西的河流和海岸地区。

永恒青春的篝火

既不是恐怖主义，也不是毒品选举：宪法权力¹

今天委内瑞拉人民的失望、焦虑、绝望逐渐充满心头，一个无可置疑的恶劣事实摆在眼前。人民怀着善意真诚相信，通过罢免佩雷斯（紧随着2月27日、2月4日、11月27日的歧义，这个历史决定由最高法院在今年5月20日做出）将开启国家变革转型新时代，但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个痛苦的现实：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的垮台使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通过《定点契约》²统治了国家35年。自1958年以来，我们一直知道，政府给我们留下，是一场彻底的失败。一个背离委内瑞拉社会的党派专政，犯下了无数的行政和司法腐败罪行、选举欺诈、环境破坏，侵犯人权和民主自由，并对国家主权造成伤害。

今天，委拉斯开兹总统沿袭佩雷斯主义所制定的路线（正如“第三公路项目”³在适当时机指出的那样，在执行对委内瑞拉人民利益最具侵略性的措施后，而佩雷斯却没有勇气这样做），呼吁达成一项“全国协议”，受邀的人（一如既往）是导致国家陷入灾难的相同因素。该行动范围意在获得几位总统候选人的支持，以重新调整和拯救一个岌岌可危的非法政治体系：只有民间、军方和宗教爱国部门用更有权威的方式为了推动国家的变革而进行斗争，才能成为进步的保证。海军上将拉达梅斯·穆尼奥斯留在内阁是有征兆的。现任国防部长毫不犹豫地通过一切手段表明，他与被罢免的佩雷斯的的关系匪浅，我们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反对军队言论自由，恰恰相

1 作者注：加拉加斯，1993年10月。

2 译注：这是委内瑞拉政治党派社会民主党，基督教社会党和民主共和联盟党之间的一项治理协议，于1958年10月31日签署，旨在推翻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几个月后并在同年12月的选举之前实现民主生活。该协议的签署者承诺在三个方面共同努力：捍卫宪法和根据选举结果执政的权利，制定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家计划，以及保持政党间的团结和合作。因为Punto Fijo是委内瑞拉前总统拉斐尔·卡德罗斯（Rafael Caldera）的住所的名字，也是该协议签署的地方。

3 译注：委内瑞拉第三公路项目是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在1958年担任总统期间启动的一项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旨在改善委内瑞拉的公路网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该项目由世界银行提供贷款，由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工程公司承建。该项目被认为是贝坦科尔特政府的一项重要成就，也是委内瑞拉现代化进程的标志之一。

永恒青春的篝火

反，“第三公路项目”认为，国家武装力量不应该、也不能置身于在我们正经历的历史时刻之外。不同的是，穆尼奥斯部长在他的声明中没有表达国家武装力量中进步和民主官员群体的多数意见；他表现出威胁性和高度镇压性，这与我们要求的根本性变革背道而驰，并试图维持分裂，将我们陷入不道德和破坏性继承主义观点的混乱中。因此，我们对于政府关于最近发现一起政变的说法表示担忧：当警察向全国展示相关恐怖行为的证据时（怀疑与卢辛奇和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有关），穆尼奥斯部长仍然坚持指责革命派试图发动破坏计划，而这些计划实际上是由过去十年间执政的人士推动的。我们反对官方宣布打压委内瑞拉人民运动的言论，对于这一局势，我们提议：

达成一项普遍的代表组织社区利益的爱国者协议，推动由民间人士、军人和宗教领袖组成的国家紧急政府，召开一次全民代表制宪会议，这个会议需要充分的民主参与权，并有权制定新宪法，以实现自由梦想和最美好的福祉。

我们的国家不必走向国际金融资本的命运，也不必重蹈民粹主义的覆辙。存在第三条道路，它以团结互助和集体自治的最佳传统为基础，结合新的工作伦理，这条道路在当前的斗争中已有所显现。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爱国者们正面临一项历史性挑战：表达符合大多数人民主权的政治意愿，拒绝支持政党既有制度，这必须在12月5日的反对派选举中表现出来，这是社会变革的必然要求。

创造第三个千年的曙光 (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宣言)¹

五百年，足以建立一个王国。在流散之地，在孤独和叛逆的北方，一只鸟用它的飞行击败了黑暗。

我们被安的列斯群岛海包围，洛斯伊拉哈拉斯的海岸弧线保护着我们：从双重折射的区域，我们仍然梦想着消除无助，从我们最高希望的崩溃中复原。今天我们见证了一个新时代的成熟。第三个千年，在乌鲁帕瓜²的气味中，我们正在目睹历史的转折敞开大门，指向多重承诺和基础：现在，准备好去寻找失落起源的基本、团结、创造和祖先的教导，去寻找最活跃和最持久的起义。

抵制懒惰，抵制权力的妥协和享乐；打破沉默的共谋，以解放的方式确立人民主权的价值观：这是一场永恒的斗争，在委内瑞拉，照亮了不少殉道者和救世主。

在这些旗帜下，我们聚集了一群思想和行动言行一致的人。一种与信仰和光辉相伴的联盟已经不可逆转地开始受到赞美。

马拉卡，山麓，这支微张的梦想之弓，被洗净的蓝色水域（深蓝水域）；它们目前看来只是无法阻挡的不屈精神的轮廓。从何塞·莱昂纳多·奇里诺斯³的辉煌到自由的纯洁臂章，一种坚定不移的身份支撑着群众的积极力量。

追求美丽就是挽救我们受辱的尊严，挥动反抗死亡的翅膀，发现我们身处集体的幸福之中。光明的胜利就是要打败黑暗的暴政。

决定未来及其想象中的居所需要取消耻辱的庆祝，需要创造黎明。

1 作者注：卡布雷，1992年10月17日。奥古斯丁·加西亚诞辰一百周年。 作者注：卡布雷，1992年10月17日。奥古斯丁·加西亚诞辰一百周年。

2 译注：乌鲁帕瓜是一种原产于委内瑞拉法尔孔州山区的水果，味道苦涩，外观类似于覆盖着黑色硬壳的杏仁。这种水果因其在治疗糖尿病、胃炎和胃溃疡等疾病方面的治愈或药用特性而被法尔孔州的本地人所认可；同时也因其具有壮阳的作用而闻名。

3 译注：何塞·莱昂纳多·奇里诺斯（José Leonardo Chirinos），1754 - 1796，因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发动针对西班牙殖民者和地主的起义，试图建立共和国并废除奴隶制，起义失败后被斩首。

永恒青春的篝火

知识分子和2月4日： 在斧头和虚空之间

2月4日的军事起义，彻底改变了共和国的生活。一群受西蒙·玻利瓦尔、埃塞基耶尔·萨莫拉、西蒙·罗德里格斯等标志性人物启发的年轻军官，表明了一个将明确定义我们当代历史进程走向的立场：当然，这不应该在某种人为的不负责任的话语框架中进行分析；逃避是引领人们走向绞刑台灰色仪式的前奏.....

在这种背景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委内瑞拉持有不同政见，在我们杰出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看来，多年前已不再是一项有尊严的实践：主要是对于那些在创作出无可置疑的高质量作品的同时，还在他们的青年时期观察到了符合集体梦想所带来风险的人来说。

然而，在文化秘书处的大使馆旁边；远离宫廷式的奉承和无用的恭维；在被职业保镖包围的空间的另一端：文化团体和新兴个体正在记录着斧头和百合共存的现实：人们喜欢那个由工匠和诗人威尔默·佩拉萨领导的（来自巴基西梅托）“瓜奇龙戈”文化中心，他们体现了文化的精神：还有那些待书写的页面，与那些希望超越艺术行为的人一起承担责任.....

为了未来的时代，饱含勇气和忧郁；委内瑞拉将在最优秀的人的帮助下得以重建。

当仇恨消退、罪恶削弱，将会出现不一样的声音和旗帜。在1810年的旗帜下，一大群委内瑞拉作家——他们有幸成为“未受邀的人”——前往迎接另一颗流星：那颗在五角星的蓝色中，在火车和船只之外，在天空飘扬。

永恒青春的篝火

剑之旗¹

记忆有时就像一道闪电，在午夜电闪雷鸣，猛然袭来。一连串的影像、反思、疑问、探究，追寻其轮廓、中心点，还有在我们思想中的位置：这个过程常常以真相和不确定性的矛盾为标志，这些矛盾最终构成了真理。我回忆起那些街头活动的日子，那时我们作为支持2月4日和11月27日起义者的家人和朋友，进行了一系列和平占领教堂、为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民众和军人自由祈祷的活动，包括多场音乐会、游行、论坛和全国宣传巡回活动，试图让社会各个领域对我们委员会所组织的特赦运动有所了解。对于这些行动，非法搜查和逮捕这样的惩罚对我们从不吝啬。

(一)

我记得从瓦伦西亚带来的卡拉波沃大学的学生们最初的一个口号：那是一块悬挂在公共汽车上的巨大布幅，试图将希望和不安、复仇和宽恕、视野和勇气融合在一起，呼吁军民团结一心，呼吁玻利瓦尔国家项目的真正核心。这个项目在广场、贫民区、大学和兵营中掀起热潮，通过指挥官查韦斯领导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选举获得胜利，实现了不久前看起来还似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使一个充满了犯罪、贪污、出卖主权、大规模系统性人权暴力的两党专制的独裁制度瓦解：这个制度实行由精英压迫主导的“代议制民主”，他们还信奉这样一个奇迹，把委内瑞拉这样一个富有、殷实国家的人民推向了饥饿和可怕的贫困。

(二)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必须理解当前变革进程正经历的阶段。在推动市场经济的社会革命中，向着构建人民政权的转变意味提高领导核心力量，这种力量高度致力于革命进程的政治、文化和军事先锋行动。这将是一个广泛的委内瑞拉群体，

¹ 作者注：2000年11月5日在加拉加斯的《国家报》上发表，版面A-10。

永恒青春的篝火

包括民间和军队、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农民和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以促进委内瑞拉的全面转型。

军人们具有无可挑剔的学术修养和参与国家任务的精神，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维护军民团结的理念，这是玻利瓦尔国家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目前我们面临着国内外权力因素的威胁，但我们正在强力发展。如果说委内瑞拉人民现在拥有什么保障的话，那就是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卓越的人权法律之一（当我领导制宪大会的人权委员会时，我和团队一起努力实现这一令人自豪的梦想）。在推动人类尊严的意识形态下，我们的勇气和力量是不可或缺的：那些提出军事化的人只停留在表面，他们不敢深究委内瑞拉人民把希望寄托在国家变革上的原因，也害怕支持这项广泛的国家重建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说，种族隔离、排斥和歧视这些可憎的反价值观——在1999年的宪法也被禁止——在当前的情况下，更不应该被那些自称是民主和自由捍卫者的人所利用：我建议他们阅读诺姆·乔姆斯基的《重新思考卡梅洛特》或者《民主的恐惧》。

与我们一起推动这一共同努力的委内瑞拉军人，是这支与落后和歧视作斗争的先锋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袖章¹

点燃蜡烛我被禁止的肖像
在河岸上，他们说
我在酥皮糕点店
在你未完成的灵魂里
醒来
周围是重建的废墟
在我的右手边
一枚袖章像一声呻吟
坠落
在地面上它被炮击

我一直追寻着这些诗句，它们来自写于1992年2月4日军事起义当天的一首长诗。很多人都知道，在指挥官查韦斯的“暂时”的背后隐藏着一股暗流，足以击垮池塘中间的石头。抵抗和诗歌一样，是一种心灵状态，类似于领袖们在广大群众面前的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捍卫一项事业、一种理想的同时，站在人群中的人要坚定不移。一位革命领袖，如果不能将不屈不挠的斗争与思考、坚定中的审慎、情感中的理性、战术中的策略、面对迫在眉睫的危机中的耐心结合起来，最终将无法得到人民的认可，只能逐渐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一些密切关注我们进程的观察者认为，委内瑞拉的国家元首似乎是奇怪的、漂浮的姿态，围绕着他的许多合作者（特别是面对他旅途初期的同伴），没有创造性、批判性地参与总统乌戈·查韦斯对建设国家和正在进行的和平革命的愿景中。如果能从指挥官弗朗西斯科·阿里亚斯·卡德纳斯、赫苏斯·乌达内塔·埃尔南德斯和乔尔·阿科斯塔·奇里诺斯发起的争论中（争论的背景是查韦斯总统坚持调查对于发生在巴尔加斯州侵犯人权²的指控，而乌达内塔一直拒绝承认这些指控）找出

1 作者注：2010年2月27日在加拉加斯的《国家报》上发表，版面A-8。

2 译注：巴尔加斯州，今指拉瓜伊拉州，位于委内瑞拉中北部。巴尔加斯州沿海地区在1999年12月15日发生了洪水、泥石流的等一系列自然灾害，一些人权组织和教会机构声称在灾害发生后，军队对当地居民进行了暴力、虐待、抢劫，指控军队在废墟中处决抢劫犯和强奸犯等行为。

永恒青春的篝火

一些积极的东西，那恰能证实我上面所说的。有些人不明白的是，领导力不仅仅是通过宣布或选票来合法化的。

一个自称“极端革命”的左翼阵营（尽管列宁已经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³中辩证地告诉我们，除了展开合法斗争，再无其他理论建构和解决方案）在内部圈子中宣称玻利瓦尔革命已经失败，其做法与寡头政治集团的指挥官及其爪牙不谋而合，他们还不可思议地把攻击重点放在我们去年成功开展的制宪进程上。这个自称为“革命卫士”的阵营，展开了本世纪极端和失败的反对行动，拒绝承认查韦斯总统在1998年12月6日获胜后对于推动革命运动的好处（这种拒绝承认来源于他们对于推动革命运动好处的一知半解），同时，“极端革命派”则宣称我们的人道主义经济项目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骗局，而委内瑞拉商业协会联合会的负责人则惊恐地断言，这实际上更像是“国有化和社会主义”。

3 译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革命领袖弗拉基米尔·列宁写于1920年5月的著作，主要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错误思潮和做法，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和策略的原则。

纪念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领导了反对拉蒙·何塞·委拉斯开兹¹临时政权的游行。在1993年的那个夏天，我们甚至来到了米尔弗洛雷斯²的办公室，正式请求他以人道主义历程之名，释放2月4日和11月27日军事起义的参与者；那段时期，反对军事起义被起诉委员会格外忙碌；作为一名律师，我亲身近距离接触了密谋者。当时的我没有想到，我们会在十年后让十年前无法实现的梦想成为现实。从前无法理解的人们，如今也忘记了阿连德³，他将切·格瓦拉第一本亲笔签名的书《论游击战》⁴视作珍宝，切·格瓦拉在题词中写道：“献给那些正通过其他途径寻求与我们相同目标的人们。”

也许在阿连德政权被推翻前夕，当阿连德向雷吉斯·德布雷⁵展示这本《论游击战》时，阿连德正试图与拉伊格拉的烈士（切·格瓦拉）⁶建立一座超越记忆的桥梁。与2月4日军事起义的指挥官以及许多知识分子相比，查韦斯总统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尽管曾被污名化，但他仍然成功地在左右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平衡。在对抗的中心，恰是这种平衡确保了我们的成功。

1 译注：拉蒙·何塞·委拉斯开兹（Ramón José Velásquez），于1993年至1994年期间担任委内瑞拉总统。

2 译注：米尔弗洛雷斯（Miraflores），意味“观花之地”，是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个市辖区，是委内瑞拉总统府所在地。

3 译注：萨尔瓦多·吉列尔莫·阿连德·戈森斯（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智利政治人物、医生，作为拉美第一位通过直接选举上任总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闻名。阿连德于1970年就任，于1973年9月11日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军事政变中身亡，此后智利陷入奥古斯托·皮诺切特长达17年的军事独裁统治。阿连德在任时，智利成为南美洲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

4 译注：《论游击战》写于1960至1961年间，切·格瓦拉在书中阐述了他对游击战的理论和实践，包括游击队的组织、武装、训练、策略、战术等，作者认为游击战是一种有效的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武器，可以激发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参与。

5 译注：儒勒·雷吉斯·德布雷（Jules Regis Debray），法国的哲学家，作家、学者和前政府官员。他出生于1940年9月2日，来自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他以提出媒介论（mediology）而闻名，这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中文化意义的长期传播的批判理论。他在1967年与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切·格瓦拉结交，后赴智利与当时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进行会面。

6 译注：拉伊格拉（La Higuera）是玻利维亚山谷中的一个小镇，切·格瓦拉在此逝世。

永恒青春的篝火

五角星¹

季节是大自然的原创，我们可以从阳光中，从隐藏在草丛昏沉的夏天中获取知识。当雨水将潮湿的泥土气味溶解在风中，你会看到雨水产生的神奇光环。接着你会看到高大而茂密的树木在绿叶的掩映下成长。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人类的力量引导我们征服曾经被禁止和被封锁的新领域。

我们国家的制宪进程是在数百万委内瑞拉人对正义和自由梦想的炽热推动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现在，在集体的努力下，由制宪会议草拟而成，将成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最进步的宪法。

所有的宪政架构都以三大主线为基础：国家结构、政府形式和人权宪章。只有那些小心眼和短视的人，才会否认我们提交给委内瑞拉人民的宪法草案明显优于1961年的“垂死”宪法²。仅仅只是宪法草案人权与宪法保障的标题，已足以彰显其章节的前卫精神。我深信，在即将到来的12月15日，宪法草案将获得压倒性的支持，保障人民享有和行使不可剥夺、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人权；宪法化相关条约、协定和公约；建立一个自由的司法制度，确保遵守这些普世原则；确立国家有义务依法调查和惩处当局犯下的侵犯人类尊严的罪行；宣布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不受时效限制；规定对于这些暴行的调查将由普通法院管辖；确立国家有义务全额赔偿袭击的受害者；允许任何人向国际机构申诉，以寻求对其权利侵犯的保护；明确禁止以强制人员失踪为代表的重大暴行和其他酷刑；禁止侮辱居委内瑞拉公民和外国公平尊严的酷刑和其他行为；这些都是这个章节中突出内容的概述，并赋予了 this 章节更高的层次，这个章节的内容可以视作任何保障人权和民主的宪法中普遍存在的支柱。

我认为，在这方面，制宪会议对拉丁美洲的法律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在人权问题上，我们成功地推动了尊重、捍卫、发展个人意识的思想构建，这种意识从宪法草案的序言到草案的过渡条款都能感受到，包括在有关国家安全的章节中，

1 作者注：塔雷克·威廉·萨博，国民制宪会议人权委员会主席和诗人。1999年11月22日在加拉加斯的《国家报》上发表，版面B-2。

2 译注：指于1961年前确立的宪法。

永恒青春的篝火

我们指出了国家安全与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对应关系，要以实现独立、民主、平等、和平、自由、正义、团结、促进环境保护、保障人权的原则，确认国民警察组织的任务是尊重人权，不歧视任何人，这些内容极大地否定了虚假“军事保护”的无稽之谈。

所有这些，加上现行法规中包含的对于民权、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规定的扩展，以及首次就文化、环境、原住民的权利做出了规定；使我们确信，我们向全国人民提交的宪法草案与简单的纲领性宪法不同，我们提出的草案是有保障的，能够保障我们在法案中提出的建立和捍卫的所有权利成为司法化的机制，以便人人能够享有。

取代成为政党专政的“代议制民主”，废除在“定点契约”阴影下建立的机构体系，诞生了一种由人民参与决策而形成人民民主，通过副总统、联邦国务委员会和联邦政府委员会等机构，实现了行政权力的分散和下放；创立一院制的议会制度，民主化司法权力，建立新的公民权力和选举权力机构，将公民投票权力宪法化；建立超过15个新权力机构，前所未有地加强分权制度，这是我们倡导的新联邦制的真正基础。这些都是构成这部玻利瓦尔宪法的支柱，除此之外，这部宪法在英勇的斗争中应运而生，其前身包括60年代的起义，2月27日、2月4日、11月27日的军事起义，还有指挥官查韦斯在1998年12月6日赢取的选举胜利：这些都是值得拉丁美洲革命运动效仿的里程碑。

今天，我们重新承担起风险和承诺，来守卫这颗星星。

回家的漫长之旅¹

就像回家的漫长之旅的可怕结局一样，“定点民主”的合法性被系统地、持续地削弱，并逐步自掘坟墓；最后一锹土（在遗孀和遗属悲伤的注视下）被填下，这决定性的一刻发生在1999年，72%的委内瑞拉人民在宪法公投中投票通过。历史将会对委内瑞拉人民长达四十年来遭受的公民基本权利大规模侵犯做出判断；“合作民主”²之父毫不羞愧地向我们展示他们的成果，就像罗马竞技场上向观众赠送礼品一样：60年代，他们用血和火扼杀了革命异见者，其残酷的标志一直在我们上空飘扬：数百人被迫失踪，数千桩政治谋杀，活埋，难以形容的酷刑，以及对平民反对派和军人的残酷审判，现在，这些罪恶的政治遗产的继承者们，却表现得像丧礼中的哭丧女一般，冷漠地谈论和嘲笑查韦斯主义³是在行使想象中的权力：这些“代议制民主”先驱终结了一代独特的理想主义者和梦想家年轻的生命，巩固了不道德的制度建构，与1958年1月23日的精神背道而驰：他们创立了一套腐败到无法想象的司法权力，支持毒品交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容许生态犯罪，在国家安全机构中制度化地实施人权侵犯，从空中、海上、陆地掠夺国家资源和财产，直到他们完成了连霍瓦里兹米这样的天才也永远无法理解的数学运算：尽管这些“合作政权”政府仅通过石油收入就轻松“管理”了5000亿美元的巨额财富，但委内瑞拉80%的人民仍然在贫困边缘挣扎，陷入了集体乞讨、饥饿、贫困的境地。

1998年12月6日，指挥官查韦斯在选举中获胜，意味着这种加速的腐败状态迅速分崩离析。他不仅在1999年2月2日上任后就立即兑现了开启制宪进程的承诺，除此之外，通过两次公

1 作者注：2000年1月9日在加拉加斯的《国家报》上发表，版面A-6。

2 译注：指的是委内瑞拉在1958年至1998年期间实行的两党制政治制度，由两个主要政党——民主行动党和社会基督教党——轮流执政。这个制度被认为是不民主的、腐败的和专制的，因为它排除了其他政治力量和社会运动，在查韦斯总统上任后，这两个政党逐渐失去了影响力。

3 译注：查韦斯主义的基础是委内瑞拉前总统乌戈·查韦斯的思想 and 政治实践，结合了民主社会主义、左翼民粹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玻利瓦尔主义、女权主义和拉丁美洲一体化等多种政治理念，认为自由市场和私人资本的大量存在有碍社会平等，政府应当对经济活动加强干预和控制，保障国家财富由全体人民共享。

永恒青春的篝火

民投票，以民主方式制定了一部新宪法，这是我们向委内瑞拉人民兑现承诺的直接表达。只有从这种背景、这个历史框架出发，才能理解制宪会议最近的颁布的一系列法令，这些法令成为同一群曾经反对2017年4月25日全民公投的人攻击的核心。在1998年竞选期间，他们曾妖魔化这一提案，又在立法机构成立后，对机构的每一项行动都提出质疑和反对，这种极端反对的轴心最终在12月15日被第四次彻底击败。他们根本不愿意明白，自去年12月30日我们的宪法生效以来，从1961年到1999年之间公共权力机构的组织和运作，必须调整为受宪法约束，这意味着不能让任何机构在执行新宪法规定的职能时留下空白。因此，建立过渡机构是必须的。例如，如果以前的议会是两院制，而现在是一院制，那么就需要解散11月8日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该国会在当今的革命变革时期已经不符合要求），选举出一个新的国家立法委员会，再过渡到今年将由人民投票选举产生的新国民议会。因此，我们首先谈论的，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过渡时期，优先考虑的是法律和政治秩序（由于制宪会议行使其超越宪法的权力，更改了共和国的总审计长、总检察长、最高法院和国家选举委员会的成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正在经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变革转型的历史时刻，而这场转型已经持续了一年之久。

然而，只有组织、宣传、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变革，才是最终取得胜利的唯一保证。

第三章 采访

永恒青春的篝火

胡安·戈伊蒂索洛 现代性的异端¹

胡安·戈伊蒂索洛无疑是近代最重要的西班牙语作家之一。他的个人代表作侧重于小说创作，目前已出版24本小说，特别突出的有²：《朱利安伯爵》、《身份记号》、《科托·维达多》和《隔离》，这是他迄今为止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

在当代西班牙作家中，他是最珍视阿拉伯文化的人，他认为自己是阿拉伯文化的继承者和拥趸者；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马拉喀什度过，从那里他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地，他总是在这些地方流连忘返，感受异国文化的光芒。

在这次的独家采访中，胡安·戈伊蒂索洛除了向我们展现出他充满争议的性格，也展现了他深刻的灵性和冷静的创造者本性，他不断地探索当下最复杂的谜团。他忠于探索永恒，是一名坚定的冒险家。

1 作者注：1993年4月11日发表于加拉加斯《国家报》的文学版块。

2 作者注：胡安·戈伊蒂索洛，《朱利安伯爵》（卡泰德拉，1985年。塞克斯·巴拉尔，第4版，1988年。）；《身份记号》（塞克斯·巴拉尔第3版）；《科托·维达多》（塞克斯·巴拉尔，8. va 版，1988年），《墓地》（塞克斯·巴拉尔，第5版，1988年；《读者圈》，1988年）和《隔离》（蒙达多里，1991年）。

永恒青春的篝火

塔里克·威廉·萨博

我在您的创作轨迹中观察到两个重要变化节点。第一是对50年代和60年代在佛朗哥的独裁统治下的马克思主义解放运动的支持.....

— 那时候被称为旅伴，当时政权的新闻媒体则把他们归类为“有用的傻瓜”。

另一个是您与阿拉伯世界的相遇，您也因此超越了当下西班牙的其他作家。然而，您作为作家和思想家所必须经历的过渡是什么？第一个信号是从哪里开始的？

— 我认为第一个信号可以追溯到60年代西班牙左派内部发生的争议。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敢于这样说的人之一——佛朗哥政权不会被我们预言的革命所推翻，而会是经济上的动态变化（在当时已经显现）最终使佛朗哥主义过时并在某一时刻崩溃。正是社会的动态将佛朗哥主义置于边缘，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在最后几年里，佛朗哥主义已经不能代表西班牙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当独裁者去世时，过渡才容易。这场论战使我处于正统派称之为修正主义者的位置，由于我不想与西班牙共产党（这是个唯一真正直接反对独裁统治的政党）进行争论，因此我停止了政治写作。当时西班牙有数百名政治犯，我不想让我的这些评论被西班牙的这些政治家所利用。这是其中一个信号，另一个信号，则是我对自己之前创作的文学作品感到不满，这些作品回应了现实主义传统。那个时代的作家试图揭露西班牙社会的真实情况来弥补缺乏真实信息的缺陷，执行了一项应该由民主国家中新闻媒体承担的信息性任务。这也是为什么我从《旅行笔记》和《尼哈儿的田野》开始，创作开始转向见证文学。

但是，某一刻我意识到：如果这就是对我作为一个公民的期望，那它并不符合我认为的文学应该发挥的作用：即征服新的语言领域。以《身份记号》为起点，我的作品日趋成熟，虽然可能只是稍好一些的模仿品，但我完全接受它。这本书就是我之前和之后所写作品之间的过渡。

永恒青春的篝火

从见证或者阅历的角度来看，哪部作品比《科托·维达多》更重要？

一不，我写完《身份记号》后才写了《科托·维达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一方面试图解释我的文学使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写作上的变化。《科托·维达多》和《塔里法王国》这两篇自传体作品恰好是在我开始写《朱利安伯爵》时结束，从那时起，我后来的作品就容易理解多了。

《身份记号》和《科托·维达多》，以及您的大多数作品都可以解读为您当下所处的阶段，或者下一个阶段的结束。这些自传体作品对您意味着什么？

一在西班牙，倒是有一种遗忘的、不展示最坦率的部分的见证小说；我认为天主教对此产生了影响，因为它会阻止这种展示。所以，自传体作品要么是炫耀（像达利那样），要么是自我满足，总是试图给人留下好印象。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人觉得同性恋就是“娘娘腔”，一旦它被认真地对待时，就遭到了拒绝。突然间我意识到，如果我陷入了某种自我压抑，那么我就不能要求其他人或事物的解放。通过《身份记号》，我解决了与自己性取向相关的问题。而像《科托·维达多》这样的书，可以说在西班牙文学中是不存在的，所以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

在我看来，《墓地》这部作品是您的巅峰之作，其中同时感受到了独白和多重语调。通过这本书的结构中突出了“冒号”¹的使用，让我们进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与构成书中的中心人物相同。这是您的意图吗？

一从《朱利安伯爵》到《墓地》，我使用了“冒号”，是一种不同的阅读体验；有些人觉得这很困难，但是通过大声朗

1 译注：戈伊蒂索洛在《墓地》中大量使用冒号来引入悬念、切换场景或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这是《墓地》这部作品的显著特点之一，有评论说这种技巧能让读者更加投入故事情节，增强故事的紧迫感和戏剧性，同时也更好地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情感。

塔里克·威廉·萨博

读，就能体会到它的节奏。《墓地》是一部需要读者大声朗读的作品，因为它的节奏非常明显，包括八音节和十音节：在西班牙语散文中，有一种韵律与传统相呼应，这种韵律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就存在了（例如《小赖子》），通过大声朗读可以发现文本韵律具有明显清晰的节奏，这与中世纪的传统相关；但这也被称为20世纪前卫先锋的一种元素，在乔伊斯、塞林、阿诺德·史蒂文斯身上都能有相同的特征；这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通常一个家庭中不会出现几个兄弟都把写作作为终身职业的情况。您有两个兄弟，路易斯·戈伊蒂索洛（小说家）和何塞·阿古斯丁·戈伊蒂索洛（诗人），他们和您一样在文学上有不俗的成就。您认为这种特殊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战争的创伤促使我们做出这种回应。我们失去了母亲，她在轰炸中去世。我父亲的家庭并不是一个文学家庭，但我母亲的家庭却是一个真正有文化底蕴的家庭，他们有一个有趣的图书馆。当我开始阅读时，我发现文学是自己真正的爱好。

《天堂决斗》，是您童年的故事吗？

—我写这部小说很年轻，当时我才23岁。它通过儿童的视角看待西班牙内战。它是传记和想象的混合产物。

让我们换个话题，您最近说过，应该尊重各民族的精神性。拉丁美洲从屈辱和黑暗中汲取养分树立了原始根源。您如何看待我们民族中混血的特点呢？

—最近卡洛斯·富恩特斯²写了一篇关于欧洲的非常有趣的文章。富恩特斯非常准确地观察到，未来欧洲将因各民族的融合而与拉丁美洲相似。无论好坏，伊比利亚美洲是一个混血

2 译注：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1929 - 2012，墨西哥小说家和评论家，曾任记者和外交官，是拉丁美洲文学繁荣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有《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1962）、《光环》（1962）、《我们的土地》（1975）、《老美国佬》（1985）和《未出生的克里斯托弗》（1987）等。

永恒青春的篝火

大陆，我们正在进入的21世纪的欧洲也将是混血大陆，否则就什么都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从民族融合中创造出来的东西，因为在欧洲有一千二百万穆斯林。

在法国，伊斯兰教已成为第二大宗教。由于通讯的流动性，我们正在进入大移民时代，无论他们设置多少边境，都无法阻止。西班牙扮演着令人不快的角色，作为一个西班牙语文化的代表，作为欧洲边界的守护者，尽管采取了所有限制措施，人们仍在涌入，只要南北之间的情况没有改变，所谓的入侵或过度渗透将一直存在，我认为这是好事呢，我会尽量促成这种情况的发生（笑）。我不再相信民族文化的存在，未来我们无法再谈论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或德国文化，甚至无法谈论欧洲文化。欧洲要么是一个仅对富裕国家保留入会权利的俱乐部（这是必然会提出的建议），要么是一个接受现代文化流动的开放社区，在我看来，后者似乎才是合理的建议。

您曾以批评的口吻表示，西班牙为了更好地融入欧洲，已经背弃了阿拉伯世界。您能详细谈谈这个观点吗？

— 西班牙是一个欧洲国家，属于西方文化。问题在于，西班牙的历史与其他西欧国家不同。我们最好的历史学家阿梅里科·卡斯特罗曾说过，西班牙的西方性质是一种受到犹太和阿拉伯穆斯林双重渲染的西方性质。我认为，由于西班牙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西班牙应该在欧洲共同体和阿拉伯世界以及伊比利亚美洲之间发挥桥梁作用；这应该是西班牙的一种自然特性。但是现在有一种欧洲主义的困扰和担忧，让我将西班牙社会定义为新财富、新自由、新欧洲。其结果是导致西班牙对阿拉伯世界和伊比利亚美洲缺乏关注。同样，这也导致有时对这两个世界采取带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态度。

我们能期待第三个千年有所不同吗？

— 由于欧洲的普遍胜利及其在美国的扩展，我们在习俗、时尚、意识形态、语言方面几乎占领了整个地球。我们面前有一个特殊的事实：任何受过教育的第三世界的人士，来自阿尔

塔里克·威廉·萨博

及尔、卡萨布兰卡、新德里的人，都具有与英国人、法国人相同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文化。我在获得欧洲文化艺术节奖项后发表了一篇演讲，在演讲中我解释道，他们和我们一样是欧洲人，但他们更具欧洲精神。因此，我对阿拉伯文化的兴趣一直在于想成为一个更具有欧洲特色的人，不仅仅是因为我了解英国或法国文化，或是因为我在法国和美国生活过，而是我想从阿拉伯文化的视角来看待西班牙。

关于阿拉伯文化对西班牙文学的影响，您能告诉我们关于苏菲主义³和塞万提斯的联系吗？

一中世纪的西班牙文学是一种穆德哈尔文学⁴。正如当代最好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好爱之书》是欧洲新拉丁文化与阿拉伯文化的结合。很难找到圣胡安·德拉·克鲁斯⁵的诗歌和苏菲主义诗歌之间的联系，它们真的很特别。塞万提斯也是如此，他在阿尔及尔被囚禁的那些年里，他接触到了一系列阿拉伯传统并受其影响，其中包括《一千零一夜》，没有它们，《堂吉诃德》是不可能的。

您如何将电影、电视编剧工作与您的文学作品联系起来？对于《阿尔基布拉》系列您有什么看法呢？

——它们是相互关联的领域，我曾经写过关于开罗（埃及）城市墓地的研究报告，后来这些研究报告在我的小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先有了最初的报告，才有了后来的小说。在我最近发表的小说《隔离》中，其胚胎和种子都是源于我在开罗的一

3 译注：苏菲主义是伊斯兰教中的一种神秘主义流派，它追求精神层面的提升和与真主的直接联合。苏菲主义在西班牙语文学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诗歌和小说方面，例如15世纪的穆德哈尔诗人伊本·阿尔·阿比塔尔（Ibn al-Abbar）和16世纪的摩利斯科诗人阿里·马亚蒙（Ali Maymon）等。他们的作品表达了对真主的热爱、对生活的感悟和对自由的渴望，也反映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多元化和复杂性。

4 译注：穆德哈尔文学是指在西班牙中世纪的基督教王国中，由保留了伊斯兰教信仰和文化的穆斯林或穆德哈尔人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通常由阿拉伯语或西班牙语写成。

5 译注：圣胡安·德拉·克鲁斯（San Juan de la Cruz），1542 - 1591，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基督教神秘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心灵之歌》。

永恒青春的篝火

个月里对这个墓地的研究报告。

关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地区的电影呢？

—这是一部关于被以色列军队占领领土的电影，在我们拍摄这部电影时，我写了一篇拍摄日记，并在《国家报》上发表，也发表在法语版的《巴勒斯坦研究杂志》上，后来这篇日记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并刊登在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奇主编的《阿尔卡门》杂志上。在这种背景下，正如我一开始告诉你们的那样，我写的剧本为我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片广阔的试验场。如果没有开罗墓地研究报告经历，就不会有《隔离》这部作品。

让我们聊聊《隔离》这部作品的发展和创作过程。

—在《隔离》中，提到了穆斯林传统。根据这个传统，当有人死去时，他会进入我们所说的炼狱，阿拉伯人称之为“中间状态”⁶；然后，根据伊本·阿拉比⁷（苏菲主义代表，在我看来他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的说法，在“中间状态”的四十天里，死者将介于生与死之间，就像我们在梦中看到的那种微妙存在，与生者生活在一起，直到第四天才洞察自己的命运，这就是《隔离》中谈到的四十天的背景。主角在开头说有人去世了，实际上是他的一位女性朋友刚刚去世了，然后是他和他的朋友在这四十天中经历了一些事情，并以四十个短文的形式对比了基督教（但丁的另一个世界观）和伊本·阿拉比的观点。这四十个短文的故事发生在海湾战争的四十天期间，地狱般的幻象逐渐被海湾战争所取代。

6 译注：指的是人死后和复活日之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死者的灵魂会根据他们生前的行为受到祝福或惩罚。阿拉伯人相信死者的灵魂会在坟墓里听到自己的亲友们的哭声和谈话，或者，死者的灵魂会看到自己在世界上所做的善恶事，然后享受天堂般的快乐或地狱般的痛苦。

7 译注：伊本·阿拉比（Ibn Arabi），1165 - 1240，穆斯林诗人、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其思想和作品深刻影响了伊斯兰教文化和宗教，被苏菲派奉为最伟大的导师，主要作品有《智慧之环》、《麦加的开示》、《摩苏尔的递降》、《使命之冠》等。

塔里克·威廉·萨博

面对一个以荒凉、死亡、核技术和臣属关系为标志的时代，您对自己作为作家的命运有什么期望？

—除了写作，我一直无能为力。我是最不擅长实践的人。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一样，那我们一定还停留在石器时代，世界不会有任何进步；我只有一种方向感。我从六岁起就立志成为一名作家，我最富有成果的时期是在十岁到十五岁之间，每年夏天我都会写四到五部小说。

您认为那些早期创作的小说是您今天叙事语料库的一部分，还是您后来文学创作的基础？

—我想如果没有先前的经历，我就不可能写出《朱利安伯爵》……大概十年或者十五年前，因为这本书要再版，我不得不重读它，我意识到我的写法太稚嫩了；我没能预见之后自己能在更成熟的时候写得更娴熟。这是一部有趣的小说，但当时我没有足够的成熟度完成它，不管是在语言的成熟度还是概念的成熟度上都是如此。

是不是最好把这个话题留到以后再说？

—这很难说。从逻辑上讲，你可以期待一个作者不断进步，因为经验总会有所裨益。在通常情况下，作者的第一部作品是才最重要的，随后会逐渐下降。对我来说，卡米洛·何塞·塞拉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第一本小说实在是令人钦佩，但之后就再也没了（笑）。

您认为一个作家最好的时刻是年轻的时候和迈入老年的时候吗？

—我不认为老年是一个好时机，创作过程需要大量的体力

8 译注：卡米洛·何塞·塞拉（Camilo José Cela），1916 - 2002，西班牙作家、诗人、记者、散文家、杂志编辑，后战争文学代表人物，于198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帕斯夸尔·杜尔特的家庭》（1942）、《圣卡米洛之路》（1954）和《蜂巢》（1951）等。

永恒青春的篝火

劳动，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负担会越来越大。但我也不能确定，从《朱利安伯爵》开始...我没有通过制定计划去写过一本书。

是否有什么内在的特别的东西激发了您的创作呢？

——一个画面，一帧景象，某个非常具体的东西，都能给我灵感，当我开始写作时，我不确定这些灵感会把我带到哪里。

您还记得曾经某个画面给您带来的灵感，最后成功写进书中的经历吗？

——在写《墓地》时，一个可怕的乞丐出现在巴黎街头，我见过他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画面激发我开始写作。

另一个例子是我在写《朱利安伯爵》时，我当时搬到了丹吉尔，从丹吉尔看着西班牙的海岸线，我突然想到了西班牙历史上伟大的叛徒朱利安伯爵，他为穆斯林进入西班牙提供了便利：有趣的是，阅读列尔蒙托夫⁹的翻译作品，激发了我写作的冲动。我当时正在一家名为“哈菲塔（西班牙语叫做‘悬崖’）”的海上咖啡馆里，那是一个对于吸大麻来说非常美丽的地方，不仅有花园，当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西班牙海岸。当时我正在读列尔蒙托夫，我发现他有一首非常激烈的抨击他祖国的诗，写着：“再见了肮脏的继母，仆人和领主的国度”。这些诗句激发了我，然后我写道：“再见了，黑漆亮皮三角帽，再见了，忍受它的人民。”后来，当我写完《科托·维达多》时，在《塔里法王国》这本书中，发表了一封我写给我的同事玛丽·克劳恩斯的信，信中说：“我找到了这封已经被我遗忘的信，我刚刚开始写一本新书，是列尔蒙托夫的诗句给了我灵感”。

9 译注：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列尔蒙托夫（Mikhail Yuryevich Lermontov），俄罗斯浪漫主义作家、诗人、画家，1814 - 1941，被称为“高加索诗人”，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我们时代的英雄》（1840）和长诗《恶魔》（1839）。

您的作品中总有一些风景存在。

—是的，当然。它们是某种程度上带给我灵感的景色或地方。例如，在《朱利安伯爵》中... 整个第一部分都是对我在丹吉尔老城区散步的精确描述，当时还没有老城区的地图，所以我不得不在我的散步中绘制了我自己的地图，包括那些迷宫般的街道.....（这些地图现存于波士顿大学档案馆）。这种精确的描述同时也像某种真实的梦境：一位法国教授对《朱利安伯爵》进行了非常有趣的研究..... 他仅根据我在书中的描述，就找到了我住的房子。

您尝试过写诗吗？

—从《朱利安伯爵》开始，我所写的都是小说、诗歌和批评性散文的结合。也就是说，这些人物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间不断转换。《独居鸟的美德》¹⁰是对圣胡安·德拉·克鲁斯的致敬，可以视为一首诗。

您对文学体裁融合，消除叙事、诗歌和散文之间的界限有何看法？

—实际上这些都是人为的划分。我所写的小说虽然传统意义上称之为小说，但也可以是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无论如何，我一直尽量不拘泥于任何体裁计划，让作品自由发展：当我往前走时，我只能看到我前面的台阶，我永远不会看到三步台阶以上，当我小说写到一半时，我才会意识到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以及能用它们做什么，这是一个循序的过程，无法遵循预设的计划。

小说的结尾也是这样吗？

—我小说的结尾，有时会出现一些不可预知的情况；我记得在一本名为《战后景象》的小说中，我已经写到了尾声，

¹⁰ 译注：Las virtudes del pájaro solitario，出版于1988年。

永恒青春的篝火

但我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尾。当我写到最后几页时，我正在等待一封紧急信件，我告诉当时在巴黎的门房（一位在法国生活多年的西班牙女性），她和那些在法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典型西班牙人一样，逐渐忘记了西班牙语，但也没有学会太多法语，因此他们常常说着一种特别的语言。她带了一封普通信件给我，我问她：“没有寄给我的紧急信件吗？”她说：“没有”。后来她又给我拿来了这封紧急信，还跟我说：“是邮递员送信来的顺序不同”（法语中邮递员这个词是“facteur”）。然后我说：“顺序的不同不会改变这封信”。这就是我最后用来当做小说结尾的标题。正如你看到的这个偶然事件，门房女士不知不觉给了我解决方案。当我写《隔离》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那时候爆发了海湾战争，我从但丁对于地狱幻象的描述想到了海湾战争的景象，也就自然地融入到了我的文字中。

您一再声明作品与海湾战争有关。根据最近的相关报道，您有什么结论吗？

— 所有这一切深深地影响了我。这是第一次在全世界的掌声中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屠杀。我很害怕，为了摆脱一个不受欢迎的统治者而摧毁一个国家的想法让我觉得很疯狂，但我从未想到他们会摧毁伊拉克，却让那个不受欢迎的统治者继续掌权，然而这些最终成为了事实。这简直是一种无耻伎俩。毫无疑问，这场战争是美国巩固自身地位的一种方式：我们别再自欺欺人，苏联解体后，美国、日本和欧洲共同体这三大经济体之间一直横踞一场经济战。很明显美国要输掉这场战争了。所以美国需要示威行为来加强自身。可悲的是，欧洲人像一群新兵一样站成一排，参加了这场违背欧洲利益的远征，就因为现在在美国控制着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并且有办法（在竞争变得激烈时）切断石油供应，好让日本和欧洲共同体随时屈服。

塔里克·威廉·萨博

您认为对于单极世界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能有什么解决方案呢？目前什么都没有。全世界都遵循美国的指令。

但是顺服不是出路。

—不是。但是现在波斯尼亚发生了内战和可怕的种族灭绝，而欧洲各国却无能为力。它们曾经接受布什的命令干预伊拉克，但由于波斯尼亚没有石油，所以可以大肆杀人。我曾说过石油十字军和海湾战争教给我们的东西，就是人类被分成了：一种是可以肆无忌惮地杀害的民族，如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伊拉克人、伊朗人、库尔德人；另一种是石油人：他们是科威特人，你不能在不惊动帝国的情况下碰他们一根汗毛。对于波斯尼亚人来说，不幸的是，他们不是石油人。

是像这样痛苦和恐惧的交织让您写出了《隔离》吗？

—轰炸伊拉克的残酷使我震惊。西班牙内战期间，在巴塞罗那市中心的一次轰炸中我失去了母亲，这是一次用来恐吓民众的轰炸，看到轰炸伊拉克的景象让我厌恶；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在《隔离》中，我感兴趣的一方面是海湾战争，另一方面是两种末世论的对比：但丁和伊本·阿拉比。伊本·阿拉比的那种是美的。但丁采用了《先知的天梯》¹¹这本书里阿拉伯传说中有关来世的描述；苏菲派则将这次夜行写进了古兰经，里面先知说他参观了耶路撒冷圣殿的圆顶；从这里开始，所有关于地狱、天堂和炼狱的描述都来源于此。我们伟大的阿拉伯学家阿辛·帕拉西奥斯¹²是第一个看到阿拉伯文本和《神曲》之

11 译注：《先知的天梯》（La Escala del Profeta），据查，亦做《穆罕默德的天梯》（La Escala de Mahoma），描绘了穆罕默德从耶路撒冷升天和下地狱的过程，这本书是伊斯兰教中关于“夜行章”神迹的重要来源之一，最早由阿方索十世根据阿拉伯语翻译成卡斯蒂利亚语，也是西班牙文学中最早的奇幻小说之一。

12 译注：米格尔·阿辛·帕拉西奥斯（Miguel Asín Palacios），1871 -1944，西班牙阿拉伯语学者和伊斯兰问题专家，他最著名的贡献是提出但丁《神曲》中的一些思想和主题有穆斯林的来源，他在他的书《“神曲”中的穆斯林的末日论》（1919）中讨论了这个观点。

永恒青春的篝火

间惊人相似之处的人。他在无法证明但丁接触到这些文字的情况下发表了这些作品。这种相似之处是如此惊人，以至于必然存在大量巧合。在意大利，这引发了愤慨，因为竟然声称他们的民族天才取材于阿拉伯文化，他们用来反驳哈西姆·帕拉西奥斯的主要论据是但丁不懂阿拉伯语，因此，他不可能知道这些传说。但是，在哈辛·帕拉西奥斯去世后，智者阿方索十世¹³将《先知的天梯》翻译成了西班牙语、拉丁语、普罗旺斯语等版本，比《神曲》早二十多年问世；这样，源头问题就得到了明确的解决。然而不幸的是，在这些翻译中，没有翻译伊本·阿拉比的版本——这是最美的版本——如果但丁知道这个版本，就会因为伊本·阿拉比而改变我们整个天主教的童年（我对伊本·阿拉比深表钦佩，我经常称他为“宗教想象的博尔赫斯”）。作为穆斯林，伊本·阿拉比不能否认地狱的存在，但他更强调慈悲的概念。他的理论非常美，他说，我们可以用发现鸟类（本质上是空中生物）和鱼类（水中生物）同样的方式，发现被判入地狱的人们就生活在火焰中，享受成为火焰生物的喜悦，只因那是他们的本性。这是一种大胆和美丽的概念：不幸的是，但丁不知道这些内容，还把地狱描绘成残酷和粗暴的版本。因此，《隔离》就是这样的过渡：海湾战争，但丁和伊本·阿拉比的视野。在那里，有一个介于生死之间的叙述者，在写作和（不确定的）“中间状态”中穿行。

您对自己作为作家的未来有什么期望吗？您有感觉到某些明确的高潮或者高光印记吗？

——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更多的是在道德层面而非文学层面——我指的是我的好朋友让·热内¹⁴，他曾告诉过我一句话，我也曾多次引用这句话：“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以及要走多远，那这已经不是一次创作，或者文学冒险。这只

13 译注：阿方索十世（Alfonso X），1221 - 1284，卡斯蒂利亚王国国王，当时欧洲最有学问的国王之一，因此也被称为“智者”，后建立托莱多翻译院，把许多东方作品翻译成拉丁文。

14 译注：让·热内（Jean Genet），1910 - 1986，法国当代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主要作品包括小说《盗贼日记》和《鲜花圣母》，以及戏剧《阳台》、《女仆》和《屏风》。戈伊蒂索洛与其有着共同的政治立场和文化兴趣，曾为其撰写传记和评论。

塔里克·威廉·萨博

会是一次预先规划好的有固定停靠站台的公共汽车旅行。”他绝对是正确的。

关于您在采访中谈到过的几句话。您如何看待本次“文学与承诺”青年论坛？您还记得您以前参与论坛的经历吗？

— 交流总是很有意义的。最重要的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有必要将自己的作品与他人的作品进行比较。我非常怀念我刚成为作家的时刻。当我开始写作时，我遇到的第一个人，有一本她出版的书，她是我非常钦佩的人，这个人是安娜·玛丽亚·马图特¹⁵。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出版了一本小说。我记得我当时还在写我的小说，而她的小说已经出版了；我们在地铁上遇到，我们住的很近，我真的非常钦佩她。她是一位迷人的女性，她写了一些值得称赞的小说，但她一直是西班牙审查制度的巨大受害者。在她写作最多的时候，她备受打压，被禁止做一切事情，成了弗朗哥政权的巨大受害者。随后，桑切斯·费洛西奥，这位作家在他18岁时就写出了一篇在文学上无可挑剔的作品，当时我自己也在写东西，他的作品让我惭愧。拥有这些参照非常重要，尤其是看到有人如此年轻就到达成熟。

归根结底，这是一条漫长艰难的道路，其中的休息站（而非缺席）会决定这段漫长的旅程将走多远。

最后一个问题

— 别这么说，听起来像是我们马上就要死了。

好吧，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其他地方继续这场对话。

— 当然，在耶路撒冷。

¹⁵ 译注：安娜·玛丽亚·马图特（Ana María Matute），1925 - 2014，西班牙作家、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成员，于2010年获得塞万提斯奖，代表作有《亚伯》、《死去的孩子》、《被遗忘的古都国王》等。

— |

| —

— |

| —

爱德华·哈拉特 揭开亚历山大的奥秘¹

爱德华·哈拉特被专业评论家誉为在阿拉伯文学中最有力引入现代主义的埃及作家：多年来他在本国的叙事领域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人们将他与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相提并论，因为他们同样注重实验主义和语言的复杂性。哈拉特1991年获得了法国国家短篇小说奖和法阿友谊奖。

爱德华·哈拉特在1979年第三季度期间成为牛津圣安东尼学院的准会员。1979年至1987年间，他曾在牛津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授埃及小说和埃及知识。他参加了汉堡、菲斯、马克内斯、古巴、巴黎、伦敦、布达佩斯、柏林、瑞士和德国的文学会议……他也是小说家、短篇小说家、编辑、评论家，曾将小说、戏剧、社会学、批评和哲学等体裁的英法文学作品翻译成阿拉伯语。他年轻时积极参加了家乡反对法鲁克国王政权的革命运动。他曾担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和亚非作家组织的秘书长，直到1983年才辞职专注于写作。

他是这次西班牙马拉加举行的“文学与承诺”青年论坛中如同家长一般的存在，带着适时的平衡和清醒。为了这次独家专访，我们不得不求助英语翻译人员的帮助：然而，他和胡安·戈伊蒂索洛（摩洛哥方言阿拉伯语说得很好）一样，我们能够用撒哈拉商人的语言聊天，并且打赌，写作不会像本世纪末预言的那样以冰冷的尘埃为结局。

您出版的前三部作品间隔了近十年左右。直到在您的第四部作品《爱的窒息和明天》（1983）之后，您作品的出版才变得流畅起来。这有什么契机或特殊的原因吗？

—我尽量回答。其实我不太清楚。我的第一部作品是一本具有创新精神的书。当时的潮流（文学时尚）受到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在最糟糕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最好的意义上；一种直接的、宣传性的诗歌，我不太确定是否是环境所迫的产物；但我的作品是实

¹ 作者注：于1993年6月6日发表在加拉加斯《国家报》的文学版块。

验性的，甚至是前卫的，对读者和公众来说可能并不熟悉：这些作品一方面受到沉默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受到专业评论家的称赞，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不熟悉或具有实验性质的作品中：为了让你简要了解这一点：当时我已经放弃了所谓的传统的经典情节和人物描写，书中的人物或人物形象不再是单纯的报告，这在我的作品中是不存在的：我更多的是展现一种灵魂的状态。看到与社会和日常现实建立的关系非常重要，这与我想要表达的内容非常接近。但我的作品试图更深入地探索潜意识、内在实体、内在存在的分析；因此，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时间序列也没有出现在我的作品中。时间序列融合在一起，未来可以成为过去，过去可以是连续的现在，等等。对我来说，语言的使用不是刻板印象，也不是受到经典作品（包括前伊斯兰阿拉伯的经典作品）的启发，但确实受到一种非常重要的、有意义的本地方言的影响，这种语言的融合在当时确实不常见，因此，在近十二年中，我的作品一直受到沉默的反响。

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也不确定，后来我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大约从 1959 年或 1960 年起，在纳赛尔政权下，我钦佩的人、成千上万的朋友、同志、同事被关进了集中营：我总是不自觉地想，如果他们都不能写作，那我也不会。当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

然而，我从未放弃过写作，我一直在考虑我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一直在脑海中思考。1968年，一群年轻作家敲开了我的门：“我们正在考虑出版一本有关先锋文学的杂志。您愿意加入我们吗？”这让我非常高兴，我还以为自己已经被遗忘了。事实证明，我十年前出版的那本书，正逐渐深入人心，并在新一代作家中找到了它的位置。于是我就和他们一起踏上了杂志的出版之旅，我们出版了八期杂志（名为《68画廊》），就这样持续了三年，最后还是像其他小杂志或文学杂志一样解散了。1972年，我出版了第二本短篇小说集，之后出现了我称之为“我的书”的作品《莱玛与龙》，这本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当我写完这本书时，一堵隐藏的墙或者一块幕布似乎被消除了，文字、感觉、情感这类的东西能够消除

塔里克·威廉·萨博

我所有前进的障碍。然后我发现自己的写作是在试图弥补失去的岁月，但那不是真的失去，因为实际上没有什么可真正失去的。无论如何，感谢你的提问，它让我停下来思考了一些隐藏在过去的遥远的事情。

谈到失去的岁月，您如何看待法鲁克国王政权时期被囚禁在集中营的两年？

—我不认为那些是失去的岁月。那是艰苦、困难和压抑的时期。在监狱哪怕只待一个小时也够难受了。但这段岁月在其他方面也有所补偿。

哪些方面呢？

—我得以更好地了解人们。我开始以一种更闲适的方式考虑事情。可以这么说：“那些杀不死你的会给你力量。”就像西班牙语说的“杀不死你的东西会让你变胖”（笑声），我没有死，尽管我离开监狱时更瘦了。

在拉丁美洲，人们对阿拉伯文学知之甚少，鲜为人知的版本都是来自法语翻译。鉴于您谈到过祖先们将阿拉伯人与西班牙人团结在一起，就阿拉伯人在这片土地上存在了八百年这个意义上而言，对于打破这种长期的沉默，您有什么建议吗？

—首先，我想澄清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存在，虽然有征服，但我不认为有殖民化。这主要是一种有益（没有残酷和犯罪）的文化结合。托莱多翻译学院是这一事实最清楚的例子之一，好吧，这只是一个侧面例子。现在，关于如何在当前的阿拉伯文化和拉丁美洲之间建立起桥梁，显然我也没有解决方案，但我可以和诸位一起大声思考。例如，我们可以组织作家间的访问和交流。我也可以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与埃及的文化负责人一起做一些事情，比如逐步建立起双方最初的联系（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创建一所可以相互翻译作品的学校或者组织，可以不是一个严格的组织，而是翻

永恒青春的篝火

译家联盟或者热爱他国文化的翻译爱好者协会：这是产出优质翻译的唯一方法，而不是仅仅将翻译视为一份有薪水的工作。我知道翻译是一份薪水很低的工作，可怜的译者们（笑）。真正激发出优秀翻译作品的是对翻译的热爱。我们在埃及有两三位十分优秀的译者，但这还不够，太稀缺了。我知道马德里有一所阿拉伯研究院，但它太过学术化，太依赖官方体制了，不应该是这样的，它应该是更自由、更独立的存在。

您能谈一谈您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作品《亚历山大，藏红花之地》²吗？

—这件事让我非常高兴。我不会说西班牙语，但据我所知，这是一次非常出彩的翻译，这让我更加高兴。这家叫做“基卜拉”³的出版社，还出版过纳吉布·马哈福兹⁴、马哈茂德·达尔维什⁵和其他阿拉伯作家的作品。

让我们回到您的文学风格：您如何解决作品中的失落和命运感呢？

—如果我的作品中存在失落感，那将通过对生命的庆祝得以弥补。这种死亡和命运感是不可拒绝的，是为了重新确认存在的价值。

在《亚历山大，藏红花之地》这部作品中，许多人和评论家都强调说，这是一场性感、情色、极致嗅觉、气味、味道的狂欢：所有的感官都相互融合在一起。它既是感性的，同时也

2 译注： *Alejadria, tierra de azafrán*

3 译注：出版社原名“Al-quibla”，阿拉伯语中意为“穆斯林在礼拜期间进行祷告时所需要朝向的方向”。

4 译注：纳吉布·马哈福兹（Najid Mahfuz），1911 - 2006，埃及小说家，198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阿拉伯语作家，被视作是最重要的埃及作家和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代表作有《开罗三部曲》、《阿拉伯人的儿子》、《开罗中心广场》等。

5 译注：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ud Darwish），1941 - 2008，巴勒斯坦诗人、作家，曾被授予法国骑士荣誉勋章、列宁和平奖等，被视作巴勒斯坦国民诗人和阿拉伯当代最著名文学家之一，代表作有《身份证》、《为何你离开马场？》、《记忆之花》等。

塔里克·威廉·萨博

是一种沉思的希望：这就是我回应或者面对这种失去或命运的方式，挑战它，不屈服于它。尽管有些人认为阿拉伯人本身就是宿命论者，这不是真的，阿拉伯人本身就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享受生活的乐趣，包括情色以及感官所带来的无限激情。有许多对阿拉伯人的错误认识，其中一些东方学家认为我们只与具体的、特定的事物有联系，我们无法拥有更多形而上学的方法或观点：这个论点完全可以被驳斥，阿拉伯文明为人类留下了伟大遗产，以及现代阿拉伯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都证明了这一点。矛盾的元素之间也存在和谐关系，这已经得到了证明。

基于这种思考，您不认为最近某些阿拉伯文学被弥赛亚式的英雄人物污染了吗？这是否与埃及等国家所经历的政治进程有关呢？

—— 您说的有些道理。我之前谈到，我的第一本书出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潮流中，在当时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学趋势，受到您指出的弥赛亚主义的滋养；这种趋势在诗歌领域尤其明显，诗人们致力于歌颂和赞美那位前来拯救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当时弥漫着一种无限乐观的氛围，当然这是一种夸张的氛围，最终被证明是假想和错误的，1967年战争的失利证明了这一点，其后果更是及其严重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冲淡了整个泛阿拉伯世界充满希望的乐观主义情绪。人们逐渐意识到，解决问题和完成社会转型不是靠口号或者父权式的口令。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失望（和失败）的情绪，并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开始自我批评，例如，知识分子开始自我批评，甚至是自我鞭笞，自我惩罚。关于身份问题的讨论也出现了，但这是健康的：我之前提到的年轻一代（也就是出版《68画廊》杂志的年轻一代）在这种背景下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在社会、政治、文化还是文学方面都是如此：那是相互质问的时代，而不是傲慢自满的时代。

这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复兴，这种文学形式被称为“60年代的浪潮”。我认为这场复兴运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永恒青春的篝火

更早的时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40年代：在像我这样的人的微薄努力下，我们在40年代和50年代就开始在我们的作品中做出这种尝试，这其中也包含一些后来才被人们所熟知的但在当时确是非常边缘化的作家。换句话说，阿拉伯文学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实现了复兴。有些人不仅仅是在做出承诺，而是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

在政治层面，存在着一场斗争，他们要求推动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民主。

在您提到的这个时期，难道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没有作为一个依赖美国单极主义的人，损害阿拉伯世界的利益吗？（只需回想一下埃及军队在最近的海湾战争中，为了取悦布什与伊拉克兄弟作战就够了）

— 您说得很清楚，但我不认为穆巴拉克特别西化或特别依赖美国人。我认为这不是穆巴拉克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整个社会制度越来越受制于全球市场和不断强化的美国统治的问题。然而，这不是唯一的因素，它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争取民主的斗争日益激烈，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

在您的描述中，您把亚历山大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地方，并神奇地再现了那里的日常生活，使之成为一个谜。是在什么情况下激发了您的这种创作呢？

— 我同意您的部分观点，但我无法完全同意。尽管存在您所说的那种魔力，但我的作品中更加注重现实，这与劳伦斯·达雷尔⁶不同。我从下往上走访认识亚历山大城，从南边开始，因为我不了解亚历山大城。我试图描绘人们的工作，死亡，痛苦，所有这些都是在我看来无比具体的、细节的，是一种应对现实的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同时存在着神奇的、神话的或诗意的维度。当然，将平凡的、日常的现实转化为神话是

152 ⁶ 译注：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1912 - 1990，英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旅行作家，代表作有《亚历山大四部曲》、《苦柠檬之岛》等。

塔里克·威廉·萨博

这门艺术的魔力，如果我成功做到了的话。

什么东西激发了我的写作？我想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写不出任何东西了（笑）。但我认为这源于生活经历：就像我对亚历山大的感觉不仅仅是一个人们工作、生活、受苦或死亡的地方，不仅仅是古埃及文化、古希腊文化、拉丁文化、伊斯兰文化、阿拉伯文化和现代文化这些多种文化留下的遗址。不仅如此，我还是觉得亚历山大仿佛是一种象征（虽然我不喜欢这个词），但无论如何，它都是未知的象征：一个无法越到彼岸的形而上学的海滩，一片海洋，一片空洞的大海，例如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看着地平线对自己说：我永远无法到达地平线的尽头。六十年后，这种感觉仍然伴随着我，问题仍然存在，它就在那里，是一个谜题，一个无法解决的谜题。这是一种心灵、精神和形而上学的状态，与我以前所做的和表达的一切混合在一起。如果亚历山大的两个世界⁷被分开，人们会误以为这是唯一的一面，即使它是重要的一面，但对我来说也将是可怕的失望。我相信只有每个方面都丰富了，同时才能衍生出其他方面。

这些神奇的元素是否会在您的作品框架内将您与您这一代的同辈作家（例如纳吉布·马哈福兹）区分开来？他的现实主义表现得更加具体？

— 我完全同意（笑）。

您有没有考虑过，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当您经常从知识分子的口中听到否定乌托邦的句子时，您的作品将走向何方？

— 虽然有些人认为乌托邦时代已经结束，但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这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倒退的时期，一个在社会和文学层面上重新思考的时期。像苏联这样伟大建筑的倒

⁷ 译注：亚历山大城是由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1年建立，被认为是古代世界的文化之都，这里的“两个世界”指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的亚历山大城。

永恒青春的篝火

塌，并不完全意味着人类为寻求正义、尊严和自由而斗争的理想和价值观的崩溃，这些作为这些乌托邦基础的价值观，都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缺少的是自由的元素，而自由这个元素才是我们最迫切的需求。这永远不会被压垮，因为它会一直存在。有镇压就会有反抗，有压迫就会有对自由的追求。这不仅是文学反映出来的，但文学可以在这个任务中有所贡献。

我注意到有些作家把现实生活和作品分开。例如，您的这部作品，标题和内容并不相关。您相信作者的道德和他写的东西吗？

— 毫无疑问，作家也是普通公民，因此拥有普通人所追求的权利和应允的承诺：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加入运动也可以不加入，他可以加入战争也可以参与竞选总统，可以成为信徒也可以漠不关心……现在，在所谓的第三世界，人们相信作家是某种预言家，是杰出的存在，但我不这么认为。作家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们被要求更积极地或更少地参与社会日常生活，包括可能涉及大众因素的斗争，这注定会在文学中得到体现。我甚至认为，文学从长远来看（以间接方式）将会对处于具有相同的历史环境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更深的影 响，但这不是以作家或预言家的视角得出的结论，而是以微妙的方式逐渐渗透到越来越广泛的人群中所得出的结论。因此，道德伦理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普通公民的层面（这当然反映在作家的文学作品中，而读者显然会受到这种现实的影响），以及作为纯美学和艺术的层面。我同意胡安·戈伊蒂索洛昨天（2月22日）所说的话，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他说作家的主要承诺之一，在于通过自己的作品改变和转换其所接受的语言遗产。因此，鉴于作家们（以此为目的）的努力，他所生活的语言社区的遗产也将不断被更新：这不仅是美学价值，也是一种道德伦理价值。

美学和道德伦理是两个永远不可分割的因素。

塔里克·威廉·萨博

附录

永恒青春的篝火

塔里克·威廉·萨博

I

永恒青春的篝火

2
trillero que te enviaron. Es-
te indicado en la página 6
del volumen. Hazte seguro de
te agradaría.

En el capítulo IX incluyo
una apropiada síntesis de lo
que realmente hicimos para
cooperar con la lucha de los
sandistas antes de la victo-
ria del 19 de Julio de 1979

Recibí en estos días tu
carta manuscrita sobre
el apoyo revolucionario
de Cuba.

Querido Tarek:

Te envío el primer ejem-
plar de un pequeño libro que
resulta fruto de las promesas
que hice hace meses de expli-
car mis puntos de vista so-
bre Masubanda cuando a raíz del
rescate de Ingrid Betancourt por
el ejército colombiano hice una
declaración crítica sobre la con-
cepción de los FARC en el terri-
torio militar. Trate de ser puesto
en mis análisis.

Tu eres el former venezolano
que envié este librito por-
que recordé lo que contaba so-
bre el amor salvadoreño, es que

永恒青春的篝火

Te lo agradezco mucho
poeta, viejo amigo y brillante
escritor.
Saludos para tu inolvi-
dable y bella familia.
Espero que saques muchos
votos el 23.
Un fuerte abrazo.
Fidel Castro
Noviembre 10 de 2008

指挥官菲德尔·卡斯特罗2008年11月12日写给塔雷克·威廉·萨博的信。

塔里克·威廉·萨博

Ramón J. Velásquez
Caracas - Venezuela

Caracas, 27 de diciembre de 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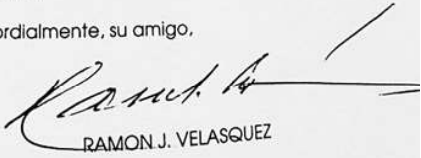
TAREK WILLIAM SAAB
Presente.

Apreciado Tarek:

Recibí su poemario **Angel Caído Angel**. Mucho le agradezco su envío y la cordial dedicatoria que lo acompaña. Siempre recuerdo nuestro primer encuentro, en octubre de 1993, en Miraflores, cuando usted presidía una numerosa manifestación juvenil que iba a reclamar la libertad del Comandante Chávez. Quise recibir una delegación que encabezó usted, acompañado por un apreciado y viejo amigo de los días de Ciudad Bolívar, Francisco Prada Barazarte. Recuerdo su discurso de ese día, poéticamente amenazante y profético.

Veo que marcha adelante por los caminos afirmativos y tempestuosos de la poesía y la política. Mucho éxito.

Cordialmente, su amigo,



RAMON J. VELASQUEZ

前总统拉蒙·何塞·贝拉斯克斯1994年12月27日写给塔雷克·威廉·萨博的信。

Paris mayo 1993

JORGE AMADO Casu Tartk - Li o dos
lirios de fivomas - gor Jex, creio
que vive e' um prote, fém o
que dizer e sabe como fazê-lo.
"Tendido en la calle orgiolo los fardes"
a fucis? vaze e perez se
afirma. Felicitazos, casu Tartk.
Um jo amanha - para Portugal,
de la paiz o Brasil. Um abraço de
Jorge

永恒青春的篝火

Paris Marzo de 1993
Querido Tarek. Leí los dos libros
de poemas, me gustaron, creo que
usted es un poeta; tienes que
decir y sabes como hacerlo: "Ten
dido en la calle vigilo los faroles".
La poesia nace, crece y se afirma.
Felicitaciones querido Tarek. Viajo
mañana para Brasil y luego para
Portugal. Amor de
Jorge Amado.

巴西著名作家若热·亚马多写给塔雷克·威廉·萨博的信（巴黎，1993年3月）。

塔里克·威廉·萨博

II

永恒青春的篝火



从左至右：卡门·鲁伊斯·巴里奥努埃沃、胡安·卡洛斯·门德斯·盖德斯、塔雷克·威廉·萨博和拉斐尔·阿拉伊斯·卢卡（西班牙萨拉曼卡，198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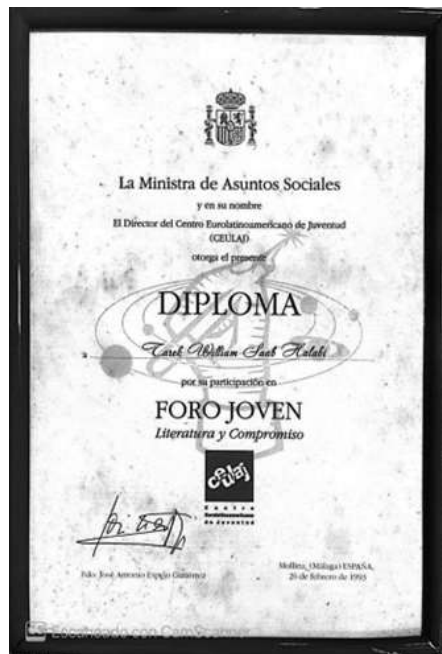


从左至右：乌戈·查韦斯、菲德尔·卡斯特罗、塔雷克·威廉·萨博（古巴哈瓦那，2006年）。

塔里克·威廉·萨博



塔雷克·威廉·萨博在第一届“文学与承诺”青年论坛的诗歌朗诵会上（西班牙马拉加，1993年2月）。



西班牙社会事务部颁发的参加“文学与承诺”青年论坛的证书

永恒青春的篝火



塔雷克·威廉·萨博（加拉加斯，1993年）。



塔雷克·威廉·萨博（加拉加斯，1992年）。

塔里克·威廉·萨博



西班牙作家胡安·戈伊蒂索洛接受诗人塔雷克·威廉·萨博的采访（西班牙马拉加，1993年）



受欢迎的建筑师胡安·费利克斯·桑切斯与诗人塔雷克·威廉·萨博（穆库奇斯 - 梅里达，1994）

永恒青春的篝火



哥伦比亚诗人胡安·曼努埃尔·罗卡与塔雷克·威廉·萨博
(哥伦比亚波哥大, 2005年)。



乌拉圭诗人马里奥·贝内代蒂与塔雷克·威廉·萨博
(西班牙马拉加, 1993年)

塔里克·威廉·萨博



乌戈·查韦斯总统与赫苏斯·加佐神父为塔雷克·威廉·萨博的诗集《天使坠落天使》施洗
(特蕾莎·卡雷尼奥剧院, 加拉加斯, 1999年)



塔雷克·威廉·萨博为乌戈·查韦斯总统朗诵他的作品《天空在中间》中的诗歌
(巴拿马, 2001年)

永恒青春的篝火



乌戈·查韦斯总统与一群委内瑞拉代表诗人、艺术家在塔雷克·威廉·萨博的诗集《天使坠落天使》的洗礼上
(特雷莎·卡雷尼奥，加拉加斯剧院，1999年)



西班牙小说家艾萨克·罗莎与塔雷克·威廉·萨博
(拉克鲁斯，安索阿特吉港，2006年)

塔里克·威廉·萨博



塔雷克·威廉·萨博在诗歌朗诵会上
(埃尼亚斯佩尔多莫大道，莱赫里亚斯，
安索阿特吉的丽都海滩，2012年)



塔雷克·威廉·萨博在诗歌朗诵会上
(特蕾莎·卡雷尼奥，加拉加斯剧院，2016年)

永恒青春的篝火



诗人拉蒙·帕洛马雷斯与塔雷克·威廉·萨博（巴塞罗那，安索阿特吉，200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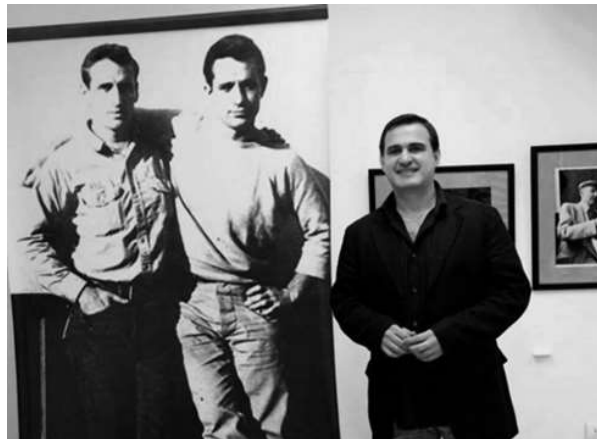


乌拉圭创作歌手丹尼尔·维格列蒂与塔雷克·威廉·萨博（蒙得维的亚，乌拉圭，2015年）

塔里克·威廉·萨博



摄影师兼作家恩里克·埃尔南德斯·德·赫苏斯为诗人塔雷克·威廉·萨博拍摄的照片（加拉加斯，2002年）



担任安索阿特吉州州长期间，塔雷克·威廉·萨博组织了由诗人恩里克·埃尔南德斯·德·赫苏斯完成的关于“垮掉的一代”的展览（“佩德罗·贝兹”美术馆，巴塞罗那，安索阿特吉，2009年）

永恒青春的篝火



塔雷克·威廉·萨博的诗集《圣徒之斧》介绍会上，萨博与指挥官道格拉斯·布拉沃、诗人古斯塔沃·佩雷拉及神父耶苏斯·加佐
(委内瑞拉中央加拉加斯大学教区，199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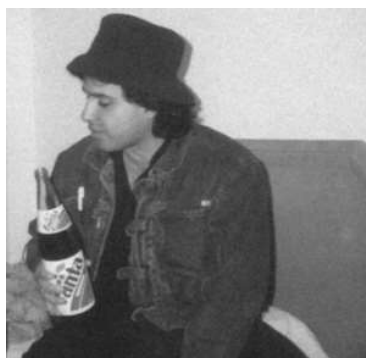


指挥官道格拉斯·布拉沃为塔雷克·威廉·萨博的诗集《愤怒的河流》施洗
(安索阿特吉蒂格雷文化之家，1988年)

塔里克·威廉·萨博



从左至右：胡安·卡洛斯·门德斯·盖德斯、塔雷克·威廉·萨博、兹拉夫科·祖普奇在“文学与承诺”青年论坛上
(西班牙马拉加塞拉伊，1993年)



塔雷克·威廉·萨博在“文学与承诺”青年论坛期间休息
(马拉加-西班牙，1993年)



塔雷克·威廉·萨博在西班牙南部阿奇多纳
在“文学与承诺”青年论坛休息期间

永恒青春的篝火

塔里克·威廉·萨博

拉丁美洲蒙特阿维拉出版社很高兴推出新书《永恒青春的篝火》。这是一部独特的评论集、散文和访谈的精选，表现出作者塔雷克·威廉·萨博正义、艺术、美和文学的无限热爱和早期的倾情投入，这些都深深地刻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在阅读和写作的双重领域和无限魅力中认识了自己和他人：“追寻美就是在拯救我们被玷污的尊严，就是在与死亡的翅膀抗争，就是在集体的幸福中坦诚相待。这样，光明的胜利就会击溃黑暗的暴虐”。

塔雷克·威廉·萨博

1962年出生于委内瑞拉安索阿特吉州蒂格雷，人权事务律师。他拥有无可挑剔的职业经历，无法在此简短的介绍中尽述。他曾是学生领袖、议员、制宪大会成员、安索阿特吉州州长和人民代表，现任委内瑞拉国家总检察长。从年轻时起，他就在本国的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文章，著有《愤怒的河流》（加拉加斯，1987）、《圣徒之斧》（加拉加斯，1992）、《半旗天空》（阿根廷，2001； 委内瑞拉，2003； 古巴，2003）、《不幸之子》（古巴，2006； 中国，2007）、《古兰·鲁巴尼回忆录》（加拉加斯，2007）。他的作品曾获委内瑞拉多个文学奖项的认可：他曾于1987年获第三届卡拉索博雅文艺协会“弗朗西斯科·拉佐·马蒂”双年展一等奖；同年获科埃尤拉丁美洲国际诗歌奖荣誉奖；1991年获“丹尼尔·卡梅霍·阿科斯塔”诗歌双年展荣誉奖、委内瑞拉中央大学诗歌奖、第一届新斯巴达文学“安赫尔·费利克斯·戈麦斯”双年展一等奖；1992年获拉莫斯·苏克雷之家“这片土地的荣耀”诗歌奖；1999年获科纳克诗歌奖首奖。2021年，他在蒙特阿维拉出版社出版了《北方风景》（1984-2007）。他总是说，自己对“贝特一代”的诗人如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伯格、反主流文化运动、佛教和摇滚音乐，以及赫尔曼·黑塞的作品怀有崇高敬意。

更多详情，请移步作者官方网页：<https://tarekwilliam-saab.com>

永恒青春的篝火

塔里克·威廉·萨博

1962年出生于委内瑞拉安索阿特吉州蒂格雷，律师，人权专家。他拥有无可挑剔的职业经历，无法在此简短的介绍中尽述。他曾是学生领袖、议员、制宪会议成员、安索阿特吉州州长和社会运动领袖，现任委内瑞拉国家总检察长。从年轻时起，他就在本国的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文章，著有《愤怒之河》（加拉加斯，1987）、《圣徒之斧》（加拉加斯，1992）、《半旗天空》（阿根廷，2001；委内瑞拉，2003；古巴，2003）、《不幸之子》（古巴，2006；中国，2007）、《古兰·鲁巴尼回忆录》（加拉加斯，2007）。他的作品曾获委内瑞拉多个文学奖项的认可：他曾于1987年获第三届卡拉索博雅文艺协会“弗朗西斯科·拉佐·马蒂”双年展一等奖；同年获“科埃尤”拉丁美洲国际诗歌奖荣誉奖；1991年获“丹尼尔·卡梅霍·阿科斯塔”诗歌双年展荣誉奖、委内瑞拉中央大学诗歌奖、第一届新斯巴达文学“安赫尔·费利克斯·戈麦斯”双年展一等奖；1992年获拉莫斯·苏克雷之家“这片土地的荣耀”诗歌奖；1999年获科纳克诗歌奖首奖。2021年，他在蒙特阿维拉出版社出版了《北方风景》（1984-2007）。他总是说，自己对“垮掉的一代”诗人杰克·凯鲁亚克和艾伦·金斯伯格、嬉皮士运动、佛教和摇滚音乐，以及赫尔曼·黑塞的作品深感敬佩。

更多详情，敬请访问作者官方网页：
<https://tarekwilliamsaab.com>



中国委内瑞拉建交50周年
China-Venezuela 50° Aniversario

ISBN: 978-980-432-063-7



9 789804 320637